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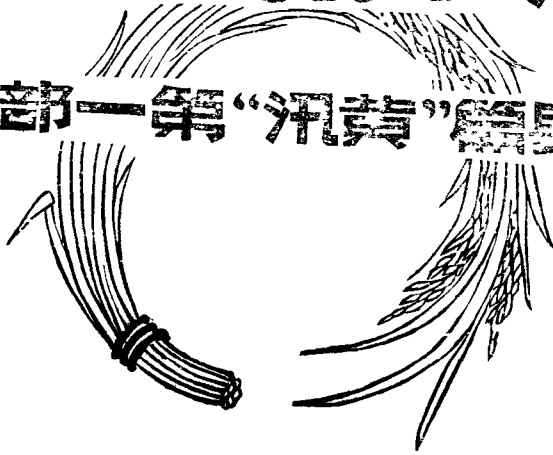
著 野 碧

土地的沃肥

部一第“汛黄”篇長

土地的沃肥

部一第“汛黃”編長



售經總社書園戶三林桂



★ 地 土 的 沃 肥 ★

—— 部 一 第 [汎 黃] 作 創 篇 長 ——

印 刷 者	印 數	出 版 期	總 經 售	發 行 者	著 者
中 國 印 書 館	初 版 三 千 册	三 十 三 年 三 月 (桂)	三 百 圖 書 社 桂 林 中 北 路 一 〇 七 號	碧 野	碧 野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第一章

冬天，像一個衰弱的老人般的死過去了，他那黧黑的臉孔已經弛鬆，他那幾個月來敲打着大地的冰雪的拐杖已經腐蝕了。

一場春風帶來了一場細雨，現在暖烘烘的太陽開始愛撫着無邊的原野。

春風溶解了冬末的殘雪和封固地壳的堅冰，像溫水溶解了沙糖和冰糖一樣，在田溝潤澤地流着，而且抑制不住的欣欣地從田溝裏漫出來，把田溝兩邊初初抽出嫩芽的草兒沖刷得晶晶發亮。在太陽光底下，這解冻後的春天的肥沃田野，像飽含着喜悅的眠莖。

像白綢的花邊般長長地鑲在買魯河兩岸的冰塊，現在已經破裂了，而且化成春水。經過一場雨，買魯河的水微微漲了起來，泛着解放後的柔軟的波浪。從遙遠的上游漂下來幾隻民船，而且第一次張起了白色的船帆，斜斜地吃飽了風。在船頭上，已經可以看得見有紅衫子在閃動，大概那是趁着耕春的好天氣，乘船回娘家的小媳婦吧。

在瀟灑的村場上，零散地站着一些莊稼人，在指點着那隱隱約約蜿蜒在西方地邊的遠山，那經過雨洗後的遠山，在陽光的照耀下，顯出長蛇一般的影子。

「噢，黃老五，那就是山嗎？」一個剛剛有力氣犁地的小莊稼漢愁愛地問。

「可不就是山！俺活了這大年紀，土已經掩到頸子上來啦，也不過見過它十回八回的呢！」被叫做黃老五的一個老莊稼漢抖動着下巴的一撮花白鬍子，睜緊眼睛，很悠然地吐出一口煙說。

「那山上也有地嗎？也有莊稼人嗎？」緊接着，一個敞開半邊破棉衣，露出胸脯上的一塊酥白的肉，餵乳給她孩子吃的女人這樣問。

「你是水裏進的，關山上的幹啥？」老莊稼漢睜開一隻眼睛，閉一隻眼睛，扭歪爛嘴巴笑着說，「水獺他媳婦，嗨，當心你的乳子，別給狗當做肉饅頭咬跑了！」

「你這老不死的！」水獺他媳婦假裝發生氣，踢了一下躺在她腿邊的一條大黑狗。大黑狗還在翹起頭，聳尖耳朵，出神地望着大家指點的遠山，並不理會挨了一頓。

「嘿，黃老五，別扯掉了鬍子吧！」說正經話，那山上有啥子玩兒呢？」一個叫做皮猴的瘦個子，是水獺他媳婦的表叔。他跳上來兩步警告着黃老五，但是他又急着想要知道那山上究竟是什麼回事，還是陪着半個笑臉。

「哈，那山上嗎，金殿住着金菩薩，金老虎守着金殿門，金喜鵲歇在金樹上，金螞蟻饞吃了金麥粒……」黃老五金爺長煙桿在空中一揮一舞。

皮猴用巴掌遮住陽光，皺緊眉頭吃力地眺望着遠山，恨不得跑到山上去遊一團。他高高興興地腫着嘴巴問：

「盡都是金的嗎？」

「噫，說滿了一樣。」黃老五把烟嘴子插回嘴巴裏去，皺着火鑪吸着了煙斗裏的烟，慢吞吞地吐了一口煙。

「哈？」皮猴躁急地回轉頭來，嘴巴張得很大，好像等着要把對方的答話吞進肚子裏去。

「黃老五在他的雙鏢鞋頭上磕去了烟灰，皺緊鼻子回答

「哈，那山上還有金——皮猴！」

「哈哈，黃癩狗的禿尾巴又遮不住屁股啦。」聚在村場上的莊稼人都哄笑起來。

在村場不遠的田野上，一個脫光了半邊膀子的年輕莊稼漢正在引洩着田溝裏的流水，當他聽見從村場上傳過來的哄笑聲，就停住了鋤頭，把下顎放在鋤頭柄上往這邊呆望。

「喂，破籬笆，不要儘把水往你家的地裏灌呀。春水比油還貴呢，只顧你怎麼中！」黃老五自己雖然沒有半寸地，而且雖然他是破籬笆的好朋友，但是他是愛說公道話的。

「咳，你家底子就不中，再想多裝點線絲，拗不過是隻破籬笆！」

「裝進多少，漏出多少！」

「牛勁可不小，可是一輩子也得吃王六戶的鞭子！」

村場上的莊稼人七嘴八舌地亂吵亂罵起來。

破籠筐想裝一下，但是村場上的人多嘴雜，捉不出一個對手來，於是他只好肚子裏悶住氣一坐不響。他覺得一陣子沒趣，把鋤頭泡進田溝裏去把泥兒洗掉，就扛起鋤頭往一條田路上走去了。

破籠筐並不回村子裏去，反進開着沒事，在這春天的可愛的陽光下，他決定在野地上遊一

圖子

破籠筐順着一排疎疎的白楊林走着，每一棵白楊樹上都掛滿了銀灰色的穗子，在春風的吹動下地飄蕩着，而樹梢頭的嫩葉子，也已經開始能夠迎風搖擺了。他一步一步慢慢地走着，散發出芬芳的氣息的濕軟的田路，一直往煥發出鮮綠的麥野遠處走去。他看見幾隻黃色的牛犢低頭靜靜地在田間嚼食着淺淺的麥苗，看見躺在茵茵的墳頭上曬太陽的大肚子母羊，看見鴉鵲們在濕潤發青的枝頭上一跳一叫。他剛才在村場附近受到的滿肚子氣悶，已經像灌木叢根下的小雪堆一樣，慢慢地被溫暖的陽光融化了。

破籠筐走到一片墳場邊，這裏有一片低窪的草地，因為被冬天的多量雪水泡鬆了的地皮，

野草容易長出來，顯得比旁的地方肥綠些。他想起自己家裏的母牛把去年的麥糶都吃完了，正鬧着沒有草料吃。於是他停下來用鋤頭掘着地皮，連根把嫩草掘了出來，等到掘了好一大片草地，才又用鋤頭背把草根上的土塊敲掉了，從身上脫下一件衣裳，把肥綠的草包裏起來。然後他又在巴掌上吐了一口唾沫，重新握緊鋤頭柄在草地上掘了起來。

遠遠地傳過來一陣清悠的牛鈴聲，像陶醉在春天裏的百靈鳥的叫聲。破籬筐抬頭往山下裏轉轉，遠近因溝裏的流水被陽光照得反映出耀眼的白光，因此使到破籬筐不得不睜大眼睛張望。就在「一跑遠」的一片光禿的柿子和棗子的果樹林那邊，拐出來一隻半大不小的牛兒，牛鈴更加誘惑人的清悠悠地響個不停。在牛兒的屁股後邊，跟着一個揮着一支剛剛抽發嫩芽的柳條鞭子的大姑娘。

「咧咧，你饑嘴，就得吃鞭子！」她氣喘吁吁地在一路上趕着牛兒，不叫牠吃那路旁邊的草。

鞭子一抽，牛兒就頑強地把頭一昂，接着又低下頭到路邊去啃一兩口草。

「小桂花，女娃子就是不中用，連牛娃也不聽你管呢！」破籬筐把剛掘出來的嫩草，也不嚼草根上的泥巴不泥巴，趕快包進那件衣裳裏去，掛在手臂上，把鋤頭扛上肩膀，跑了過去，嚷着，「讓俺用鋤頭掘牠的脊背！」

一跑到牛兒跟前，破籬筐就用鋤頭柄狠狠地打了一下正在低頭啃着草的牛兒的屁股骨，牛兒被打得低吼一聲，往前邊的路上竄開去幾十步。

「破籬筐，俺又不是叫你掘祖墳來的呀！」小桂花氣憤地一邊罵着，一邊就追牛兒去了。

破籬筐像一陣風般的也隨後追了上去。

一隻燕子正停落在路前邊的一棵樹上，煽動着小尾巴很輕巧地唧叫了幾聲，另一隻燕子也就從不遠的地方飛上那棵榆樹，很親昵地互相搔着頭。

「你瞧，燕子已經飛回來了呢。」破籬筐走在小桂花的旁邊說，「春天到了，小桂花也不小囉！……」

小桂花沒有理睬破籬筐，只低着頭走路。她忘記揮動手裏邊的柳條鞭子，但是牛兒被破籬筐用鋤頭柄打痛了屁股尖，再不敢頑強地低下頭到路邊去吃草了，顯得很馴良地往前走。牠那頸子上的鬃毛很均勻地耷着。

大野是廣茫茫而又無邊的寂靜，圓圓的天空覆蓋着圓圓的大野，天空是藍色的，大野也是藍色的，顯得那樣的調和，融洽而美麗。好像天地間就永遠沒有過紛爭，永遠保持着這樣的安謐。

這大野上的村莊與村莊之間是隔離得這樣遠。輕易不能被雨水沖沒的長年久日所軋成的車

轍，還是這樣明顯地伸延在泥路上。田野上的路像網絡般的彎彎曲曲地織在新綠的春天的麥野之間。四下裏看不見一個人影子，只有鳥雀們在田畝與田畝之間，樹與樹之間懶洋洋地穿飛着。破籬筐的心被這融澆的春光迷醉了，渾身覺得暖洋洋，覺得酥困。他默默地走在小桂花的身邊，儘情地張大鼻孔嗅着小桂花身上發散出來的健康少女的肉香，這肉香好像從酒坊裏發出來的輕淡的醇母香，也像熟蘋果的鮮紅的皮層裏發出來的溫香。牛兒的鈴聲告訴他大野是這樣的遼闊而寂靜，小桂花的成熟了的豐實的屁股是這樣的誘惑了他。

「嘿，小桂花，前後連一個人影子也瞧不見，你不怕俺嗎？」破籬筐故意把身子挨近小桂花走，用肩尖擦了一下她的圓潤的肩膀。

小桂花的臉孔突然紅了起來，把頭埋得更低，提快了脚步往前走。

「怕啥呀，慢慢兒走吧，俺又不會親自吃掉你！」破籬筐笑嘻嘻地說，「小桂花，俺問你，你到底喜歡誰呀？是俺還是夾尾巴狗？」

小桂花走得更快些，她把柺齒鞭子圍成一隻圈子帶在手腕上，用眼梢瞟了一下破籬筐，低聲地說：

「俺誰也不喜歡！」

破籬筐大踏步地跟在小桂花的旁邊，他的鋤頭在肩膀上左一幌右一幌的，他那掛在另一個

肩膀上的包兒，嫩草正一點一點地從包角裏掉了下來。

「瞎說，你娘不是在臘月裏和你定配給夾尾巴狗了嗎？嘿，夾尾巴狗是一個尋種，你們日後養下個孩子來也是沒頭沒腦的傻楞蛋！」

小桂花的眼圈忽地紅腫了，破羅筐的話觸動了她的無從伸訴的心事。

「你倒咽眼淚就哭了事嗎？你娘是一個老昏聩，只看上夾尾巴狗她家幾畝地，就把自己的女兒配了個翻白肚子的死鬼！」

從村子那邊馳過來一輛漂亮的「轎車」，車輪碾着濕潤的泥路，發出一種有節奏的輕輕的碾轆聲。因此，一直等到「轎車」已經馳得很近，破羅筐和小桂花才警覺到。

破羅筐和小桂花望着「轎車」就閃到路的一旁，牛兒被響動的車輪嚇得驚跳麥地裏去，又捨不得嫩綠的麥苗，連忙啃了幾大口，就又往「轎車」走過的那一邊跑回泥路上去。

轎轎車的人坐在車門板上，看見那邊有人，就故意在車輪間奔馳着的木紅繩子響起的騾牛嘶啞地拍響鞭爆。

從黑緞的車篷裏探出一個中年女人的清光閃亮的頭來，往路旁邊的破羅筐和小桂花望了一眼，從她那微微往下披的塗滿口紅的嘴唇的淡淡的笑意，和微微往上揚的脣梢上的輕薄的靦淺看來。她是頗能理解到站在路旁邊的這對年輕男女的尷尬而又幸福的心情的。

「呃，那車上的不是花猪嗎？」破籬筐在車後低聲對小桂花說。

小桂花又把頭低了下去，一聲也不響，因為剛才「轎車」上的那個叫做花猪的女人，是村子裏王大戶的填房太太，便是十里二十里內的人家都知道她做人不乾淨。

破籬筐跟着小桂花一直快到了村子邊。小桂花顯得很焦急。但是破籬筐發僵不理會。

小桂花再也忍不住了，忽然在一片佈滿了夾竹桃和野刺樹的蔭蔽的地方站住了，哭着嗓子

說：

「籬筐，別纏個不消啦，給村子裏的人瞧見的話，叫俺怎樣再出門來呀！」

這一次小桂花不願意叫他做「破籬筐」，他捉摸到她的心是愛他的，所以才叫他做「籬筐」。但是他装着不高興的樣子回答：

「嫌俺窮賤，要是俺有錢，你可就盼不得要跟他搭着肩膀兒走呢！」

破籬筐一邊往一條岔路上走着，一邊回轉頭來向着小桂花笑了笑。等到他最後一次回轉頭來的時候，小桂花才笑着睜了睜他一笑，而且立即跳進野荆樹叢後邊去了。

那誘惑人的牛鈴聲慢慢遠了，模糊了。破籬筐也不覺沉鬱而又微感幸福的長長地嘆了

口氣。

第二章

這是一個熨貼人心的微溫的春宵。

夜空是深邃得像是一片浩無邊際的渺茫的海，沒有月亮，只有淡薄的游離的星光。在黑暗的賈魯河邊，在那一大片墨汁般的叢林之上，長長地飄曳着一隻紅色的龍形風箏，那是莊稼漢們放起來祈禱豐年的。紅色的龍形風箏每一節都點燃着一盞罩有蠟紙的油燈，這樣，往下傾垂的龍頸和翹起的龍尾巴都照得明亮。遠遠望去！好像那隻紅龍游動在海中。

黑暗中到處有嘈雜的人聲，顯得春夜是這樣的歡欣。如果站在靜靜的角落裏，可以傾聽得到田野在脚下瑟瑟地響，那大概是草芽暴出土面或草根在吸收水濕的聲音吧。這春夜像是一塊剛出烘爐的烙餅，像是一塊泡在嘴巴裏的麥芽糖一樣，是這樣的發暖，發香和發甜。

從黑暗的賈魯河邊，迸射出一球一球的「冲天炮」的火燄，那些在河邊「放龍」的莊稼漢們已經在開始用響鞭炮丟上天空去「逗龍」了。

那紅色的龍形風箏更加活動地飄蕩起來了，而且飛得更高，龍嘴吃着風，張得更大。

「哈，大家瞧，紅龍飛得多歡啊，今年担保是一個大豐年！」有一個人坐在棗櫓根的黑地裏

這樣叫。

「天上龍陣過，地下螞蟻打槍窮！」一個人在不遠的一座古井的水車上罵。

「那個小子在搭腔？」那個人在寨牆根跳起來叫。

「爺爺是破籬籠！」破籬籠從水車上跳下來，直往寨牆根衝過來，「你忘了在石漆上點燈！照場，你沒有看明白我破籬籠是不是怕你地頭神的？」

地頭神雖然是王大戶的狗腿，整天在村子裏東喝西叱的，但是就單怕破籬籠，因為破籬籠的拳頭素來就硬不講理；而破籬籠平常也就專愛跟地頭神作對，他對厭地頭神的那股邪勁，那一張流氓嘴臉，在王大戶的屁股上嗅呀舐呀的，在做莊稼人的面前，就亂摸亂咬一陣。

「船上失火河不着，官道兩邊走，破籬籠，你犯不着來惹俺！」地頭神在破籬籠的跟前只有講理的份兒。

「俺偏犯得着來惹你，你才是屎壳郎！」破籬籠在地頭神的塌鼻樑上揮着拳頭，「屎壳郎戴眼鏡，摸一摸那兒是你的鼻樑骨？」

「好人憑嘴，歹人憑手！」

地頭神這話，反而把破籬籠激得暴跳起來。破籬籠在地頭神的腦門上使勁地打了一巴掌，惡辣辣地笑了起來：

「嘿嘿……」

黃老五本來站在旁邊的一個小墳堆上，一直聽得破籬筐的巴掌打在地頭神的廟門上轟轟裂裂的響聲，才慢慢吞吞地從小墳堆上走下來勸架：

「咳，你們一個是騎螞蟻，娶妻芒，小馬金槍；一個是騎駱駝，娶門板，大馬金刀！看來是英雄對好漢，但是一個弱來一個強，蛤蟆碰上水蟒，那兒是對手啊，算啦吧！」

「算啦，算啦！今晚是祝豐年呀，別沖犯了天意！」近邊的人都一齊跑過來勸解。

紅龍在空中慢慢地降落下來了，夜深，該是「歇龍」的時候囉。

★

★

★

在蓮大路的村口，一家用土坯和高梁稈蓋成的新開張的麵舖帶小歇店的飯場的鍋灶旁邊，剛貼上兩張鮮紅的春聯：

「聞香下馬，

遇宿停車。」

老闆雞蛋亮正差使着他的婆媳門來不久的麻臉媳婦在灶頭上燒鍋洗碗，自己却在案板上用趕麵杖趕麵，而且把趕麵杖在案板上敲得天響。

「噢，太陽曬到你的屁股尖才爬起来來，俺看抱媳婦睡覺的人，就別想開門做買賣啊！」

黃老五一鬆腿就跌在麵舖門前的一片用柳枝條排成的生雞的外邊。他一手攬着花白的尖鬍子，扭過頭來向雞蛋壳他夫婦倆打趣。

「黃老五，俺這是新開的舖面，講究些運彩，你大清早就來吉打鼓嘴敲鑼的，真嚇壞了。」雞蛋壳憤憤地叫了一陣子過後，就又低下頭去耐心的趕他的麵。呼嚕一聲，雞蛋壳趕盡去的真子上醒了一把鼻涕，手指連擦也不擦乾淨，就捏起麵粉撒在麵片上。

「哈哈，你那講究的就是運彩，把臭鼻涕腥進麵裏去，賣的就是臭涼麵嗎？」黃老五接着叫罵起來。

雞蛋壳是忌諱人家在他舖子門前叫骮的，他只好憤憤地咬着牙罵他的麻腦女人：

「儘塞乾草，乾草就不花錢買的吗？」他踢了一下放在案板墩下的一隻小風箱，「一把它過去拉一拉！」

黃老五覺得雞蛋壳真好笑，只會向他自己的女人發脾氣。雞蛋壳既然不敢回嘴，黃老五心裏也就覺得自滿。他從褲腰裏掏出烟桿，烟袋和火鏢來，一邊晒着太陽，一邊就笑臉囁囁地吸起烟來。

離黃老五不遠的街角處，一個剛學會走路的野孩子爬在一條老花狗的身邊，老花狗一動也不動地躺在地上晒太陽，而且很溫馴地用鮮紅的舌頭舐着小孩的手。

「喂，小娃子，你在學騎馬嗎？」黃老五年紀老了，但却喜歡跟小孩子逗着玩。

「馬，馬……」小孩子用手去抓老花狗的大尾巴，抓着了又被掙脫了，老花狗的大尾巴在地上掃一掃地，揚起了一小片金粉粉的飛塵。

一羣十來歲的野孩子，有的咬着一根蒸紅薯，有的嚼着花生，嘻嘻哈哈地從村子裏往村口這邊跑來。

「黃老五，你瞧，你瞧那邊！」這羣跑上來的孩子在生籬邊圍住黃老五，其中有一個頂頑皮的孩子指着村裏不遠的幾棵鳳尾蕉那邊說。

黃老五順着孩子手指的方向看去，在那幾棵鳳尾蕉的中間，一隻公狗和一隻母狗屁股黏着屁股在伸長舌頭喘氣，有兩個孩子在用石塊投打着牠們，把牠們打得嗚嗚地叫。

「黃老五，你年紀一大把啦，也該娶個媳婦囉。要不一兩年就死後連個誦祭碗的人都沒有呢！」那個頂頑皮的孩子叫着，他的小同伴就都呲開牙齒笑。

聽到孩子的話，黃老五的像母猪皮一樣發皺而厚韌的臉皮很不自然地紅了紅。捱了五六十個年頭，黃老五還是一個老嫗夫，他最忌憚人家用這樣的話來打趣他。圍圍，黃老五的花白鬍子氣得一抖一抖地：

「掩委了媳婦的話，孫子怕都有你這小輩孫這般大了，你乳腥還塗滿嘴脣皮，就敢來奚落

老年人！」

看着黃老五氣紅臉的樣子，孩子們就更加樂得噙大了牙齒。

「哎，說正經話，黃老五，昨晚你看「放龍」了嗎？」那最頑皮的孩子學着成年人大概大樣地臉朝着黃老五盤腿坐了下來。

「你這小煞孫瞎了眼睛嗎？沒瞧見昨夜「放龍」的時候，俺跟你媽咬着舌根說謊嗎！」黃老五的怒氣沒有消。

「教點老德別罵長輩人吧！哎，給俺們講個「放龍」的故事中不中？」

於是孩子們就在生鏗下圍了半圈坐下。村子裏只有黃老五會講故事，孩子們常常趁着黃老五閒下來沒事的時候，最喜歡跑攏來聽他扯舌根。

黃老五年輕的時候，是曾經隨着清朝的藍旗營的兵出過省去混過日子的，因此他的見識比人廣得多；他天生着又有一副靈活的舌頭，順嘴胡溜就是一個夠動人的故事。這時，他於孩子們一要求，喉嚨又是癢癢的。於是他先敲着火鏢痛痛快快地吸足了煙，一邊想着不論是天上的故事，山上的故事，大江大河的故事，差不多往日都講過了。他把眼睛往村子裏一轉，忽然靈機一動。

「俺先不講「放龍」，「放龍」爲的是祈豐年。咱們這個地方接連着賈魯河，放龍不放龍

，地裏邊都是冒油的，莊稼人只要播上種子，沒有那三年不收成好的。」黃老五長長地吸了一口烟，然後把烟桿往村子裏的上空一指，「你們瞧見那座石頭牌坊嗎？」

在村子裏的上空，從樹叢之間突現一座石頭牌坊的尖頂，那灰色的古老的牌坊尖頂，在陽光之下閃着一層不很明耀的光。

於是黃老五就順順當當地說出了這雷村地面上的一個故事：

約莫在四十年前。

秋漲的買香河急駛來了一隻船兒，當船兒靠岸的時候，已經是敲過二更鐘了。在黑地裏，一個漢子從船艙裏跳上岸來，靜靜地沿着一條兩邊夾生着熟透了的小米叢的小路走向這個村子。

村子已經沉沉地睡熟了，莊稼人早料熄滅了油燈爬上床去悶覺了。這個漢子攢着一個沉重的包裹，是一個從遠地回鄉來的商人。當他走過村子來的時候，只有一隻狗在麥穗堆上的狗懶懶地吠了幾聲，就又安靜下來。

他繞過一片村場，穿進一片皂角樹，榆樹和小楊樹的雜木林裏去，一根根樹把棍棒得靜透顛頭了幾下，他大概在外經商了不少年頭，連自己鄉裏的地畝都不大熟悉了。

走出雜木林來，在黑地裏他睜大眼睛認準了方向，左前邊斷壁起了一个磨房和縣衙起了一

個影兒，他辨認不出自己的家是應該朝那邊走。好半個鐘，他才模模糊糊地看出在右手邊的一棵大皂角樹下，有一口古井和井邊的一座小小的龍神廟，因為他記起了自己的家是在龍神廟邊邊不遠的一個地方。

他先走到井沿上，脚尖踢着了一隻吊桶，吊桶潑嘩地發出水聲，不知道是那家的懶丫頭，丁把吊桶提回去。他這才覺得因為走了一段路喉嚨發乾，他彎下腰去咬着桶沿喝了幾口水。他一手摸着吊桶的耳環是用大鐵絲做成的，疙疙瘩瘩，他記起這桶環還是三年前他親手扭練成的。他由不得罵了一聲。

『臭娘兒，不知道把個家弄成啥樣子了呢！』

他順便把水倒乾淨了，一隻手提着吊桶往龍神廟後邊走去。

在家門口，他耐心地敲着門，很久裏邊都沒有動靜，他累得只好把背上的大包裹取下來，坐在包裹上，張開嘴巴往門裏大聲叫罵：

『臭娘兒，輪到棺材裏去了嗎？老子就像敲棺材板般的敲了大半夜，連你的瓜子聲也聽不見！』

『哎呀，在門口亂嚷亂罵的是誰呀？』這才從門裏傳出來女人的聲音。

『誰裏來敲門，還不是野漢子來找你的嗎？』

「野漢子？老娘的男人出門去三年，那一天不是乾乾淨淨的！要是再敲門，當心吃老娘的條帚！」

「入你娘的，再不出來他就要把門踩爛啦！」

「哼，是鬼子薰回來了嗎？」

接着就能夠聽得見有一個女人的小碎步的聲響，從門邊來：

「俺以爲你死在外鄉了呢！」

「哼，可不是，你是盼不得俺死了的！」

一直磨姑了這大半天，好不容易門才開了開來。

「鬼子蓋，你怎樣這樣晚才趕回家來呵？」

漢子謹慎地提起包裹來，順眼踢了一下旁邊的水桶：

「你沒有幹啥虧心事，還怕俺半夜敲門嗎？瞧你這個郎當女人，把吊桶丟在井邊是怎樣回事！」

女人提着吊桶跟在她的男人後邊跑進房子裏來。

在房子裏，發散出來一陣醉人肺腑的酒香，漢子在油燈亮下皺着眉頭，望了望古老的床上的

幾塊的被子，問：

「你喝酒了嗎？」

「可不是，醉不着悶得慌就隨嘴喝了些酒，」女人把眉尖淫浪地一揚，但却裝得很正經地半帶着笑說，「讓俺切點剩肉給你下酒吧？」

「忙他幹啥？你說你睡不着悶得慌，爲啥俺叫門你不哼？」

「俺不是說喝了酒嗎，喝醉點兒酒就睡得可熟呢。」

到這個時候，漢子才把他手提着的沉重的包裹放到床上去，他無意中抬了抬頭，忽然看見床頂的黑色的遮塵板上閃耀着一泡東西。

「那是啥？」他的一隻早年被刀砍斷的食指用力豎直指着床頂的遮塵板。

「一口痰！」女人故意走到案板邊去切一小塊肉。

「誰吐的？」他車轉身子來，眼光陰沉沉的。

「俺吐的。」女人只顧切肉，連頭也不同。

「你輪到床上去試吐給俺瞧瞧！」他向他的女人身邊追過來。

「你請疑心！」女人含怒地抬起頭來，臉孔突然紅得像片泡在酸汁裏的紅蘿蔔。

女人把酒肉擺上桌子後，就好像受到了天大的委屈，嗚咽着爬上床去了。

漢子默默地走近桌子坐下，自斟自酌地喝起酒來。他一連往喉嚨裏灌了三杯酒，覺得一股

血一直冲上他的腦壳頂。他朝着床出氣。

「哭，你在哭我死嗎！壞事情幹過，也就算囉！俺住出門兩三年，使你一直守空房。……」他又灌了一杯酒，但並不吃肉，慨嘆一聲：「咳，青酒紅人心。俺乾脆說吧，要是屋子裏躲着有男人，就趕快精俺滾出來，對喝一杯酒算給俺陪個樂了事，天已經不早啦，你走你的，俺睡俺的；要是故意變弄孫孽着不肯出來，一會兒給俺糾出來就一刀兩段！請聽着，俺說話像天上的六月雷，一點也不含糊，是好了野請自己挑吧！」

忽然床底下閃出一聲低低的嘆息，像一片枯葉在微風中飛旋一樣。

女人也忽然停止了嗚咽，把臉孔朝着牆在床角裏縮做一堆。

「出來吧，嘆氣幹啥？說句世道話：『馬無野草不肥』。俺只求兩邊和解……」他又喝了一杯酒，覺得一種壓抑的火一直燃燒在他的心頭。

好久，從床底下才哆哆嗦嗦爬出一個人來。那是一個像公馬一樣驍健的壯年漢子。

他一眼看出那從床底下爬出來的壯漢，就甦不得倒抽了一口氣，他心頭的火突然暗弱了下來。他想：動武是不行的，恐怕對手的一隻胳膊就能夠把自己勒死。

他從身邊站了起來，嘴裏都變白了：

「咳，福驍叔，是你！」

這個叫做福熙的壯漢，是一個武秀才哩。他的粗辮子盤在頭上。

「福熙叔，過來吧，好在咱們是一家人，喝一個和解杯吧！」他的手哆嗦着在另一隻杯上斟滿了酒。

壯漢把他的笨重的身子慢慢地挪到桌邊來，眼睛並不避他，默默地坐下來。從壯漢的鼻孔裏呼出來兩股餘醱的酒氣。

「喝吧！」他把自己的酒杯舉到壯漢的面前。

壯漢很勉強地笑着跟他對喝了一杯酒。

這杯酒一灌進了他的肚腸，他心頭的火突然又升燃起來。就像一勺油潑在火堆上一樣。

他變得攢鍊起來，眼睛發出兩道陰毒的光芒，把拳頭重重地在桌上一擂，牙齒咬得嘩喇嘩喇響：

「福熙叔，你是一個武秀才，一個有功名有身份的人！你現在沾污了一個良家婦女，該當何罪！」

壯漢由不得一楞，臉孔一紅，就是連鬍子根也好像紅了起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俺本想把你告到縣正堂上去，但總顧念到咱倆是一家人，不好怎樣拿難你……」

「咳，老哥，包……酒……些」壯漢想到要是真的見了縣太爺，說不定連個武秀才也

會刺聲掉。

「當然，做佳子的人不好怎樣爲難叔父，但是你總得向俺陪個不是才對！」他的眼光像針尖般的刺着壯漢的眼睛。

「嗚吧，反正俺幹錯了事……」壯年把頭垂了下來，像跑過長路的疲憊不堪的馬。

「俺要把你的辮子剪下半截來！」他咆哮着。

壯漢又是一楞，抬頭惶惑地望着他。

「頭髮是爸娘生的，俺剪了你的辮子，就算俺砍了你的腦袋；要是這點也不答應，閉兒就請一塊上縣裏去！」他繼續在咆哮着。

結果爲了面子，爲了功名，壯漢還是忍着心痛答應下來了。

於是，他把壯漢的辮子剪下來半截，才算了事。

其實這事並沒有了。

當壯漢抱着頭走出屋子去後，在天快亮的時候，他就把他的女人生生勒死在床上。

天一亮，他就拿着那半截辮子在村子裏到處敲着一面鑼叫冤：

「衆位鄉親聽着，昨夜俺從外面回鄉裏來，就瞧見俺的女人給人逼姦死在床上，逼姦她的人給俺砍下這半截辮子來了啊！衆位鄉親，請大家出來管一下「鄉風」啊！……」

這件慘案立即轟動了整個村子，大家發現只有武秀才斷了辮子，於是引起了火一般燃燒着的公憤。大家把武秀才押到一個小祠堂前的場子上來，把半截辮子在武秀才的頭上一對，一分一毫也沒錯！

鄉裏邊的人議論要把武秀才活活醮死在祠堂前，禱告先人消除敗類。

好在這個武秀才的家當時在村子的邊算一個望族，好容易才懇求成替死了的女人建立一座貞節牌坊，以慰死者和死者的男人。

現在，那座在林梢之上被陽光照耀着的石頭貞節牌坊，就是那個時候建立成的。……

「貞節婦」的男人，那個經商的漢子，後來發了家，買了差不多將近二十頃的肥沃的田地，而且要了一個過繼的兒子，他的兒子，就是現在村子裏的大戶王天順。

第三章

在村子中央，參雜着柏樹和垂柳的一圈林子，圍繞着一座長方形的由磚瓦建築成的輝煌的院落。這圈新綠的林子，一面擁護着這座村子首富的人家，一面排斥開匍伏在周圍的凌亂的麥碾房子。這些麥碾房子，有些屬於日耕農人家的，已經翻蓋了頂子，在陽光下閃着金光；有些

屬於佃戶人家的，房頂只用很少的麥稭補了幾塊，甚或有幾年都不補的，顯得腐蝕不堪，因為佃戶人家除了把去年的麥稭繳一大部份給田主人之外，所能剩下來的一小部份，已經給家裏的一隻牛或幾隻羊吃掉了。

這座被柏樹和垂柳圍匝住的磚瓦大房子的人家，左右大門扇上畫着兩個執鎗執關刀的門神，大門額上掛着一塊金燦燦的牌匾，牌匾上分明地顯出一溜平扁的楷書字：「欽贈藍頂花翎加二級賜進士王公府第」。大門口立着兩隻露天石獅子。在兩邊門牆上，嵌有八塊拴馬石。兩棵格外高大的垂柳，把它們的新綠的枝條披滿在門牆上。這時，正有一隻大赤馬和一隻大黑馬，拴在門牆的拴馬石上，牠們同時探高頭毗開閃亮的牙齒爭嚼着一條繩得最低的嫩綠的柳條。

這個光輝門庭的主人就是王天順，他以螟蛉子的資格繼承了他義父的整部遺產，二十頃像綠洲般延長在賈魯河邊的肥田；上七頃像壓在河東地頭上的濃雲般的森林；和租借或寄養在二三百個佃戶家裏的，數目相當大的牛、騾子和驢子。差不多他的每一家佃戶，不是分租到一隻牛，就是一隻騾子，最壞的有三隻驢子。牛的每年租金是半擔麥子，騾子是半擔小米，驢子是四籠筐紅薯。

這個光輝的門庭，在五十年前還是屬於另一家大戶人家的。自從那個叫做顧熙的武秀才中了武

舉人之後，就被清高皇帝點派到南陽府去當副練使。在任官的時間內，派家人回鄉來大儉門庭。「武魁府」剛剛修蓋好，團練使就忽在南陽府被匪徒暗殺了。因此這座金輝燦爛的「武魁府」就給鄉裏的暴發戶王強收買過來了。這個王強就是當年在太行南的鬼子叢，一發了財就改名叫王強。他一有了這座大府第，立即忍痛掏了幾千兩銀子向朝廷買了個「賜進士」的名義，把一塊「欽贈藍頂花翎加二級賜進士王公府第」的金燦燦的匾額，高高地掛在大門上，表示自己顯赫。這顯赫雖然被「民國」奪去了一層光，但是在這賈魯河邊的荒野的村子裏，還一直保持着它的驕傲和尊嚴。這顯赫，這驕傲，這尊嚴，由賜進士老爺王強手裏連同二十頃肥田，七頃森林和許許多多的牛、驢子、驢子，一起遺傳到王天順的身上。

在春天的陽光底下，從這大門裏走出來一個留着一根小辮子的丫頭，紅絨繡繡了一大把，顯得她那辮子像一根燒紅了的木棒子，在後腦勺上幌呀幌的。這丫頭手攬着一張檀香木鑊成的躺椅，後邊有個家丁在幫着她抬。躺椅放在大門的平台上，丫頭剛歇下來用襖子拭了一下額門上的小汗星，那個家丁就趁勢在丫頭的腮幫上擽了一把，跳進大門裏去了。

丫頭累了這一陣子，正覺得沒好氣，却給那個毛手毛腳的家丁便宜了一把，就張嘴罵了一聲：

「皮猴，媽你個兔屎！」

這罵聲剛一停下來，大門裏就跳出來一個穿着薄底繡花鞋的女人，狼狼地在丫頭的腦勺上打了一巴掌，把丫頭打得一跟頭：

「看你三寸鳥，倒有七寸嘴！叫你搬凳椅子，就罵起俺來，天包不住你的胆子！」

丫頭受了委曲，也只好摸摸後腦勺，抹乾了眼淚。

這個穿薄底繡花鞋的女人，就是王天順的填房，是由丫頭出身的人。村裏淺的人常叫她做王二奶奶，背地裏却叫她做「花猪」。她經常把脂胭塗在兩邊的鬢骨上，並且塗在兩隻眼窩上，讓人家遠遠看去，好像她剛剛哭過一場似的；而且她又經常把鼻樑骨上的那一小塊嫩肉揉得腥紅，好像她一直在患着小病。她表現得是那樣的沉靜，那樣的憂鬱。如果是一個初初見到她的男人，一定會衷心地憐愛她，像憐愛一隻被鷄鷹打傷了，從空中掉下來的美麗的小鳥，或憐愛一朵被一陣驟然而來的狂風，從枝頭上吹落到泥潭裏的鮮花一樣。

但是她並不是這樣值得讓人憐愛的女人。她十五六歲的時候，是王天順的老婆的丫頭，整天整夜很忠順很勤勞地服侍着王天順的老婆。因此，那個中年婦人對她也還不錯，隨便讓她跑動。當時她是一個早熟的女孩，她雖然給人家叫做丫頭，但是心術可不少，不久就跟主人王天順有了一兩手的勾搭。

當她一踏上十八歲的那一年，王天順的老婆嘗個急病死了，因此她就當上了王天順的填房

，升做了這個大戶的女主人。到現在將近十年來，她並沒有替王家養下半個男孩或女嬭。王天順一直焦心着沒有後代的人來承繼他這份大家產，但是焦心也只好暗地裏自己焦心，又不敢張嘴再娶一個小老婆。王天順是害怕這個由丫頭出身的填房婆娘的，因為家產多半操在這個填房婆娘的手裏。家裏的大賬房，二賬房，甚至到遠村去收賬的人和收糧守倉的人，不拜她的舅舅，就是她的表兄弟，再不就是她的外甥之類的近親遠戚。

大的家事她是這樣的包攬，王天順也對於小的家人她也是這樣的嚴厲，好像她身邊的那個丫頭，她比對誰都要管制得格外嚴。她自己是從丫頭掙出身來的，所以她也就格外討厭丫頭，動不動就手打腳踢的懲罰丫頭。

現在，她張開四肢懶洋洋地躺在躺椅上，太陽光溫暖地撫慰着她。她的心感覺到一陣陣的酥軟。春天是一個困人的季節，尤其對她這個像帶病似的中年婦人，更惹起了一種淡漠的愁思。她不願意在院子裏晒太陽，因為那深居簡出的生活，能夠消弭她心頭的憂悶，反而會增加她心頭的抑鬱，這正如籠裏透的鳥終歸喜歡籠外的青天綠野一樣。

她靜靜地望着門前的垂柳，望着天空上的乳色的浮雲。旁邊的兩隻馬因為爭吃垂柳嫩葉而發出來的馬口銜的碰擊聲，微微地驚動了她。她把眼光從浮雲上，從垂柳上，慢慢地移到門前那小小小小的土場上，土場上鋪滿了綠茵茵的嫩草。她想把眼光望得更遠一點，但是土場盡頭

的一面照壁擋住了她的視線，她爲這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在陽光之下，只有村子東南頭的疎林梢頭突起的那座貞節牌坊，高巍巍地映入眼簾。雖然是在春天的陽光下，那座貞節牌坊還是顯現出來一種陰鬱的鬼氣。在那牌坊尖頂，一隻白胸脯的老鴉高高地站在上面呱呱嗚嗚地對着這邊叫。

「噁！」她厭惡地皺起眉頭，把一口痰吐落到第三級石階上去。

正當她感覺到一種難以解脫的煩悶的時候，忽然有一陣清脆的小蹄聲傳了過來。她側過半個頭來一看，原來是一隻黃色小牛犢掀動小蹄子從幾棵龍鬚柳後邊跑進土場上來。小牛犢的四條腿並不怎樣健康，當牠躍進土場上來的時候，小腿在潤濕的土地上微微地顫抖着。一躍進這土場上，小牛犢看見滿地的嫩草，這又由不得貪饞地垂下了軟弱的鬚子急急地嚼食兩口草。

小牛犢還沒有嚼食第三口草，忽然在那幾棵龍鬚柳的後邊就飛跳出來一個光着上半身的伙子，小牛犢嚇得在淺草裏高高一彈，正想掀開四隻小蹄子跑掉，但前蹄一軟，就連頭帶腦在地上蹭了一滾，牠掙扎着重新跳起來，但立即被迫在那面照壁下，被那個伙子擒住了。

那個矯健的伙子兩隻手握緊四隻蹄子，把小牛犢結結實實地抱在懷裏，小牛犢驚嚇得嗚嗚地叫，而且把頭朝着她，好像在向她求救似的。

「被羅雀，你當心把牛娃子的腿折了！」她遠遠地對着土場上叫。

破籬笆的脊背，肩膀和手臂，在陽光下反射出健康的赤鮮鮮的光，和小牛犢身上光潤的顏色幾乎分辨不出來，而且肌肉是顯得那樣的突現有力。這使到她眼睛發出一種迷惑而又惶恐的光，她的嘴唇貪饞地微微張了開來，她的心是這樣強烈地跳動起來。

「要是牠的腿折了，正好燉來吃呢！」破籬笆張開他那嘴角微微往上翹的厚實的嘴巴說。「嘿，對着你的田主戶說話還敢在撒野！」她的血把胭脂臉孔沖得更紅。一種熱力在吸引着她的心，但是表現出來的是好像她在生氣。

「噢，王二奶奶……」他笑了笑，却歪着嘴巴低低地罵了聲：「花豬！」

她望着他抱着小牛犢走出土場，他那結實的寬寬的背影消失進那幾棵龍鬚柳後邊去了。她突然感覺到眼前一片迷茫，好像陽光黯了下來。她心裏慢慢地對自己說：

「他已經不小了，眼看着他長大，又眼看着他那天在野地上跟小桂花一塊趕牛。自己快要老下來了，他怎麼會把俺這樣半老的人放在心上呢！……」

她微微地嘆息着，這嘆息只有她自己能夠聽得見。

十幾年來在她好像是一個漫長的黑夜，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聽不到風聲，也聽不到雨聲。她是一個從微賤的丫頭出身，而躍升為填房的女人，雖然她現在一手握住了全村佃戶的命脈，但是她到底感覺自己出身微賤的痛苦。她的脈絡裏流着祖代貧苦的血，但也滲流着富豪者

縱慾的血，她常常爲這兩種不同的血流的交錯而發生一種似悲哀又似憤恨的情感，佃戶們每個都把她看成一隻梟鳥，但這梟鳥也有陪伴着寂寞的黑夜的痛苦。因爲這長期埋葬在心頭的痛苦得不到解脫，她以烈燄似的肉慾的放縱，纏繞了她的丈夫；又以陰毒的手去扼住佃戶們的喉管。

……

從大門裏走出來一個用八字方步走路的四十歲開外的老男子，他的頭髮已經半白，他的臉孔給肉餵紅了，又給大烟燻青了。他走出大門來，把輕軟的皮袍掀起來繫在紅瑪瑙綢的圍腰帶上，腳下的兩條裹褲筒的綠綢帶子長長地垂到黑緞鞋跟上。他看見他的女人坐在大門邊晒太阳，就陪着笑臉說：

「外面有風呢，當心別着了涼！」

「怕啥，俺是替你姓王的守家的呢，就是着涼病死了，你姓王的還不施給一副棺材麼？」她把眼白一翻，「今兒又要到那兒隨風去？」

「俺昨夜不是告訴過你今兒是震東伯伯的生辰嗎？俺跟他佬是半輩子的交情啦，總不好不到底崗去喝杯祝壽酒吧！」說着，他忍不住打了一個噴嚏，塗滿了鼻烟的鼻孔裏，流出來兩股橙黃色的鼻涕。

「又是你的啥震東伯伯，震西伯伯！豬見着狗作揖，看你們那怪像人樣！」她咬着薄薄的

被胭脂塗紅了的嘴脣度，譏諷地笑了笑，「哎，俺的爺，又抽了幾口？」

「唔。」他胡亂地答着，眼睛却焦躁地望着大門裏，好像在等待着什麼。

好半晌他才看見他的一個家丁兼保鏢的漢子從裏邊手舞着兩根馬鞭跑出來。

他把腳後跟一躍，罵了起來：

「入你娘的，讓你爺像網兔子般的等了你老半天！」

「俺得上點油，滑滑機子呀。」漢子一邊伸訴着，一邊拍了拍他的隆起的腰板。在他那隆起的腰板上，從短衫的裾叉間，故意垂出來兩條長長的紅綢帶子，表示他身上藏着有槍。

他從漢子的手裏奪過來一跟馬鞭，朝着漢子的背脊抽了一下：

「快牽馬來！」

漢子立即跑過去把鞍在門牆上的拴馬石上的那兩隻馬牽過來。當漢子曲起膝蓋讓他的主人隨着他的膝蓋騎上馬去的時候，她在繡椅上移動了一下身子，說：

「天順，你早去早回，老娘不願就這份兒心！」

「不到太陽掛邊就回來。」他在馬上垂下半個頭來說，「進去歇吧，真的得當心別着了涼呢，」他又把馬鞭指着頭頂上被風吹斜的垂柳，「瞧，風！」

「小桃子，把繡椅搬進去！」她叫着丫頭，就從繡椅上扶着手站起來。

兩隻馬很快地就飛跑出門前的土場外去，在東南邊的幾幢麥積房子和一片疎林之間的村路上，王天順腳跟上的綠綢帶和保鏢漢子裙叉下的紅綢帶，越飄越遠了。

她站在大門前凝望了一陣子，一抹美麗而又淫褻的微笑掠過了她那薄薄的鮮紅得快要透明的嘴唇，她喃喃地自己對着自己說：

「底崗，十來里地遠，……太陽掛邊的時候才能夠回來。……」

她的眼睛發閃着一種被壓抑後而激露出來的淚光，她望了望那門前的柔綠的土場，土場上的草葉上蒸騰出來一陣陣迷離的濕氣，這正像她微微鼓動着的胸脯。她再也按捺不住由低溫而逐漸高熱的慾念。她突然車轉身，匆促地走過庭院中的一個金銀花樹的木架下，走進一座圓門，到自己的臥房裏去。

她橫着身子躺在古雅的檀香木的牀上，一隻手攀着鏤空花的牀欄，一隻手摟住肚子。她深深地皺着眉頭，好像她在痛苦中無力地掙扎着。她帶着一種軟弱的呻吟：

「小桃子，過來替俺揉揉肚子！」

小桃子跑過來，低矮的身子剛把頭够到高大的牀沿。小桃子跳上躡腳板，用雙手在她的肚子上搓揉，一邊驚異地問：

「二奶奶，怎麼啦？」

「哎，肚子痛，使勁揉！」

但是小桃子的氣力很小，揉不到幾下就只顧喘氣。

「死了頭，再使點勁揉呀！」她牙齒咬緊下嘴唇，看樣子差不多快要把嘴唇咬出血來了。

小桃子喘得更加急促，小腦袋上的辮子搖晃得越來越沒勁。末了，小桃子懇求地說：

「二奶奶，讓俺去叫吳大娘來揉吧？」

「她的粗手只配洗衣裳！」她恨恨地從牙關裏迸出叫聲。她那隻攀住鏤空花牀欄的手突然

一揮，把小桃子掃下階腳板，「去，快叫皮猴來！」

小桃子蹣跚地走出臥房門去。隔不到喝半杯熱茶的光景，小桃子就把皮猴帶了進來。

這個叫做皮猴的家丁，是一個赤腳的漢子，兩隻眼睛圓溜溜的。他是專被僱來替他家趕轎

車的長工。他走進臥房裏來，叫了一聲「二奶奶」，就把兩隻手前邊放一放，後邊攔一攔的，

圓溜溜的眼睛只在臥房門外張望，真像一隻剛從遠山上捉回來的猴子，爲這生疏的環境感到一

種惴惴和恐懼。

她那緊皺的眉頭更加緊皺起來，但是她的臉孔却像雨後的天空一樣難以遮掩的明朗開來。

她的牙齒放鬆了下嘴唇，嘴唇流露出一種像秋天烏柏葉子似的深紅；她的眼睛閃灼着一種不可

見的火光。

「小桃子，俺讓皮猴替你給俺揉一揉肚子，你到外邊看着，有人來就說俺在抹澡。」她很正經地把給小桃子揉肚子的時候掀亂了的外衣扯平。

小桃子一出去，她就用手招着站在臥房門邊的漢子：

「過來呀，你在發啥呆！」

「二奶奶……」他那圓溜溜的眼睛像大紅棗般的從稀短的睫毛下邊愜愜地斜睨着她。

她把衫脚掀了起來，露出她那帶點青色的渾圓的子，愛嬌地說：

「俺肚痛，過來揉一揉吧！」

皮猴伸長頸子望了一下臥房門外，又遲疑地斜睨着她，當他的眼光落到她的裸露出來的肚子上的時候，發乾的喉嚨就忍不住低低地咳嗽了一聲。

「怕啥？小桃子在外面看着管着揉一揉肚子也不是啥了不起的事兒，就好比替俺趕轎車一樣。」

皮猴總算大着胆子慢慢地一步挨着一步走近檀香木牀邊來了。隨着她的一步一步的移前來，她的眼睛是一會兒比一會兒明亮起來了。

她示意他挨緊她的身邊坐在牀沿上，一股強烈的麝香從牀頭撲上他的鼻尖，他突然感覺到一陣清醒，但是立即他又被從她身上發出來的一陣陣溫甜的肉香所昏迷住了。

她大聲地掙住了他的「隻手」，在這個時候，他渾身失掉了男人強暴的氣力，他渾身顫抖地掙扎着，但是他的手已經被按放到她的像棉花一樣細柔軟滑的肚子上了。

「使勁揉一揉吧！」她的蠟子突然斷墜下來，好像被火烘乾了似的。

他胆怯地慢慢地用手掌心在她柔嫩的滾圓的肚子上搓揉了兩下，感覺到一股不可克制的熱力從他的手指尖一直通到心窩裏，好像他渾身的血都匯聚在心窩裏，立即沸騰起來。

軟絨絨的褥子在身子底下，像夏天太陽下的沙灘一樣的炙人，床頭上的大紅綢被子，却像在燃燒着的烈火，她從枕頭底下摸出一條繡花手絹，把手絹塞進嘴巴裏咬着，從牙齒裏低聲地嘶喚着什麼。

第四章

生長在古墳頭上的迎春花早已凋謝了。隨着大地的日漸溫暖、融和，春深了。

大野的海已經能夠迎着風掀起綠浪來了，麥苗快可以掩沒蔭蓋。蠶豆田裏開滿了紫藍色的蠶豆花，村邊的洋槐樹上也掛滿了成串成串的白花。蠶豆花的甜味和洋槐花的芳香，一樣以最大的魅力誘惑着蜜蜂和粉蝶們，它們向着大野的蠶豆田飛去，一會兒又向村邊的洋槐樹疎林飛來，它們貪戀着蠶豆花的甜味，也貪戀着洋槐花的芳香。蜜蜂們是機巧地把小身子鑽進花瓣裏去釀花汁，又把花瓣裏的細粉帶到旁的一叢花上去；粉蝶懶懶着翅膀聚到花瓣上去，在陽光下眩耀着它那斑紋美麗的翅膀，好像要用它的天賦的美麗去詔媚花兒一樣。

威羅堅健着一輛牛車打從野地裏回來，他是到野地裏去上肥的。他走到村口上的這家店舖前，他從生籬外看見鷄蛋壳正在裏邊煮一鍋綠豆丸子，於是他歇下了腳，用圍腰帶把額角上和鼻溝裏的汗水都擦乾了，他一邊「得得」地叫停了拉車的母牛，一邊往生籬裏邊叫：

「喂，鷄蛋壳，你的綠豆丸子中吃了嗎？」

「盛一碗吃嗎？」雞蛋壳的鼻子大概有點毛病，他說着就擰了「把鼻涕，把手往背後一擦

，就把那條黃色濃鼻涕遠遠地飛落到背牆上去了。

『鼻涕虫！』破籬筐罵了一聲，走進店舖裏來。

鷄蛋壳把黏有鼻涕的手往另一隻手上搓了搓，就動手拿碗掌勺的替破籬筐盛了一碗綠豆丸子。

『你真是刀片嘴，又尖又薄，把湯盛滿！』破籬筐把一隻腳踏在長板凳的一頭坐着，從篋筒裏抽出兩根筷子來。

鷄蛋壳沒有說什麼，在破籬筐的碗裏添了小半勺子湯。他心想這個公牛一般健壯的顧客。一次起碼會買他幾碗綠豆丸子吃的，少添點湯又有啥關係，反正往鍋裏多放一瓢涼水就行了。

破籬筐張大嘴巴先喝了幾口熱湯，歇過一陣子氣，才夾起一顆綠豆丸子吃下去。

『鷄蛋壳，你家的花呢？』

因為鷄蛋壳的女人是一個麻臉婆，破籬筐常常當着人取笑她是『一朵藍滿了露珠的臭爛花，只有鷄蛋壳的手長探了去。』

『回她娘家去啦。』

『你放得下心嗎？』破籬筐把嘴巴歪到一邊笑。

『回娘家又不是找野漢子去，爲啥不放心？』鷄蛋壳說着偷偷地在往鍋裏邊添着一勺涼水

，又用鐵籤子通了一下爐門，煤灰立即飛揚起來，破籬筐的碗裏蒙上了一層薄灰。

「嘿，說不定野漢子就躲在她娘家裏吶！」破籬筐又低下頭去喝了兩口湯。

「破籬筐，少瞎騙人吧！」

「反正老鷺蓋又落不到俺背上，俺提一提就是了，又不關俺个屁事！」破籬筐笑着說。他把碗底的湯都喝乾了，幾個丸子在碗底滾動着，「來，再添滿一碗湯！」

鷄蛋兜心想這小子却成了一隻乾龜，讓他泡軟了肚子再做他幾碗綠豆丸子的買賣也不慢。

於是鷄蛋兜顯得滿不在乎地給破籬筐的碗裏添滿了湯。

破籬筐給第一碗熱湯灌得渾身出汗珠來，他的光袒袒的脊背和胸脯給汗洗得赤亮。雖然他的上半截身子是光袒着的，但是下半截身子却穿着一條棉褲，棉褲腳還纏着兩根帶子。一雙塗滿黃泥巴的雙腳頭的粗布鞋踏在腳上，顯得他上身是這樣的輕鬆，下身却是那樣的臃腫，他讓汗珠在他渾身上流個痛快，連拭也不拭一下。

從圍腰帶裏，他順手掏出來一大塊黑色的粗麵烙成的鍋鏟，先放在鼻尖上嗅了嗅，然後慢慢地一小塊一小塊地剝進熱滾燙的碗裏去，經鍋鏟一泡，湯就乾了，他動着大嘴巴一口氣吃了半碗泡鍋鏟，才停下筷子來喉嚨裏打了一個嗝。

破籬筐並沒有理會到鷄蛋兜站在他旁邊向他直瞪眼，他滿足地啞了一下嘴巴，開始把眼光

投出生僻外邊去，他看見他的那隻母牛在車轅之間靜靜地站着，用着牠那短短的粗尾巴在趕着一羣飛繞在牠屁股上的初出世的小蚊虻。牠的孩子，那隻用條長繩子拴在車後邊跟着到地裏邊回來的黃色小牛犢，正鑽到牠媽的腿窩底下去一擻一擻地吃着乳，那尖尖的小嘴巴碰擻着那垂下來的鮮嫩的乳頭，是飽含着的一種愛的樂趣。

小牛犢一次一次地用嘴尖擻着母牛的乳，牠那小身子顯得不安地跳動着，間或還低叫一兩聲。破籬篋看到這種情形，眉頭慢慢地皺下來，他曉得小牛犢是吃不到多少乳的，因為每天母牛的乳得被擠，來小半桶提到王府裏去。

破籬篋不願意再直楞着眼睛望着他的牛雞過，他突然回轉頭來，一眼瞥見鷄蛋壳怪模樣的臉孔，心裏就冒火，大聲地喝罵起來：

「俺一動小指頭就會把你這鷄蛋壳敲碎，碗裏沒了湯，也不再添上一勺子，瞧你湯也捨不得添，鷄蛋壳一輩子還是鷄蛋壳，別想裝「黃」！」

「湯？湯也是得放瓢子，加點煤才煮得成，瞧你買碗綠豆丸子，可一連添了幾碗湯！」雞蛋壳嘴巴裏雖然嘀咕着，但是又不敢不再給添半勺子湯。

破籬篋兩三口就把剩下来的泡鍋餚吃光了，說：

「娘的，渴得真不想活脫，再添一滿碗湯來！」

「你不想活，俺還想活呢！」這次，雞蛋壳硬着頭皮頂住破籬筐，說什麼也再不肯添湯了。

破籬筐一句話也不說，走上去用肩頭把雞蛋壳一撞，把個雞蛋壳撞得往後退了幾步。他自已拿起勺子盛了一滿碗湯喝進肚子裏去。他把碗一丟，拍拍屁股上的土，就往生籬外的牛車邊走去。

「喂，破籬筐，俺做的是買賣，不是賣祖田來請客的！」雞蛋壳從店舖裏像隻獵狗般的跳出生籬來，攔住大路叫。

破籬筐拿起鞭子在母牛彎彎的抵角上揮得噼啞的一聲響，母牛開始邁動牠的四隻蹄。

雞蛋壳急得攀住了車轆，嘶裂嗓子叫：

「破籬筐，不要太不講理啦，吃了綠豆丸子，錢呢？」

「娘的，俺又不是路過，還怕少你這點兒屁鼻錢嗎？」破籬筐的鞭子一揮，又是發出一聲脆裂的鞭爆，於是頭也不回地走遠了。

雞蛋壳呆呆地望着伸展在前面的兩條越遠越換的轍道。擗搖頭咒罵起來：

「小蠻牛，總有一天宰了你！」

破籬筐趕着他的牛車往村裏的一條夾生着樹木的大路上走，在緊挨着寨牆邊的一塊綠豆田

上，正嘖呀嘖地飛舞着成羣的蜜蜂。一隻吸飽了花蜜的大肚子蜜蜂，震顫着小翅膀遠遠地飛過來，在車後邊的小牛犢的頭上躊躇地飛着，小牛犢睜大了奇怪的眼睛，嫩薄的小耳朵聳了起來，用嘴尖去觸一觸蜜蜂，蜜蜂響着似的一長聲，就從小牛犢的頭上飛過去了。

兩隻黃鶯兒在路前邊的一棵大兒角樹的茂密的枝葉間隱藏着身子叫唱，一看見破籬筐的牛車快走前來了，就遠遠地飛掉了。黃鶯兒在低空裏拍着那黃得非常豔麗的翅膀，吸引了破籬筐的眼睛。他一邊揮着鞭子，一邊呆呆地望着那兩隻黃鶯兒飛落到寨牆邊的一棵空心的古柳梢頭。就在那棵古柳不遠的一棵柳樹上，正爬着一個小孩子在摘柳葉子，

破籬筐在太陽光下眯着眼睛往那棵柳樹望去，他看見那柳樹底下，有一個戴藍色印花頭巾的一個女人，跟另外的兩個孩子在提着籃子拾地上的柳葉子。那女人一隻手還抱着一個圓滾滾的肥胖的嬰孩。

「咳——」破籬筐學着從前到過村子裏來耍狗熊賣藥的走江湖的山東漢，扣起食指放進嘴巴裏打了一個噴亮的嗝。

聽見嗝聲，在柳樹底下的女人和孩子都直起腰來往這邊望。

破籬筐揚了揚鞭子，呀：

「水獺他媳婦，你跟小豬們在飽地嗎？」

「哦，破羅筐，過來呀，這邊樹上有一個大鳥窩呢！」爬在樹上的大孩子，在揮着手叫。破羅筐聽說樹上有鳥窠，就把牛車撇在大路上，直往柳樹這邊跑過來。

破羅筐氣吁吁地跑到柳樹底下，把頸子伸得頂長地往樹梢上窺望。但是什麼也看不見。

水獺他媳婦彎着腰笑了起來，她笑的聲音很脆。胸前的飽滿的乳子在薄薄的布衫底下顫動着。她的兩個孩子笑得在地上打滾。

「騙俺跑來，還樂呢，當心笑掉了你們的下巴！」破羅筐氣憤憤地綁帶夾的長鞭子往樹上劈斃一劈打去，「娘的，老子要抽斷你的小狗腿！」

樹上的大孩子笑着往樹梢上爬去：

「你又不是貓頭鷹，急着要吃鳥蛋！」

破羅筐被樹上的大孩子騙來，覺得又生氣又好笑，他拔開腿往大路上走回去。

「走幹啥？上來幫幫忙呀！」大孩子在樹上拘不過來一枝滿是肥大的嫩葉子的小樹樞，不摸它可惜，摸它又夠不着，心裏直焦急。

破羅筐回過頭來揮一揮鞭子威嚇。

「破羅筐，別只顧跑開，幫幫忙不中嗎？」水獺他媳婦也在後邊幫着喊住他。

「破羅筐，破羅筐，叫得多親熱，要是給你的水獺聽見了，俺還少不得要搥硬拳頭等着跟

他打一架呢！」

水獺他媳婦紅了紅臉孔。

「俺叫你幫着摘柳葉子，又不是叫你竄俺的門子的。晴天打響雷，怕啥？」

「怕的是你，不是俺。」破羅筐停下脚步來，把兩腿叉開，好像等着要打架似的。

「破羅筐，俺不是跟你屎壳郎吃湯丸，貼嘴帶貼牙的。這回子算是你幫俺孩子一點忙，俺家晚飯還等着把這些柳葉提回去煮了吃呢！」說着，她的眼眶浮起兩圈微紅。

破羅筐知道她家的日子並不怎麼好過。大水獺在賈魯河裏給人家撐船，十天半月才能夠回一次家，留下些工資就到船上去了。她家裏連一畝地也沒有，孩子倒有一大羣。初夏她在野地裏拾些麥穗子，秋天她在菜園裏拾些菜葉子，冬天她在林子裏拾些柴枝，一到了春天，她就又帶着她的孩子到野地裏摘一些榆錢。柳葉和桐子花回家煮熟了吃。一年四季，她家一直在貧苦中過着灰暗的日子。現在是春天，油綠的麥田裏有着牛犢在低着頭吃麥苗，但是人家是不許她隨便去刈下一點麥苗的。麥苗總要比柳葉子好吃得多，如果她儉刈下一點麥苗的話，就會受人家的懲罰。

破羅筐走了回來，笑着向柳樹上叫：

「呆鳥，下來，讓俺爬上去替你摘。」

「你上來就是囉。」

「不中，你在上邊礙手礙脚的，說不定一個不當心就把你踢下樹來的！」

大孩子滑溜溜地從柳樹上爬下來，破籬筐就三攀四爬的上了柳樹。

水獺他媳婦抬起頭來望着他笑。一個最小的孩子學着大人的口氣說：

「破老筐，摘滿了煮給你「入」！」

水獺他媳婦紅了紅臉孔，輕輕地在最小的孩子的後腦上打了一巴掌：

「要你這張貧嘴亂喊！」

忽然水獺他媳婦身上的嬰孩張開像蠶豆花瓣似的小嘴巴啾啾呀呀地哭起來。她趕快放下另一隻手裏邊的籃子，跑到樹根下背靠着柳樹坐下來，解開衣扣，把一隻豐滿得像發酵後的大饅頭似的乳子塞進嬰孩張大了的嘴巴裏去，於是嬰孩立即停止了哭聲，貪饒地用力吸吮着乳汁，而且發出一陣甜蜜的唧咕唧咕的吮乳聲。

「肉乖乖，甜甜呵，一早到現在都忘了餵你呵！」她輕輕地搖晃着身子，一隻手慢慢地拍着嬰孩的背心。

「唔唔……」嬰孩像知道受了委曲似的，嘴巴噙着，大口大口地吃着乳。

爬在柳樹上的破籬筐忍不住往樹根下偷看了幾眼。兩縷鬚髮披着的發着赤褐色的健康的

門和微紅的腮幫，帶着青筋的一隻乳子，從她的胸脯上高高地突了出來。破籬筐感覺到有一種不可見的力量在襲擊着他，他忍不住乾咳了一聲。

水獺他媳婦給這聲乾咳微微地驚動了，她慢慢地抬起頭來望了望樹上，她的微紅的臉孔正迎着破籬筐的惶惑的然而也食婪的眼睛。因此她的臉孔立即緋紅起來。她一邊用手扯嚴了胸脯上的衣裳，一邊心裏想：『沒有娶過媳婦的男人像貓兒，眼盯着水裏邊的魚，想吃可又夠不着！』但是她却搭訕似的說：

『樹上的人快點摘吧，樹下的人在等着吃呢！』

『你餓慌了嗎？』破籬筐在樹上怪聲地說。

水獺他媳婦知道自己說錯了話，鬼男人總會把女人說的話牽扯到髒事情上去的。她趕快把頭低了下來，忽然看見她的那個最小也最頑皮的孩子跟她的第二個孩子滾在地上打架呢！昨天好容易花了半上午的功夫替他們洗乾淨的衣裳，現在又滾滿了濕泥巴。

她氣得拾起了一塊大泥巴，使勁往她那兩個孩子的身上打過去，大聲地叫罵：

『娘的，小要飯的還在邊好漢呢，餓壞了肚子瞧你們還有勁兒打架沒有！』

整她大泥巴一打，一罵，那兩個孩子才從地上爬起來。好像他們還沒有打夠似的，濛濛門雞般的遠遠地站着捏緊小拳頭瞪眼。

「娘，他不要「眼」，搶他的帽子！」最小的孩子先向她告一狀。

「你好，你要臉！就是你小，就是你蠢。」她皺着鼻子狠狠地叫，「把它拿過來！」

最小的孩子拿過來他大哥替他用柳條編成的一頂圓帽子，她接過來，順手把它拆成一支鞭子。

最小的孩子以爲他媽在替他另編一樣好玩的東西呢，還緊緊地站在他媽的跟前。忽然她把柳條鞭子一下揮到他的身上，好在他的小腿跑得快，露在開叉的褲襠後邊的屁股只給鞭梢打着了一下。

「嘻嘻嘻嘻！」那第二個孩子在幸災禍地笑了起來。

「笑，默會回家做囉鞭子麵給你吃！」她把手裏邊的柳條扭斷了丟掉。

最小的孩子被打痛了屁股，本來想哭，但是聽見他媽罵他的二哥，就嘮高了嘴巴報復地向他的二哥做了個惡辣辣的鬼臉。

「趕快摘呀，默會俺就不願幫忙啦！」破籬筐在柳樹上唰唰大噪子叫。

樹底下已經堆滿了嫩綠符可愛的細軟的柳條，寸來長的葉子綴滿在柳條上，顯得好像是羣聚在綠水池塘裏的小小的青背魚。水獺他媳婦和着她的三個小孩子都一齊跑了過來，蹲下身子把柳葉子捋到兩隻籃子裏去。一會兒，兩隻籃子就裝飽了肚子，顯得綠沁沁的，水獺他媳婦提

了提籃子，覺得一陣沉甸甸，這兩滿籃的柳葉子，足夠家裏兩天吃的了，一種喜悅的顏色浮上她的臉頰。

破籬筐從柳樹上爬了下來，頭上還戴着一頂剛在樹上編成的柳條圓轆子。他在地上的拾起了轆子，就笑着往停着他的牛車的大路上走去了。

那個最小的孩子追上去幾步，心想要破籬筐頭上的柳條圓轆子，但却討好地說：

「破籬筐，你不到俺家裏去「入」嗎？」

破籬筐沒有理睬小孩，却回過頭來呲着牙齒向水獺他媳婦笑。

她的臉孔比前更加的紅了，像給火燒着似的，她揮起一隻巴掌威嚇着那個躡在破籬筐屁股後邊的孩子：

「給俺滾回來 瞞你的肉又癢啦！」

破籬筐已經跑遠了。當他跑到牛車旁邊的時候，忽然發現黃老五刁着一支旱煙桿坐在牛車旁邊的那棵大皂角樹下。

「嘿，俺還以為有一個偷牛娃子躲在這兒呢！」破籬筐對着黃老五叫：

「當心，別給母水獺吃了！」黃老五眯着眼睛笑。烟已經熄滅了，他還是把旱煙桿刁在嘴角上。

「噫話？俺是幫她摘柳葉子的。」破籬筐也覺得自己的腮頰有點發熱。「你像隻老狗般的蹲在這兒，捉地耗子嗎？哼，真是多管閑事！」

「你瞎。」黃老五把手擋着遠遠地邊的一片正在盛開着的油菜花田。

「嚟？」破籬筐順着對方的手遠遠地望着靜靜地袒露在太陽光下的那片油菜花田。

「黃啦！」黃老五嫵媚的臉孔顯得怪正經，花白的鬍子尖在微風中輕輕地顫了起來。

「唔？」破籬筐在那片油菜花田上看不見什麼特別的東西，心裏怪發悶的。

「像那畝油菜花地一樣，你跟小桂花黃啦！咳……」黃老五同情地嘆息了一聲。

破籬筐的眼睛閃射出一種驚惶而又疑惑的光芒，深沉地盯着黃老五灰色而騷癢的嘴唇，像期待着烏雲頭上的一聲雷似的。

「剛才俺從夾尾巴狗他家走過，聽夾尾巴狗說，小桂花在這兩天內就該成他的媳婦了！」黃老五並不望着破籬筐說，却把眼睛遠遠地避了開去，把嘴巴上的旱烟桿拿了下來，使勁地在鼻角樹上敲掉了烟灰。憤憤地說，「爲的是夾尾巴狗他家裏有二十來畝地哩，小桂花她媽就貪圖上這份親事！」

破籬筐咽了一口氣，把眼睛望着天空，這時正有一塊浮雲遮去了太陽，他感覺到眼前一片昏茫。一股子幽恨正像那塊浮雲遮住了太陽的襲上了他的由明明而突然陰暗下來的心頭。春

天不再吐着溫暖的氣息，天野間的一切都失掉它們那柔和而又美麗的神色。……

第五章

水獺他媳婦的家是住在村子的發北頭的，靠着頹敗的糜牆根，一棟小小的麥梢和高梁棹子搗成的低矮房子，孤另另地面對着一片乾涸了的臭泥塘。這裏，是一片空地，村子裏的人家離開這裏足足有百十步遠，而且都是用背牆朝着這邊。這裏，是一直浸進寂寞中的，白天只有一些放牧的牛從這裏經過到野地裏去，留下一些零亂的清晰的蹄痕；晚上，在近邊的幾棵聳天的大白楊樹上，偶然發出一兩聲貓頭鷹的啼叫，除此之外，是一點活動的東西或一點生動的聲息都看不夠聽不到的。現在是春天，臭泥塘是乾涸了的，但是一到了夏天，如果經過一兩場暴雨之後，臭泥塘會充溢着積水，尖嘴子的蚊子立即從汗水中飛出來；而且那水中的蛙叫聲，會使人神覺到一種寂寞，一種荒涼，一種厭煩。

在這低矮的小門前，打掃乾淨了泥地上，晒着半圈子用熱水泡過了的榆錢和柳蒿子。水獺他媳婦坐在一隻矮凳子上，搖動着一架古舊的紡車在紡紗，紡車發出嘩嘩呀呀的歌唱聲。她的那個嬰孩仰臥在她身邊的一隻破舊的搖籃裏，這隻搖籃是躺過那個最大的九歲的孩子，和另外的兩個孩子的。現在，她一手捏着棉絮，一手搖動着紡車，而一隻腳却伸了出來，架在搖籃上

而後的轉動着，環顧着水陸兩，船舫車的影子漸漸地消滅了。

被正現在是春天，地裏邊邊得不到什麼肥料或藥的，在家闲着沒事，水獺他媳婦就收些棉花繭味着兩家大家紡紗，每天釘剪得到一兩毛錢的工錢，來輔助家用。要是光憑大水獺從船上撈獲回來那那是狂什靠不住的，因為大水獺十天半月才能夠回家來一次，每次回家來也不過帶個兩隻條三隻條的小魚罷了。

大孩子已經到野地裏去鑽草根去了。春天是不許斫折樹上的柴枝的，因此家裏邊的柴燒，只好讓大孩子到野地裏去割些草根回來燒。其餘的兩個小孩子，却在池塘四邊的一片白楊樹的疎林裏玩，他們爬在疎林裏的沁綠的草地上，鬥草莖子遊戲。他們要好的時候就擺在一塊玩，不好的時候就你糾着我的頭髮，我撕着你的耳朵地打起架來。

安靜地躺着搖籃裏的嬰孩，不再像從前那樣的白胖了，他那白裏透紅的嫩薄的臉頰兒，已經變得黃白了下來，而且像被刀子削去了肉羶的紅薯般的消瘦了。最近因為乳水不夠，嬰孩已經病得兩場。

水獺的媳婦把紡車停下了下來，伸了一下酸軟的身子，嘆了口氣。然後她挪動了一下身子，低下頭去用嘴去親了一下躺在搖籃裏的嬰孩的額門，嬰孩的額門還是熱乎乎的。為了一家子的肚皮，她的兩隻手是得格外勤快地做活的；爲了嬰孩的病，她的心是憂傷的。近些時來，她也

漸漸地消瘦了。當她用嘴巴親了一下她嬰孩的發熱的額門的時候，兩滴心酸的熱淚剎忍不住撲簌地掉落到嬰孩的臉孔上。

「呀呀呀，

的校聲，

好馬反鞍轉入騎，

好牛多羣騷地！

不一個尖脆的嗓子唱着從寨牆那邊傳過來，立即就有一個孩子爬過寨牆來，把背上的一筐帶

泥巴的草根高高地傾倒到草房子後邊，然後把筐子和一支小鐵鏟丟到牆根下。孩子翻個身子，

就顯着一溜牆窟窿從寨牆上爬下來。

水賴他媳婦抬起頭來一看，原來是她的大孩子回來了，她連忙把眼淚拭乾，說：

「不走寨門，却爬寨牆，看那一天摔斷你的小狗腿！」

「媽，俺做啦！」孩子一回家就叫做。大水讓十天不見的兒子回來一天，看水回來也不

水賴他媳婦望望天空，太陽已繼續爬到天中心了；

「俺還得再紡一球紗呢，你自己進去熱點榆錢吃吧。」

孩子走進草房子裏去了。不一會兒，草房頂上就浮出一片青煙來。

「看見草房頂上飄浮出來的青烟，那兩個在白楊林的草地上鬥草莖子的孩子，立即撒開腿往家門跑了過來，一邊嘴巴裏囁着：

「吃晌午飯囉！」

水獺他媳婦手裏沒有停住紡車的轉動，瞪了一眼跑前來的兩個孩子：

「你們一天到晚幹啥啦？玩餓了可不就祇知道找填肚子的！」

「嘻嘻，他道粗（鬥輸）了十二根草莖子呢！」最小的孩子得意洋洋地在她媽面前誇耀自

己。

「哼，羊羣裏跑出來一個兔娃，就是你小，就是你能！」她紡完了一綹棉絮，揚了揚巴掌罵。

大孩子把頭勾出門來，兩隻眼睛給烟燻得直流淚：

「媽，在外面吃嗎？」

「不在外面吃，難道在裏面燻肉嗎？」

大孩子把半盆子熱榆錢端出門來。

最小的孩子偷偷地先摸進房子裏去，挑選了一個大海碗，飛跑出來自己動手盛榆錢吃。

「媽，看他別把碗打了呀！」第二個孩子看見他的弟弟倒拿着大碗吃飯，不服地高聲叫起

來。

水獺他媳婦打了第二個孩子一巴掌：

「要叫死就滾這些，別嚇醒了你的妹姪！」隨手她又在最小的孩子頭上打了一下，「你不如端起鍋來啃好啦。瞧你人小心倒不小！」

最小的孩子倒不管挨了他的打，拚命地往大海碗裏結結實實地盛滿了榆錢。

大孩子怕挨罵，不敢叫喚，只恨恨地盯着他三弟，低聲地咒罵起來：

「瞧吧，就會脹破你的狗肚子的！」

榆錢並不是一樣好吃的東西。有錢的人家偶然也參點麵粉蒸來嘗嘗春天的口味，窮苦人家却把它和上一點棒子麵或高粱麵蒸熟了當做正頓飯吃，味兒是澀中帶點苦甘。

水獺他媳婦和她的幾個孩子之中，要算是大孩子的飯量最大。水獺他媳婦只吃了小半碗榆錢羹就放下了筷子，而大孩子雖然已經吃下去了一滿碗，但還是端緊碗不願意放下。一清早到晌午，他一直在野地裏割草堆，他費了那麼多氣力，却還是得不到飽飯，想着想着眼圈兒就紅了起來。

水獺他媳婦看到這種情形，心裏也不由得難過起來。盛榆錢羹的盆子是空空的了，像被砸碎了似的，連一點棒子麵渣也看不出來。

最小的孩子大口大口地吃着，連頭也不抬一下。他那吃力地端着的大海碗，還剩下來大半碗的榆錢羹。他的突出短衫下的肚子，却又高又大地鼓脹起來了。雖然他已經連連地打滑溜囉，但還是貪饕地大口吃着，而且把碗筷端得緊緊的。

水獺他嬉嬉用腳輕輕地踢了一下最小孩子的大肚皮，說：

「當心脹破了呵！攪點榆錢給你大哥吃！」

她伸出手打算把最小的孩子的大海碗搶過來。

「不！」最小的孩子把身子一扭，就跑了開去。

第二個孩子一看見他媽要攔他弟弟的榆錢羹，就連忙抱奮勇勇追上去。他想把他弟弟糾回來，趁這個機會向他媽討個好，也分點吃的。

但是當他剛剛追上去，他弟弟就抱着大海碗拚命地往前跑了。因此他也就加緊步子追，眼看着快要糾到他弟弟頸領了，忽然他弟弟猛地車轉身子來，用筷子狠狠地往臉孔上一戳，一戳就戳進了他的鼻孔，一股血立即從他的鼻孔裏流了出來，滴在前胸上。他的腦子噹地一聲響，眼前突然暗成一片，於是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這時，從池窟那邊的一堆灌木叢後邊，拐出一個歪戴着一頂剪去邊緣的破毡帽的黑臉漢子，鬚角上倒插着一朶帶有藍白刺莓花，那朶白裏透紅的刺莓花，把他的臉孔襯托得更黑。他

那解開衣扣的胸脯上，顯得毛虎虎的一片，而且往毛叢中發閃出一層汗光。他手裏提着幾尾小鱸魚，幾塊鹹疙瘩和一個小紙包。

最小的孩子眼睛最尖，當這個漢子剛剛撈出灌木叢來的時候，也不管他的二哥在張大喉嚨哭，他就拔開小腿搖搖擺擺地往這邊跑過來。他還沒有跑過半邊池塘，突然就給一塊石頭絆跌了，抱在懷裏邊的那個大海碗，咚的一聲在地上摔得粉碎，碗裏邊的糠饅頭撒滿一地。但是他哼也不哼一聲，爬起身子來往後望了望池塘那邊，他媽正在那架紡車跟前氣得向他瞪眼睛。他媽瞪眼由她去瞪眼，他不想多理會，重新拔開他的兩隻小腿往這邊跑來。

他一跑前來，像猴子攀着樹幹般的，兩隻小胳膊就結結實實地抱住漢子的一隻大腿，氣喘吁吁地叫：

「爸爸！」

這漢子就是水獺他媳婦的丈夫，村子裏的人照着船上的人叫他做大水獺。他是一個諳熟水性而又極勇敢的水手。這時，他看見他的最小的男孩子抱住他的大腿，他高興得笑大了嘴巴。這個最小的男孩子長得很像他，就好像他的一面小鏡子似的，因此，他就最喜歡他這個孩子。他彎下身子，用一隻生滿了繭子的大手掌撫摸着孩子的髮黃的頭髮，然後又摸了摸孩子的小膝蓋說：

「跌痛了嗎？」

「爸爸！」孩子並不回答他的話，只一味把一隻小手指攔進嘴巴裏去吮着，小眼睛卻滴溜溜地盪着提在他手裏邊的好吃的東西。

大水獺把插在髮角上的那朵刺莓花拿下來，掃到孩子的髒得稀爛的胸口的扣眼上。

水獺他媳婦停止了紡車的轉動，她遠遠地望見了她的丈夫回來了。

大孩子和那個剛才被戳破了鼻子的第二個孩子，都往池塘那邊飛跑過去迎接他們的爸爸去了。

索爾他媳婦呆呆地往池塘那邊望了一陣子，他的眼睛閃出喜悅和幸福的光輝，她的臉孔初春的杏花般的微微地泛起紅色。他把身子移近破舊的搖籃，把頭深深地埋進搖籃裏，這時她的嬰孩剛剛從酣睡中醒過來，小嘴巴微張着，睜大了眼睛望着她。

她輕輕地拍着嬰孩的身子，像唱歌般的啾呀地說：

『肉乖，睡得好甜呵，你爸爸回來啦！』

嬰孩好像聽懂了她的話似的，眼睛定住她的突然變得美麗起來的臉孔，張大了嫩薄的牙床肉笑着。

水獺他媳婦已經換上一件漂洗過了的薄薄的土布衣裳，衣裳上的藍格子花紋，經過一次水後，又顯出它那新鮮的顏色。她的凌亂的鬢子，也已經梳洗過。近來她那逐漸憔悴下去的臉頰，也用舌尖舐濕了春聯紙，把它擦成兩片鮮紅。

她突然的美麗和豐滿起來了，在屋子裏，在門前，一直充滿了她的壓抑已久的笑聲，就好像放了驪的山溪水，快樂地奔流起來一樣。

黃昏，當放牛的孩子們趕着牛兒打從野地裏回來經過池塘邊的時候，水獺他媳婦就笑着坐在門口的紡車邊紡她的綿紗。黃昏時候的霞光把她的臉孔映照得更加的鮮紅，好像在她家門口突然開了一朵很大很大的紅花似的。每當一個孩子趕着一條或兩條牛打從池塘邊走過的時候，她就笑得更加爛人，而且用快樂的聲音向孩子們打着招呼。她想孩子們把牛一趕回他們的家裏去的時候，第一聲就會告訴他們家裏邊的人說：「水獺他媳婦漂亮得發亮呢！」而她也最希望孩子們會這樣的說：「大水獺回家啦，他的媳婦打扮得像一朵花呢！」

晚飯的時候，她把大水獺攆回家來的幾尾魚煮成一大鍋魚湯。大水獺在船上吃慣了魚的，只吃七八個碗口大的黃米饅饅和兩鉢子黑麵疙瘩湯就爬上土炕上去歇息了。將近半個月來，他一直生活在波浪翻騰的飄簸的船上，一倒到土炕上就呼嚕呼嚕睡着了。確實的，褥裏邊窸窣的日子把他弄得有點昏昏沉沉的，而且波浪顛打船隻的生活，弄得他疲倦極了，因此他一回

到家裏來，把骨頭都嚼軟了的身子一擱到土炕上，就甜蜜地睡着了。

幾個孩子在爭吃着湯裏邊的魚肉，魚肉吃完了就爭着吃魚頭。魚頭吃完了，就又爭吃魚骨頭，然後才知道喝魚湯。他們都以為魚湯不過是一鍋子水，總沒有魚肉。魚頭和魚骨頭放進嘴巴裏來得那麼實實在在。很快的，他們連魚湯也喝光了，只留下一個黑鍋底。

水賴他媳婦並沒有吃到什麼魚肉，她只一味專心地用一根湯匙在一個小木碗裏盛魚湯給懷裏邊的嬰孩喝。當孩子們把鍋裏邊的魚湯都喝光了，就又睜着眼睛望着他們鍋子裏邊的木碗，而且貪饑地吮着他們的油腥發亮的嘴巴。

「鴨你們像一羣吃屎狗般的，吃完了跟前的一大堆，又想來吃這另一堆嗎！哼，看心你們的腦壳。瞧是你們的腦壳硬還是俺的木頭碗硬！」水賴他媳婦雖然在叫罵，但是嘴巴上卻不容易抹去從心底裏洩瀉出來的一絲淡淡的笑痕。

「爸爸回家來啦，娘還這麼鬆（兒），俺告訴爸爸，讓爸爸打娘！」最小的孩子仗着他爸爸最喜歡他，就大胆地撒起野來。

「你這個小猴猴，瞧俺先給你吃一頓棒子麵！」她隨手摸起一根趕麵杖朝着最小的孩子火腿上打去。

大孩子辛苦了一天，其餘的兩個孩子也清早到晚玩累了，都一個個地爬上大土炕上去睡覺

了。

水獺他媳婦點起一盞吐着黑烟的棉子油燈，把屋子裏邊清理了一遍，把嬰孩安置在土炕角落裏睡下，然後把門門好了，就又坐下來，藉着棉子油燈的微光又轉動紡車。唧唧呀呀地紡起紗來。意大黑就還歇裡來。

隨着燈油的逐漸淺下來，夜也逐漸的深起來。她是感覺到一種難以支持的疲倦在一次次地侵襲着她，她的手發酸，她的眼皮沉重得像掛上了兩塊鐵，但是爲了一家子的生活，尤其在她的男人的面前，更要顯得她勤勞一點，因此，她雖然疲倦得像挑着沉重的擔子，掙扎在亂石嶙峋的漫長的夜路上的夫役，却仍然勉強地用斷斷續續的紡車的唧唧聲來打破這深夜中的寂寞。

水獺他媳婦又在燈盞裏添上了小半盞棉子油，她怕油點得太多了，把油捻子剔得很細。屋子裏突然陰暗下來，孩子們在土炕上東倒西歪的，像堆棉花包般的堆在一起。最小的男孩子就是在睡夢中，也顯得他橫蠻不講理，他把一隻腳露出被子來，架在大孩子的肩膀上，還把他的一隻手像抱南瓜般的抱住了第二個孩子的腦袋。嬰孩却安靜地睡在她爸爸的身旁的炕角落裏，她睡得很舒服，小嘴巴還發出一種甜蜜的吮乳聲。末了，水獺他媳婦把眼光落到她男人的身上，大水獺把他那結實的粗大肩膀壓在炕沿上，他不停地磨着牙，像一隻大公馬在嚼着香甜的

草料般的。水獺他媳婦爲她的男人的健壯的身子所迷惑住了。她的心輕輕地跳動起來。一種不可抑止的熱力隨着她的血液在週身燃燒。她感覺到喉嚨裏有點發乾。她皺了皺眉頭，吐出一口唾沫，藉這溼潤了一下發乾的喉嚨，而且低低地罵了自己一聲：

「穩住些吧，別作聲！」

於是她又搖動起紡車來，紡車在這夜靜中，像在唱着一隻催眠歌，把大水獺、嬰孩和另外的幾個孩子都催眠得更加睡夢沉沉，而同時也把她自己催眠得昏昏迷迷的了。

好容易村子裏才傳出來一聲悠長的雞啼。大水獺忽然醒了過來，他沉重地翻了個身子，用一隻大手往土炕裏一摸。大概用力太大，把熟睡着的嬰孩摸醒了過來，他拉長小喉嚨哇的一聲哭起來了。

大水獺本來想摸一摸他的女人，却想不到把嬰孩攪醒了。他又翻過身子來，他那剛剛睜開來的朦朧的眼睛才發現他的女人還在紡紗呢。他睜大了眼睛憤恨而又憐愛地盯着她：

「還在冬天裏過活嗎？哼，你就這樣冷！」

她這才攞下紡車，慢吞吞地走近土炕邊來，一句話也不說，只望着他微笑。

大水獺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肘，一半央求一半命令地說：

「上來吧，大半夜啦，你也該歇一歇呵！」

她掙脫了他的手，仍然微笑着望着他的臉孔，從他的眼睛上，她是看得出一種比可還要熱，比一切遠處發光的火在那裏燃燒着的。

他又伸出手來想要把她抱住，她連忙躲過，紅着臉用手指了指懸在另一顆土炕角落裏孩子們，好像在說：

「發聲急呀，想必別給小鬼們看見了！」

大水顯是理會到她的手勢的，他還是堅持地說：

「那麼，你趕緊上來吧！」

她故意慢慢地屋子裏收拾了一下東西，而且把一隻長凳子頂結實門板，然後才爬上土炕來。嬰孩還在哭着，她躺在土炕上先解開扣子露出白得像深冬的雪原般的胸脯來，大水顯一翻身壓上去，却給她用力推下來：

「別亂來，假孩子的乳要緊呢！」

她讓嬰孩爬到她的酥軟的胸脯上吃乳，嬰孩的嘴巴一觸到乳頭，就突然停止了哭聲，飢饉地吃起乳來了。嬰孩小單把嘴巴咬住了一隻乳，而且還把她的小手緊緊地抓住了另一隻乳頭，好像就生怕有人把另一隻乳爭了去似的。

大水顯白不得心裏罵了起來：

「瞧她這個小毛妮子倒還起利害來哩，一下子把兩隻乳都霸佔了去！」

看着嬰孩已經快把乳水吃夠了，一邊在打着飽嗝，一邊把眼睛睜大了下去。

「呃，你下去把燈吹熄。」她上炕來的時候，倒忘了把燈吹熄，爲了愛惜燈油，她吩咐他。

「油嘴又不是一塊金子，讓它點完也不怎麼把緊呀！」大水鑽心想在燈光底下睡覺來得不是更有味兒些嗎！

在微弱的燈光下，大水鑽看見她的髻已經散亂開了，黑得發亮的長頭髮披在裝麥積的枕頭上，她的眼梢是凝聚着抹不掉的微笑的，她的鼻翼已經開始在輕輕地振動，她的嘴，像紅色的指甲花般的半張着，她的豐滿的胸脯的鼓動是可以看得出來的。嬰孩已經吃飽了乳，却又歪着黃毛茸茸的小腦袋爬在她的胸脯上很快地就睡着了。到這個時候，她才輕輕地把嬰孩從胸脯上安放到靠牆的炕角落裏去。於是她的雪原一般白而豐滿的胸脯就整個地袒露了出來。……

第六章

天氣一天比一天暖和起來，在這春末夏初的季候中，大地好像在發酵得快到飽和點。蠶豆殼已經結成長而肥大的豆莢，油菜花已經打滿了油果子，麥叢也已經長得可以掩沒蓋蓋了。

在那門展得像一面平靜的大海的天空，藍得亮晶晶的，連一點兒雜質都沒有，叫人看了心裏真覺寬明，和發生一種溫柔溺愛的感情。像一根黑線般拉得長長的雁羣，從南方的遙遠的天邊飛來，又從頂空上叮叮呀呀地飛過去，慢慢地隱沒到北方的天邊去了。這一陣雁羣剛剛飛過去，另一陣雁羣又會迎面飛來。長城口外的天氣也暖和起來了吧，看那陣陣飛來又飛去的雁羣是怎樣發出喜悅的叫聲飛向北方。

天空經這雁羣飛劃出一根根的黑線，就顯得更加晶藍的了。

破籬筐他爸端着一大碗紅薯小米乾飯，這個大碗還不如說是鉢子來得恰當。在端着大碗的一隻手掌心裏，還放着一碟子鹽拌的生香椿葉子。這就是破籬筐他爸一年中難得的慶餐了，尤其是鹽拌生香椿葉子，一年才能夠吃到一次呢！

破籬筐他爸喜氣洋洋地端着他的大碗遠遠地跑到一家人家的頹敗的圍牆邊來，在圍牆下已隱隱着有好幾個人，一邊脫光了膀子曬太陽，一邊在吃着晌午飯。在這幾個人之中差不多都是踏上市五十歲的人了，老頭子總是愛跟老頭子混雜在一起的。

在這幾個老頭子之中，只有黃老五是沒有吃飯，他脫光上半截身子在陽光下捉虱子，嘴巴裏咬着一根旱烟桿，烟斗上早已熄滅了火，但是爲了不讓自己顯出醜相，還使勁地在吸着烟，口水順着喉嚨裏直灌。他看見破籬筐他爸端着滿滿的一大碗，薯、米乾飯跑前來，喉嚨裏直發癢，於是就把熄滅了的烟吸得更加起勁。

破籬筐他爸看看牆根下已經沒有穴位置，就只好蹲在牆根下的一堆馬糞堆上，糞堆在太陽下蒸發出一種刺鼻的辛辣的臭味，他索性把屁股坐到糞堆上吃飯。

黃老五上衣的虱子還沒有捉完，又感覺小肚子上癢乎乎的，他把上衣扔在一邊，連忙把褲腰翻了口來，在褲腰的破破白夾縫裏捉住了一隻周邊有着鋸齒形的又肥又大的老虱子，他好像俘虜到了一個頑敵般的，噘嘴地笑了起來：

「媽的，肚臍裏滋甯直成了虱子窩啦！你這隻老傢伙好容易爬出窩來了呵！」

說着，黃老五故意用眼梢瞟了瞟破籬筐他爸。

嘩的一聲，黃老五把那隻老虱子用大姆指甲擠碎了，虱子血一直濺到他的鼻尖上。

「嘿，黃老五，蹲遠些，別把那臟玩兒掉進俺的碗裏呀！一個有着一個穴稱管似的禿頭的老莊稼漢喊了起來。他正在吃着一大碗放有銀條菜時涼拌蕎麥麵。不等黃老五挪動一下身子，自己却站起身子來，走到糞堆旁邊蹲了下去，一邊對蹩腳的破籬筐他爸說：

「怎麼，你的牛娃子還硬朗吧？」

本來，破籬筐他爸百頭只頂着嘴巴，很香甜地在吃着他的紅薯小米乾飯和香椿葉子，經禿頭的老莊稼漢一鬧，臉孔一沉，網絡似的摺紋纏成了一團。他那暗澹的眼光更加的陰慘下來，很久他才說：

「每天都得把牠媽的乳擠好些給王大戶吶！……」

「咳，要！牠的乳水足嗎，一兩年工夫，光憑牠自己在一個秋天裏，就能夠犁上頃把地呢！禿頭的莊稼漢深深地惋惜着。

當破籬筐他爸的牛娃子養下地來的時候，這個禿頭的老莊稼漢是在場親眼看見的，一養下地來，那牛娃子的胸脯就來得格外寬大，而且四條腿是那樣的長，從蹄子到腦袋，比一個八歲的男娃子還要高出些。當時他就認定那隻牛娃子長大了準能在一個秋天裏犁上頃把地。當時，他是喜悅的嫉忌中說出這樣的話來的，現在却用着一種惋惜和嘆嘆的口氣重復來說牠。

破籬筐他爸沉默着，他把剩下有小半碗紅薯小米乾飯的大碗放在腿邊的糞塊上，那碟子香

棒葉子只吃去了一小半，索性也把它放在腿邊。他心頭的憤恨的火雖然在默默地燃燒着，但是他是不敢在禿頭老莊稼漢的眼前埋怨半句話的。他蹲得蹲在傳跟前的這個禿頭老莊稼漢天生着一張油勺嘴，吹動麥梢的風他會說成風暴，下點牛毛雨他會說河要漲水。要是破籬筐他爸說出半句埋怨王大戶的話來，等不到吸半斗子烟的工夫，禿頭老莊稼漢就會敲着竹唱板到王大戶的門前去說破籬筐他爸的「書」了。破籬筐他爸是王大戶的佃戶，他怕埋怨話一說出口來，王大戶就會收回他的地，不讓他家靠那十來畝地過日子。

這個時候，黃老五穿上上衣，把那根旱烟桿往頸領上一插，輕悄悄地繞個圈子跑到破籬筐他爸的旁邊來。他以為破籬筐他爸吃不完那麼多紅薯小米乾飯，於是他趁了這個機會把手伸過糞堆來，偷偷地把那小半碗的紅薯乾飯倒在他的粗大的巴掌上。而且把那小碟子裏的香椿葉子也倒了去，偷偷地拐過牆根跑掉了。當他剛剛拐過牆根的時候，就由不得張大了嘴巴吃了一口巴掌上的小米乾飯。近幾天來因為沒有人找他去做零工，清早到現在，嘴裏還沾不到一點鹽屑呢！

「呃，破籬筐他爸，你的牛娃子沒得乳吃，不是白糟蹋牠了嗎？俺看還是賣了給俺吧！俺願意分給你一磨豌豆。要不在秋天裏俺分給你半擔麥種，可中？」說着禿頭的老莊稼漢一大口乾吞了他碗底的涼拌蕎麥麵條，用竹筒拭拭嘴巴，用一種熱切的期待的眼光盯着破籬筐他爸的

罵着。

破籬筐他爸心裏罵道：「娘的，你這刮了皮的大「土豆」（註），想得怪不錯，檢便宜的
事兒別在爺跟前嘍嘴！」

「呃，中不中呀？」禿頭的老莊稼漢迫得怪緊。

「叫你的婆娘給牠餵乳嗎！」破籬筐他爸氣得腮幫都鼓了起來。

「啥話！俺就不會把俺的牛娃子賣掉，讓牠來吃母牛的乳嗎？」禿頭的老莊稼漢覺得微微
地被刺傷，攙了攙眉頭。

禿頭的老莊稼漢看見破籬筐他爸又悶住氣不說話，他以爲對方在心裏邊想這事呢，於是又
緊追上一歩：

「中了吧！」

破籬筐他爸被夾纏得越來越發惱，他橫了對方的禿頭一眼：

「不中！」

「老癩，你答應給破籬筐他爸一擔半豌豆換那牛娃子，就這樣吧！」另一個老莊稼漢攔着
他的空碗，跑前來做好做歹地插在中間說。

「少開金口吧，一擔半豌豆換一頭牛娃子，走遍天下沒有這樁好事！」禿頭的老莊稼漢起先反對，但是又怕因此更使破籬筐他爸不痛快，連忙改口說，「最多一擔，把渣渣去淨些就是啦。」

「說啥也不中！你老癩的地多，再出三五擔豌豆俺也不願把牛娃子賣掉，哼！你這般夾纏樣子，俺一開頭就瞧不來！」破籬筐他爸說着伸手到腿邊去拿他的碗。

破籬筐他爸低頭一瞧，碗是空空的。他睜大了眼睛往四下裏望，一隻小癩狗正蹲臥在不遠的一個土窩裏，他氣得拾起一塊磚頭，跳過去就狠狠一打，罵道：

「狼個鬼辰！你倒把俺的好飯舐個乾淨！」

那條小癩狗被磚頭打得嘍嘍地尖叫，夾着脫毛的尾巴跑遠了。

水瀾他媳婦的大孩子從遠遠的一個大磨盤那邊飛跑了過來，他那頑皮的尖尖的鯽魚嘴巴連連地喘着氣：

「你家的大驢，大驢……」

「養驢娃嗎？」破籬筐他爸急急地問。

孩子到這個時候，才來得及吞了一口唾沫，從喉嚨裏答應一聲：「麼！」

破籬筐他爸一聽說他家大母驢在養驢娃，就撒開腿不顧老命地往家裏跑，懷裏却抱着他那

備大碗、

禿頭的老莊稼漢看見糞堆上掉下了破羅筐他爸的一個碟子和一雙筷子，他乘着大夥兒慌里慌張的這個時候，連忙偷偷地把碟子和筷子拾了起來，塞進褲腰裏去。

禿頭的老莊稼漢却把自己的碗筷交託給另一個老莊稼漢，然後轉身子朝着破羅筐他爸跑去的路上拼命地追，一邊嘶破嗓子嚷：

「當心摔倒了碗片刺進你肚皮裏去呵！」

破羅筐他爸好像沒有聽見有人在後邊嚷，還是抱着他的碗拼命地往前跑。

好不容易才跑到了家，端碗飯出門去的時候是閒悠悠的，跑回家來可費了不少的腿勁。

在被落的小院子裏，已經圍了不少的人，那隻大母馬正躺在一棵院子裏的枯瘦的石榴樹下

瞪着兩隻大眼睛呻吟。破羅筐真有他的悠閒心腸，還坐在院子角落裏的一個石墩上吸早烟呢！

破羅筐他爸心裏暗暗地生氣：「這小子近些時來有點邪氣，也學會了吸烟，一點也不知道節省

。瞧他那個鬼模樣，母馬養在馬厩，好像就不干他的事似的！」

破羅筐他爸分開人圍走進了院心，他把碗放在一邊，連忙把拴在木椿上的繩子解開了，好

讓母馬得到一點自由鬆鬆氣。他看見母馬的眼睛都被痛苦的火燒紅了，母馬在半昏迷中喘着氣

，聲嘶力竭地呻吟。爲了找一劑藥，他讓母馬墊地，他在院子裏兜了一圈，又拖進屋去

一次，但是連半根麥穗也沒有剩下的，於是牠大聲地吩咐着破籬筐：

「到別家去要些麥穗來！」

但是破籬筐連頭也不抬起來，却在敲掉烟灰，另裝上一斗烟吸了起來。

破籬筐他爸爸得沒辦法，只好從低矮的屋角上抽下來幾大把腐蝕了的帶泥巴的陳年麥穗，放到母驢的屁股邊去。

經過好一陣子的時間，母驢才顫抖着身子把驢娃養了下來。破籬筐他爸爸雙手戰戰兢兢地接住了驢娃，驢娃滿身都是血水，母驢在昏迷中爬起身子來，車轉大身子來用舌頭舐着驢娃的帶血的腦漿，身子和腿，而且舐得那樣的溫柔，那樣的喜愛。

不知道什麼時候，水獺他媳婦從草房裏提出了一桶燒熱的水，叫道：

「破籬筐他爸，洗吧！」

站穩院子裏的人大聲地笑了起來，有聲在嗎？

「水獺他媳婦真是老行當囉，再過些天也得人家騰滾滾給她使用囉！」

「讓俺來！禿頭的老莊稼漢從人羣裏跑出來，替破籬筐他爸扶住了驢娃。

破籬筐他爸蹣跚過泡着胎本的冒着熱氣的一片血水，接過水獺他媳婦手裏的那一桶熱水，跑過來洗擦驢娃身上的血腥。

「把那堆麥穗生着火呀！」禿頭的老莊稼漢大聲地叫，好像這驢娃是他的一樣。

水獺他媳婦也不管人家笑話她，她像風般的吹進了草房子裏去，又像風般的吹出院子來，她還沒有染上血水的麥穗收集做一壇，擦根洋火把麥穗燒着了。

光禿着頭的老莊稼漢把剛洗過身子的驢娃雙手扶到火堆旁邊去，讓驢娃烤乾身子。驢娃被火烤得睜着眼睛，顯得很舒服的樣子。他那溼漉漉的皮毛慢慢地被烤乾了，身子顯得灰茸茸的。

烤過火後，禿頭的老莊稼漢就把驢娃扶着在院子裏兜圈子，訓練驢娃舉起蹄子走路。驢娃的四條腿軟顛顛的，走得歪歪倒倒的。當驢娃轉到母驢跟前的時候，母驢就伸長鬚子用舌尖舐一下驢娃的身子。

破羅筐他爸微笑地望着驢娃練步，牠走得很健呢！

禿頭的老莊稼漢在太陽下扶着驢娃兜圈子，已經累得直喘氣，禿頭上冒出點點的汗珠兒來，但是他心愛着這隻驢娃，並不願意撒開手。他帶着喘聲笑着叫：

「哈哈，這個長腿漢，將來賽得過一隻大公驢呢！」

院子裏的人也隨着哈哈地笑起來。

驢娃已經能夠站得穩了，禿頭的老莊稼漢這才撒開了雙手，用袖子拭着他禿頭上的汗珠

一種天生的本能使到舐娃往母親的身邊跑過去。一當鑽到母親的血水還沒有乾的後腿窩裏去吃乳。

水獺他媳婦的那個最小的男孩子，拖着屁股從人羣裏跑出來，蹲在母親的脚邊很賣味地望着舐娃吃乳。

「走開，你也吃你媽的乳去吧！」禿頭的老莊稼漢趁勢在孩子的光屁股上輕輕地踢了一腳。

人們又驟然簇了過來。孩子在大人們的笑聲中歪起小腦袋來，鼓着眼睛斜睨着踢他的

「老丁（癩） 瞧你頭髮還沒有長出來，你才得吃癩（乳）去呢！」

孩子罵着連忙往水獺他媳婦的身邊跑。人們的笑聲又像波浪般的接着喧騰了起來。

晌午已經過去很久了，院子裏的人們開了一陣陣的嬉地走掉了。禿頭的老莊稼漢把破羅筐從他爸扛到牛欄邊去，一邊走着一邊對破羅筐他爸低聲地說：

「嘻嘻 你的家運多好，又多了一隻好舐娃。俺瞧你也該給破羅筐娶個媳婦啦！」

「就想不到破羅筐他爸這樣回答他：

「就娶你家的八妞吧！」

說着他們就走到了牛欄跟前，牛娃子在木欄裏撞着母牛的乳吃，大概是吃不到什麼乳了吧。牛娃子在引長嗓子嗷嗷地叫。母牛却低着頭用着舌尖又憂愁又溺愛地舐着牛娃子的消瘦下去了的身子。

一看見牛娃子沒有乳吃，破羅篋他爹的臉孔又陰沉下來。

「不是說着好玩的，你的牛娃子瘦也要瘦死的，乾脆把牠賣了給俺吧，俺願意出一擔半錢。可是你對人家只能說是一擔啊！」禿頭的老莊稼漢討好地拍了拍破羅篋他爹的肩膊。

「老頭，你願俺可不願呢，你就是跟俺碰着頭說個幾天七夜，不中還是不中！」破羅篋他爹大聲地回絕。

「你就聽着聽餓死嗎？」

「餓死不餓死你老頭管俺個鳥事！」

「好，不出半個月，你的牛娃子準要死掉！」

「死掉了也不會賣肉給你吃，用得着你來瞎操心！」

「明天就要死掉，一準死掉！」禿頭的老莊稼漢憤憤地吐着白唾沫，一邊大聲地咒着，一邊大踏步地走出院子去了。

禿頭的老莊稼漢朝村子南頭的路上回家去，但是在路上每碰見一個人，就會站下來把對方

的胳膊拉直，用很嚴重的大嗓子說：

「嘿，你知道嗎？破羅筐他家裏剛才養了一隻野豬了呢！可是他家的那隻好牛犊却瘦得像一面棺材板，鼻孔流膿，就快要死了吶！」

要是聽見了一個老女人，他就會攔住了不讓她走，而且瞪大了眼睛說：

「當心你家的女娃子不要跟破羅筐混在一起，那小子眼睛紅眼珠的，快要瘋了呵！」

在那棵大皂樹下的古井邊，一個大姑娘正在井沿上轉動着轆轤提水，他摸了摸他自己的

頭，追了過去，在大姑娘剛提出井來的木桶裏咕嚕咕嚕地喝了幾大口水，而且用手掌盛起水來洗了洗他的汗涔涔的禿頭，怪聲怪氣地說：

「吓，你可不能跟破羅筐混，他快瘋了呵，你們這些大姑娘當心別給那小子纏騙啦！」

在一片被踏的嘴巴能縫成幾個大土坑的小草地上，有一羣孩子在滾着打着筋斗玩，他走前

插大嘴巴喊：

「嘿，野兔子們，可別到破羅筐他家院子裏去呀，他家發牛痘呢，染上了痘病要爛掉鼻子的！」

村子裏的人們都遠遠地站着，像望狗熊般的望着他，有的人在叫着：

「快領又快養羊痢瘋啦！」

「不，他清醒着呢，他的嘴巴却養得過一面大銅鑼！」

老頭遠遠地聽見有人狂咒他發羊癲瘋，於是牠揮着胳膊大聲地叫罵起來：

「你們這幫不肖的狗男女，張嘴就咒你們的爺爺，爺爺活得比你們強呢，一頓來地，每年百十擔糶社進糶倉，俺真的死了轉，你們就會爭着來嘗麥子肉！」

從那時候他家回到他自己的家門前，去拉四扯的足足走了一個來鐘頭，他本想乘機會在外頭溜騾一下該種種他家，却想不到反給人家罵他快發羊癲瘋，發瘋邊真是又氣又恨。

剛剛走近門邊，他就聽見有兩三隻黑老鴉正蹦蹦跳跳地在他的家門口爭吃着什麼東西，他趕忙跑上去把外幾隻黑老鴉趕跑了一嚇，吓，撒滿了一地的豌豆！

「咳，俺家出了條毒蟲，俺一輩子辛辛苦苦用兩隻手掙來錢一點家當，你們下輩子的人就能狠着心腸散了喇！他一邊怨聲恨氣地咕嚕着，一邊蹲下身子去一粒一粒地把撒滿地上的豌豆撿了起來，放進破袍兜子的衣襟裏去。

好一頓子，他硬算把地上所有的豌豆一粒粒地撿完了，然後傷風降陣，德安有布扣子的破汗衫的暗袋裏裏掏出一大把鑰匙來，把倉門打了開來，走進去先察看了各個囤子裏的糧食是不是照樣有他畫着的記號，察看了好一陣子，才放心地嘆了口氣，打衣兜裏掏出一塊錢，把囤子裏去，特地又在豌豆囤子上用手指畫了兩個連環圈。他心想也許剛才撒在門口的豌豆，是早上他量

出來交給他女人磨成豌豆紛攪麥糶料餵牛馬用的，不經心却給那小孩子偷出來饜煮老鴉坵。

當他從倉房裏走了出來，剛剛把倉門小心地鎖上了，一車轉身子恰恰碰上了他的大媳婦從堂屋裏跑出來。他的大媳婦一看見他，就連忙掀起衣角拭了拭嘴巴。他覺得有點蹊蹺，立即追了上去，看清楚他大媳婦的嘴巴還是油糊糊的。他心想她一定在家裏背着他暗吃了什麼好東西，於是他頓着腳厲聲地問：

『你這個賊丫頭！好，你瞞住俺偷吃了啥東西？』

大媳婦又連忙掀起衣角來拭了拭她的嘴巴，惶惑地望着他說：

『爹，俺啥也沒有吃呀！』

『不說？好！』他跑到牛欄邊去拿了一根打牛鞭子，又鬼鬼地衝了過來，『俺瞧你的肉發噉，不打你是不會說的！』

大媳婦看見他當真要打，她就由不得哭着嗓子說：

『這不關俺的事呀！』

『不關你的事，可關誰的事呀？說！』他把打牛鞭子在她的頭上虛擡了一下。

大媳婦舉起手來擋他的鞭子，却擋了一個空。她沉默了片刻，然後才吞吞吐吐地說：

『是媽把兩隻母雞剛生下來的兩個蛋炒了大家吃。……』

「娘的！你們都是條帶星！俺一把鼻涕一把汗地辛辛苦苦掙下來的這份家當都快要給你們敗光啦！」他氣憤得把手裏的鞭子扔在一邊，暴着鬍子筋大罵。

其實剛才撒滿在門口地上的豌豆，還是他女人幹的歪勾當呢，因為生怕他直走進堂屋後邊看見了她們在偷吃嘴，所以撒了一把豌豆好讓他慢慢地拾，而她們就可以想法子把油膩的鍋碗洗乾淨。

他忽然想起了他褲腰裏還藏着有他偷來的破籬筐他爸的碟子和筷子，就伸手到褲腰裏去掏，他繃了繃眉頭，只掏出一塊乾馬糞。他那偷來的碟子和筷子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丟掉了。這塊屎在他手裏的乾馬糞，是當他伸手到那糞堆上偷碟子的時候，順帶塞進褲腰裏去的。

大媳婦看見他從褲腰裏掏了半天却掏出來一塊乾馬糞，用奇怪的眼睛望着他。
被大媳婦奇怪的望着，他心裏更添上了一股子沒好氣，他憤憤地叫：

「把它丟進後院的糞堆裏去，多一分肥莊稼就旺一分！」
於是他一直衝過堂屋去，打算跟他的女人狠狠地吵一架。

第七章

是五月的季節了。

麥野由深綠變成了金黃，一陣風吹過，麥野立即掀起了金色的浪濤，一直掀滾到天邊。麥野駝駝地垂了下來，像懷着頭一胎的少婦，抱着丰實的肚子蹣跚着身子。風，是那樣頑皮而又慈愛地糾纏個不清，一陣又一陣地擦撥着金色的麥野。麥子經這熱烘烘的風無休止地吹得越來越成熟了，成熟得成了半透明的金黃，而且發散出來一種誘人的清香。

一個女人趕着一條牛在麥浪起伏的野地裏蠕動着，在麥浪的梢頭，只看得見那女人露出的藍色的頭巾在飄動着，和翹起的牛角在陽光下微微地閃着光。

黑老鴉和鳥雀們在村邊的樹林高枝上歡歡地叫着，它們都用着喜悅的眼光注視着遼闊的麥野，大概它們覺得麥子該「刈」了，在麥收的季節中，它們就可以飛落到麥野上飽餐幾天啦。

當黎明鳥在枝頭上唧唧——唧唧——地發出第一串叫聲的時候，破籬筐他爸就摸黑把鐮刀磨得晶亮。還沒等到那最後的一顆大星沉沒進天幕的時候，他一邊把那隻母牛從牛欄裏牽了出

來，套上大板車，一邊張大嗓子往黑洞洞的草房子裏叫：

「破籬筐，你這個大懶虫！太陽都快爬出地頭來啦，你還在打鼾呢！」

好一會，破籬筐才從草房子裏揉着黏糊糊眼睛走出門來。他剛才正在做着一個好夢，夢見他跟小桂花在金黃色的麥田深處仰着身子看天上的雲兒飄着笑着，正當小桂花小小的嘴巴咬着一根麥穗，含羞似笑地向她身邊爬過來。正在這美麗而又幸福的剎那間，却給他爸提高嗓子叫醒過來，心裏邊怪氣恨的。爲了發洩他心頭的氣恨，於是他叫嚷起來：

「真像隻黑老鴉，大清早就呱呱啦呱呱的，霉氣！」

「你打不打算趁這個好天氣把麥子收刈起來呀！」破籬筐他爸把一根三股木叉放到大板車上去。

破籬筐把眼睛揉亮了；望望東邊的發出紫光的天際，心想今天一定是個大熱天。他心頭的氣恨還沒有消掉，他故意跟他爸打架：

「今兒不收刈，明兒就死了嗎！」

「做莊稼的人都像你這個樣子哼，一年到尾就只該吃泥巴啦！」破籬筐他爸在大板車旁邊重新檢查一下牛軛，繩子和車軸。

「俺願意天天吃泥巴，但也不願意不到五更天就撐起屁股來呀！」破籬筐一邊叫，一邊就

跑到水缸跟前雙手捧出涼水來稀里糊塗地洗了一個臉。然後又用汗衫袖子抹了一個乾。

破籬筐他爸提着一個小油罐子蹲在大板車跟前給車軸上油。他沒有再去理會破籬筐，他心想：這小子越來越怪，近來常常愛跟做毛子的打整扭。在往常，這小子是比村子裏的年輕伙子要勤快得多的，但是近些時來却給鬼迷住了心，越來越懶得不像個人樣子！咳，他兩歲死了娘，俺用兩隻破籬筐，一隻破籬筐裏裝上鍋碗和爛棉被，另一隻破籬筐裏放上他，從鬧旱荒的黃河北邊的懷慶府挑着那兩隻破籬筐逃難到這塊地方來。辛辛苦苦的推過了整二十年，自己是爹也是娘，淚一把汗一把的把他養大成了人。在這村子裏的那一個人不知道俺是只靠了那兩隻破籬筐在這個小地面成家的呀！就是到了二十年後的今天，人家還是把他叫做破籬筐。眼看著孩子爬着長大了，就像樹苗長成了大樹，自己正想年歲老了，好在他這棵大樹下遮個涼避個風呀雨呀的，誰又想到他目前却變成了一個孑漢呵！俺這隻老牛四腿打顫快要在那棵樹下栽倒下去啦，但是他那隻壯牛却在田邊偷懶！咳……

破籬筐他爸蹲在車軸旁邊一動也不動，在黎明的曙光中，他睜大了眼睛望着二十年來一直掛在草房簷下的那兩隻破籬筐。那兩隻織滿了蜘蛛網和蒙上了一層厚厚的霉塵的破籬筐，雖然早已不中用了，但是爲了紀念那一段上千里的逃難日子，他是一輩子不願意把它們毀了的。記得有一個冬天，破籬筐想把它們從簷頭上取下來烤火，還給他痛罵了一頓。現在那兩隻破籬筐

然更加的破爛了，但是總還算保存着它們那原來的模樣，而經它們裝過的破籬筐他呢，不單外面變了模樣，就是連心也變了模樣呵！

破籬筐他爸想着想着，就由不得一陣心酸，淚珠兒從他的深深的鼻溝上流了下來，滴落到車軸上去。眼淚是澀的，又怎麼能夠使車軸滑動得了呢？

破籬筐看見他爸在給車軸上油，正好藉着這個機會坐在門坎上吸兩口旱烟。到了這個時候他才發覺到他爸一直蹲在車軸旁邊不動。他不耐煩地把烟斗上的烟灰碰淨了，把旱烟桿往腰裏一插，站起身子來伸個懶腰：先打了一個沒有睡夠覺的呵欠，然後憤憤地叫：

「怎麼啦，難道長了根嗎！要刈麥子就得趁早，到晌午太陽曬也會把人曬死的呀！」

破籬筐他爸深深地嘆了口氣，用袖子偷偷把眼淚拭乾，硬咽着嗓子說：

「把牛娃子拴在車後邊吧！」

破籬筐嘴巴裏雖然說要趁早到地裏邊去，但是叫他動起手腳來可又是慢吞吞的。他慢慢地走進牛欄裏去，把牛娃子牽出來拴在車後邊。

於是他們父子倆把牛車趕出院子去了。

破籬筐他家的地是在三里外的賈魯河下游的地方，他跟他的爸順着麥野中間的一條揚塵的車路走。老頭子坐在車軸上揮着一根繫有長繩子的鞭子趕牛，破籬筐跟在車後邊並不跟他爸說

一句話。老頭子不時地發出一兩聲乾咳，他比寂寞慣了的，就是不跟他孩子說話也沒有什麼。破羅筐伸手在路邊的田裏摘下來一支金黃得可愛的麥穗，放進嘴巴裏咀嚼着，大野是分外的寂靜，除了牛蹄和踐踏聲之外，破羅筐就只好傾聽着自己嘴巴裏咀嚼着麥穗的噉噉聲了。

破羅筐踩着車路旁邊的清晨的露水，露水打濕了他的破布鞋，他覺得腳上有一種爽快的沁涼，那支麥穗在他的嘴巴裏發散出來一股子醜鼻的清甜。那被牙齒磨碎了的麥粒，從他的嘴角上流下來兩道白涎，他把麥粒的皮壳吐掉了，舌尖一捲就把嘴角上的白漿捲進嘴巴吞落肚子裏去。

跟在車後邊的牛娃比前些時更加的瘦了，肚子兩邊的肋骨像桶箍般的顯露了出來。牛娃一頓一頓地往前走，說是在走，就不如說牠是被那根拴在車尾巴上的繩子拉曳着。牛娃也像破羅筐一樣倔強着性子跟在車後邊走。牠似乎知道從牠媽的身上是吸不出乳來的，因此連叫一聲也不叫。牠跟破羅筐一樣，覺得活着也沒有什麼多大的樂趣。而不相同的地方，就是破羅筐感覺到心靈上的飢渴，牠却感覺到沒有乳吃的飢餓。

太陽已經從河對岸的地邊上升了起來，它那赤色的光耀燦爛地四射到地面上，遼闊無邊的麥野立即反映出來一大片金輝，遠處深綠的林叢在灼耀着，縷在麥葉上，麥芒上和草葉上的露珠在閃閃地燦光。

破籬後他爸開始把母牛趕向賈魯河邊去，斜斜地穿過了一片榆樹的疎林之後，就到了賈魯河邊。賈魯河在腳底下嘩嘩地流着，他們就沿着河岸往南走。這沿濬河岸的土地是發着深黑色，母牛的沉重的大蹄踏在鬆軟的土地上，留下了兩長溜深深的蹄痕。破籬後他爸在車轆上懸緊眼睛往遠處望過去，他家的那十來畝地正像一隻丰碩的大肚子母牛，靜靜地躺在初升的陽光下。轟轟的一聲，破籬後他爸高高興興地在母牛的長角尖上打響了一個清脆的鞭響，於是母牛盡力地拉着空車往那片田地上奔馳過去。

破籬後他爸用力地拉住了繩子，「咧——咧——」地把母牛剎停了車，然後從車轆上跳下來。

破籬後落在遠遠的後邊，當他爸打響鞭響的那一剎間，他一跳就跳到車後邊把牛娃解開了繩子。現在他正牽着牛娃在那遠遠的河邊吃草呢。

「咳，俺真是老昏啦，就單單忘了車後邊還拴着有隻一牛娃，還不是他解了繩子，牛娃該擱死在地上啦！」破籬後他爸心裏罵着自己，也很滿意地遠遠望了他兒子一鞭，然後一屁股坐倒田隴上歇歇氣。

他含笑望着袒露在面前的他的十來畝地，駝駝的麥穗在沁涼的晨風中輕輕地搖曳着，他心想：今年的麥子該能收他個八九成呢！只要做這樣的好年頭，窮人也就愁沒吃的了！

好一陣子，破籬筐還是不把牛娃牽過這邊來。破籬筐他爸由不得生氣地喊：

「把牠牽過來呀，那邊的草就比這邊長的肥嗎！」

這樣一來，破籬筐才慢騰騰地把牛娃往這邊牽過來。

破籬筐他爸從田隴上站起來，打量着麥田該從什麼地方收刈起，然後就拿着一把鐮刀走下田裏去了。

破籬筐聽見他爸手裏邊的鐮刀已經開始哧哧哧見刈地麥子來了，但是他却不慌不忙地先在剛剛他爸坐過的田隴上坐下，把旱烟桿從腰裏拿出來，敲打火鏢燃着紙引，吸了烟。

破籬筐他爸彎着腰從麥叢的空隙裏斜斜地瞪了他一眼，心裏罵道：

「瞧你這個敗家鬼，倒像是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嘍，屁股一黏着土就只知道把烟吸個不停！」

破籬筐他爸是知道該怎樣節省的，他並不吸烟。把白花花金亮亮的銀錢吐成一陣陣青烟，那不是敗家鬼就是傻二蛋！

破籬筐吸足了烟，這才從車上拿出一把鐮刀，走到麥田裏來。他爸已經刈到十步以外遠了，麥叢從他爸的腳邊倒下來，金黃色的麥秆成堆成堆地橫臥在收刈後的濕潤的地上。破籬筐站在旁邊的一排麥叢中，吐了一口唾沫在手上，然後握緊鐮刀彎下身子去開始刈起麥子來。

老頭子已經刈到二十來步以外了，而破籬筐只刈到五六步遠。在破籬筐的腳邊，被刈過的麥莖不是有高有低，參差不齊，就是還留下有刈漏了的一根兩根麥稈，他是沒有心腸來好好地刈的。

還刈不到十步遠，破籬筐就直起腰幹來歇氣。他呆呆地望着面前的一片金黃得可愛的麥田，在那麥田中仰天躺着一個年輕女人，兩隻手臂交叉壓在她的丰隆的胸脯上，而且在含羞地望着他微笑。她那美麗的眼睛像海一般的深情，她那微張着的嘴，像滴血的杜鵑花一樣的使人憐愛，她那交疊在手臂下的胸脯像小小的波浪般的在鼓動。……破籬筐的心沉進溫暖的迷醉中了，他不由得低低地叫了一聲：「小桂花呀！」

正當破籬筐想要提起腿來往那片麥田上走去，忽然就聽見老頭子在三四十步遠接近田那頭的田甬上喊：

「破籬筐，瞧你在捉風捉嗎？到晌午的時候，生怕你都還刈不完半甬麥子呀！」

破籬筐渾身一涼，躺在那麥田裏的小桂花忽然不見了，咳，這原來是一個幻影！他不覺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緊接着他恨恨地想：小桂花那臭丫頭真沒有良心，轉了一個身就投到夾尾巴狗的懷裏去囉！她嫁都嫁了人，還想她幹啥！她已經是一個爛杏子了呀，肉裏邊已經長了虫！於是她憤憤地在手上吐了一大口唾沫，又彎下身子去大把大把地刈着麥子。好像他抓不到小桂

癩出氣，就只好把大把的麥叢抓住來逞狠。

破籬筐像瘋了般的刈起麥子來，不到半晌午的光景，他已經趕過了他爸多收刈兩隴地的麥子。太陽漸漸地熱了起來，他背上的汗已經滲濕了汗衫子，汗水像小河般的從他的額門上流到額骨上，一點一點地滴落到麥田裏去。他索性把汗衫子脫了，光着暴出肌肉來的脊背，又開始把鐮刀像風般的揮動起來。

破籬筐他爸已經坐到遠遠的田隴上去歇歇氣了。牛娃在牠媽的肚子下大概吃不到乳，已經跑到河邊去找嫩草吃。母牛在陽光下半隨着眼睛靜靜地站在車轅中間。被收刈後的麥田上飛來了許多黑老鴉在啄食着散落的麥粒。一隻吃飽了肚子的大黑老鴉，很悠然地飛到母牛的一隻犄角上，縮起一隻脚向着太陽張着一面翅膀，把長嘴巴掃進翅膀裏去搔癢。

破籬筐他爸從田隴上站起來，走向大板車旁邊去。那隻站在牛角上搔癢的黑老鴉聽見有腳步聲走近來，立即張開大翅膀往河面上飛去，飛了半個圈子，索性落到河邊去洗澡了。

破籬筐他爸把母牛從軛下解放了出來，讓母牛也到河邊去吃草。

「破籬筐，歇一歇吧！」老頭子在叫，他生怕他的兒子會累出病來。叫了這兩聲後，老頭子就躡下河去喝水去了。

等到破籬筐他爸喝過水後爬上河岸來，還看見他的兒子在彎着身子刈麥，隨着他那旋風一

般的動作，他那光脊背上的汗光一閃一閃地。

『歇歇呀！』老頭子第二次提高嗓子喊。

但是破籬筐一聲也不理會，還是揮動着他手裏的鐮刀。老頭子心想這小子真有點亂里瘋氣的，一得罪了他，他就偏着性子打盤扭！

遠處的麥田上，有人在揮動着「撥鐮」（註），撥鐮在太陽下闖出耀眼的白光。那個拿撥鐮的人是老癩，他那光禿禿的腦袋在麥稍上一滾一動的。那把撥鐮揮動得很快，不到半晌午老癩就把他家西半畝田裏的麥子刈光了。他起身得比破籬筐他爸還要早些，他爬起床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裏邊的十幾隻母雞都捉了來，用食指插進每一隻母雞的屁股眼裏去，探清楚了那幾隻母雞今天會生蛋，於是警告了留在家裏做飯往田裏送的大媳婦，那一隻母雞今天要生蛋，要是憑空少下一個蛋的話，他一定要用鞭子把她抽出血來的！然後他才命令着他的女人，孩子和他的暫時僱用的短工黃老五，趕着大車來到野地裏來收刈麥子。

在老癩的背後，黃老五吃力地推着一個大網筐，大網筐上裝滿了麥子。黃老五一邊跟在老癩的背後使勁地推着大網筐，大網筐底下的木輪在吱呀抽叫，一邊他用嘴角咬着斑白的鬍子。

（註）河南鄉間比較大戶的人家，都是用一種雙手執的長鐮刈麥，長鐮安在一個畚箕形的箕口

邊和刃下的麥子都落到箕子裏去。

「噓，你聽！」老獺停下攔鏟，往前前的麥梢上伸出一隻手來遠遠地指着正在賣勁刈麥子的破籬筐，帶着嫉妬的口氣說，「那小子比一隻公牛還逞狠哩！」

黃老五勸停下脚步來，他由不得大聲地喊了一聲：

「喂破籬筐！」

經過一喊，破籬筐立即直起身子來，用手背揮掉了額門上的汗珠，往左轉邊的麥田遠遠望過去，原來是黃老五。破籬筐跟黃老五是最玩得來的。現在他一看見黃老五，就毗開了牙齒笑，好像他那半晌午以來的不痛快，都在這一笑之中趕跑得一乾二淨。

「破籬筐，你真中呀，公牛也養不過你的勁兒呢。俺瞧你爸也該給你娶個媳婦來報償你的辛苦才是哇！」黃老五總是愛跟破籬筐開開心的。

破籬筐心想只有黃老五深知道他的心事，小桂花已經嫁人啦，還有什麼嚼舌根的？因此他氣憤地罵了對方一聲「黃獺狗！」而且狠狠地吐了一口白沫，又重新彎下身子去揮動鏟刀。

在廣茫茫的黃金色的麥海中，到處都浮動着人們的腦袋。有田有地的人家在忙着收割麥子，沒田沒地餓窮著人家就趁着這個豐收的「麥天」，挨媽索子的跑到野地裏來檢麥穗。在發熱的陽光下，廣茫茫的麥海中，到處響動着鏟刀聲，牛的哞哞聲，女人的笑聲和孩子的叫聲。

在老獺的麥田上，水獺他媳婦的大孩子和二孩子，跪在黃老五推着的籬筐後邊檢麥穗。大孩

子檢着檢着就伸手到網筐上去抽了一把麥子。黃老五向他們嘖嘖嘴，暗示他們把手腳放乾淨一點。

第二個孩子看見他哥哥一伸手就抽出一大把麥子，於是他也大胆地把小手伸到網筐上來，怪貪婪地盡量把麥子攪得大束些。老獺想跟黃老五說什麼話，忽然回過頭來，一眼看見小孩子在偷他網筐上的麥子，立即放下手裏邊的撥鏟兇兇地追過來，把兩個孩子嚇得直往遠遠的田隴那邊跑去，第二個孩子在田隴邊的麥根上絆跌了一跤。

「你娘個兔崽！爺爺辛苦了一年，好像該由你們來把麥子收完似的！哼，再敢踏到俺的地上來，就把你們的小狗腿敲斷！」老獺揮着拳頭大罵，立即他又回過頭來，氣咻咻地對着黃老五說：

「你的眼睛放到哪裏去了嗎？小孩偷麥子你也不管管！」

「俺是替你拾糧食，又不是替你看管麥子來的！」黃老五把嘴臉笑成歪歪扭扭，滿不在乎地說。

「你，哈呀，麥子收起了又不是你的，是不是？」老獺狠狠地叫，「黃老五，俺家收完麥子，就請你土八拖西瓜——連滾帶爬吧！」

「該，窮人家孩子」一年才檢你一次麥子，還不是黑螞蟻烤火一圈子嗎——小手！」黃老五

覺得窮人家在這「麥天」連檢帶偷點麥子也不算過分的事。

「嘿，小手？莫不是你這老頭子跟水獺他媳婦懷川上孟縣——對路啦！」老獺嘴巴在全血噴人！

「哼，真他娘的小氣！你苦幹到老，還不是一堆黃土把你掩埋了事！」黃老五低聲咕咕着。

老獺看見黃老五不跟他再纏扭下去，就又車轉半個身子去對着在麥田裏檢麥穗的他的女人和孫子喊：

「人家偷麥子來哩，你們去閉着眼睛裝死！」

老獺是不讓他家裏有一個人閒着的，他家田裏刈漏下來的麥穗，就叫他的女人和剛學會走路的孩子檢。他的兒子在家裏的時候愛偷懶，就跟老獺合不來，去年冬天到開封省城裏去拉洋車去了，却把一個年紀輕輕的媳婦放在家裏守活寡。

其實再窮苦一些的人，都知道老獺是一個吝嗇鬼，誰也不願意到他的麥田裏來檢麥穗。要是人家把他田裏的麥穗檢回去，他是會跑到人家家裏去叫着跳着把檢來的麥穗要回去的。

不一會兒，水獺他媳婦的兩個孩子繞個圈子就跑到破籬筐的麥田上來。

「破籬筐，你刈得真快呀，就像一隻吃麥子的大蝗虫似的呢！」大孩子走到破籬筐的跟前

想要說幾句討好的話也說不好。

「你才像一隻蝗虫，東飛飛西跳跳的！」破羅筐揮了揮汗叫，「滾開些，要不俺的鐮刀會把你們的狗腦袋割下來的！」

兩個孩子離開了一點，就彎下身子去檢麥穗。

破羅筐直起腰來歇歇氣，看着兩個孩子在檢麥穗，在寂寞中他想隨便跟孩子聊幾句：

「你們的娘呢，怎麼不到地上來呀？」

「俺娘嗎，害病嘍！早上還跟俺倆出來，半道上又轉回家去了。」

「你們的妹妹呢，病好了些吧？」破羅筐索性坐在一堆剛割下來的麥堆上，拿起旱烟桿和火鏟來吸烟。

「她呵，吐出來的氣多，吸進去的氣少！」大孩子的眼圈紅了紅。

破羅筐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他吐着帶着濃辣氣味的淡青的烟。太陽已經快挪到天中心了，他爸正在把割下來的麥子細成一細細。

當破羅筐他爸把地裏邊的麥子一細細地往大車上裝的時候，破羅筐就往河邊走去，他打算到河裏去喝幾口水和痛痛快快地洗個澡，然後跟着大車回家去吃晌午飯。

他跨下了河岸的斜坡，剛剛跳過河灘上的一片鳳尾草，就突然看見有一個戴着淺藍色頭巾

的年輕女人，像一雙水鷺般的站在淺水裏洗腳，她提起褲子，把豐滿而結實的兩個腮肚子露出來。

那年輕女人一聽到後邊有沉重的脚步聲音走來，驚慌地回過頭來，當她一看見走下河灘來的是破籬筐，她的臉突然緋紅起來。那提着褲子的手立即放了下來，把腿肚子遮住，兩隻褲筒在水裏泡壞了。

破籬筐再不得楞住了，他的眼睛瞪得像一隻受驚的牛娃似的。他想到那年輕女人喊一聲「小桂花」，但是他只吞了一口發乾唾沫，默默她用憤恨的眼光望着她。

小桂花垂下頭去，她那淡藍色的頭巾的一個小角，在微微的河風裏飄動着。她用惶惑的眼睛望着腳底下的淺淺的流水，任褲筒在水裏泡個稀濕。爲了要鎮壓心頭的不安，她故意彎下腰去，摘起一片綠色的薄薄的水草，放到嘴。上緊緊地銜着。在這個時候，河面上除了遠處有一兩隻張着白帆的船在迂緩地滑動之外，是一片深沉的寂靜。她的心迷亂得像一繩子繭絲，尋不到一點頭緒。她想從淺水裏跳出來跑開，但是她的兩條腿却又顯得這樣的軟弱而感慄呵！

破籬筐抬頭望了鹽河岸上，河岸上是空寂寂的沒有一個人。於是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小桂花的身邊走。在那淺水邊，破籬筐低低地咳嗽了一聲。

小桂花慢慢地把頭抬起來。她的惶惑的視線漸漸到了破籬筐的鋒利的視線，就又把眉毛垂

下去遮住了她的眼睛，她的雙腿戰慄着，把淺淺的河水顫動起了微波。

「小桂花，」破籬筐乾澀着喉嚨說，「不，夾尾巴狗他媳婦！」

小桂花重新抬起頭來羞紅着臉望着他。

破籬筐的眼睛燃燒着一種憤怒的火光，但也藏着一種怨恨的陰影。他不說話，一切的話都包含在這又火熱又冰冷的眼光之中，他就用這眼光默默地譴責着她。譴責着她的背棄和不忠

○…………○

很久很久，小桂花才用兩隻手指把她的垂出頭巾來的髮髮塞進頭巾裏去，一邊咽啞着嗓子叫了一聲：

「籬筐！」

「唔？」他從喉嚨裏發出來這濃濁的響聲。

小桂花沉默了很久才又說：

「你不能怨俺呀，這是俺娘的主意呵！……………」

破籬筐突然暴躁起來：

「你死了吧！你娘是一個老昏甍！」

小桂花的眼睛漾動着淚光，她忽然把兩隻手掩住了變得蒼白的臉蛋兒，

「哭，俺又不是你家的老祖宗，是叫你來祭墳的嗎！」破籬筐迫前一步去，他的一隻腳重
重地踏進淺水裏去，把水花濺到她的褲子上。

「呵，你要叫俺怎麼辦呢？……籬筐，俺求求你……」小桂花更加傷心地嗚咽着。

破籬筐的心由不得軟了半截，他的眼睛滋潤了，眼前的景物一片模糊。他想跟她說幾句什
麼話，伸出手去輕輕地捉住了她的手肘，她的手肘隔着袖子還顯得那樣的潤滑。

小桂花連忙掙脫了他的手，她急急地舉起淚眼掃了一下河岸上。在河岸上的一個土墩上，
正站着一個人。她突然驚叫了一聲，立即從淺水裏跳了上來，急忙衝過他的身邊。低着頭斜走
過一片潮濕的河灘，往遠處的河岸爬上去了。只一會兒，她的影子就隱沒進岸上的一棵柳蔭後
邊。

破籬筐抬頭看見站在土墩的人是黃老五，黃老五正張開他的缺牙巴在對着他笑。破籬筐的
心裏好生不舒服，一搗好事剛剛要開頭，就給黃老五撞散了！他的眼睛都快冒出火，鼻孔都快
噴出烟來，他大聲地對河岸上喝罵：

「老黃獺狗，俺入你娘！」

「嘻嘻，沒有入成！」黃老五嬉皮笑臉地從岸上躍下河灘來。

破籬筐立即迎面衝前去，他揮動着拳頭要打黃老五。

「呢呢，不中打，不中打！」黃老五拖着腦袋直往閃處跑。

跑着跑着，黃老五忽然在一片濕灘上滑倒了，破籬筐趕上幾步，就是一腮，把黃老五踢得在濕灘上打了一個滾。

黃老五從濕灘上爬起來，個個身骨來求饒：

「破籬筐，俺一大把年紀的人堆，怎麼纏得起你的半拳一腳的嘍！」

「嫩的，俺挖你的墳了嗎？老是鬼纏住俺的腿！」破籬筐罵罵咧咧着大喘氣罵，但當他一看見黃老五爬在濕灘上滿身稀髒的怪樣子，覺得又生氣又好笑。

「俺是種極真的蛋，沒有長眼睛，冒撞了你這個小祖宗，好不好！」黃老五扭歪着臉擰着層的臉孔，罵他自己算陪罪。

於是破籬筐這才恨恨地離開黃老五跑到水邊去。

破籬筐脫掉褲子跳進河裏洗澡去了。黃老五從濕灘上爬起來，走到淺水裏去。

黃老五滿身污泥，他索性把汗衫和褲子一齊脫下來，光着乾巴巴的瘦身子，蹲在河裏把汗衫和褲子洗乾淨，然後把洗過的衫褲放到那片鳳尾草上去晒，好在太陽正火一般的熱，衫褲不一會就可以晒乾的。

破籬筐在河裏打起白亮亮的水花，他放開本領任來回游泳，一會瞎游到河心去，一會兒又

游回岸邊來。

黃老五蹲在淺水裏抹個澡，他憶年紀老了經不起河風吹，只抹濕了身子，就又爬上河灘來，坐在那片鳳尾草旁邊，看守着他的衫褲，提防着不要給風吹跑了。

破籬篋又一次從河心裏往岸邊游過來的時候，黃老五喊道：

「破籬篋，別再游了吧，俺給你脫件事。」

破籬篋游到岸邊來，站在過腰的水裏說：

「說啥鳥呀？」

「噫，俺要講你說的是小桂花哪！」黃老五又忙不了他的老像當——他從地上拿起他的旱烟桿，繞着火簾吸起烟來。他知道一提起小桂花，破籬篋脾氣再暴躁，也只好把耳朵貼到他的嘴巴上來聽他的話。於是他故意慢騰騰地吸着烟，用譏笑的眼光望着站在水裏邊的破籬篋，「就說小桂花再香些呀，好蜂也不採落花呀！」

「黃老五，你說話當心些，不要藉話來罵人，你知道俺拔根汗毛比你的腰還粗！」破籬篋在水裏掄動着拳頭威嚇。

「俺又不是跟你來比腰粗的，就當真給你打掉了牙，也只好往肚子裏咽。」黃老五話說得「軟」硬，「咳，糞桶還有兩隻耳朵呢，你就不愛聽俺老輩人的話！」但是他怕破籬篋跳上河

灘來退浪，他立即又把話轉了個彎子，「聽俺說嗎，世上沒有過不去的河，丟了小桂花，自有旁的姑娘會來嫁給你，你別把那個沒眼的珍珠瞎寶貝！」

這末了的幾句話倒還中聽。破籬筐心想小桂花嫁給夾尾巴狗，就好比臭豬頭給了爛鼻子的菩薩去享受，他並不稀罕。他那臉婆娘！

破籬筐還想再聽黃老五把話說下去，但是黃老五已經把汗衫和褲子穿好了，往河岸上爬，他回過頭來說：「俺走囉，要不老癩那老王八又要罵俺像懶豬，咳，還不都是爲了咱人家一碗飯嗎？」

黃老五一走，河灘上突然又癩寬下來。

破籬筐還想走上河灘來，忽然河面上有人在喊他：

「嘿！破籬筐！」

破籬筐回轉頭去一看，原來河面上鑼聲駛來一隻張帆的大船。一個光着上半截身子的人在船頭上揮着光膀子在喊他。

破籬筐遠遠地認出那船頭上的人是大水獺。大水獺把光膀子揮得更起勁：

「酒過來呀，俺託你一件事！」

於是破籬筐向深水裏游過去了。

大水獮用一根撐篙把破籬筐接到舢板。交和破籬筐一個小紙包，說：

「把它送到俺家裏去，告訴俺家裏的人，說俺這回得把船上的貨運到尉氏縣去，約莫半個月後才能夠跟下水船回來。」

破籬筐把小紙包用牙齒咬住，從牙縫裏發出聲音問：

「多少？」

「只四五塊錢，大半個月來還是少喝少賭積蓄下來的哪！」

「你不怕給俺吞了嗎？」

「兔娃要是吞得下豹子，請吞就是啦！」

「哼，在這水裏俺怕水獮，在陸地上水獮還逞啥能？」

「聽着響噠，呃，你家的麥子收了嗎？」

「還在收呢。」

「俺聽兩邊岸上的麥子都黃得像金子似的，今年該少不了一場豐收囉。」

「真是癩了王大戶的根，豐收可不是俺家的事！」

船已經走了很遠。破籬筐說聲「俺總不能跟你到尉氏縣去呀！」就滑開了大水獮手裏的撐篙，斜斜地往岸邊游過來。

破籃筐爬上河灘，還得往下游走了半里多路，才跑回到原來的河灘上。他也不管身上濕淋淋的，就穿上了汗衫和褲子，爬上岸來。

破籃筐他爸還在細着麥子往大車上裝，臭汗打濕了他的上衣，被汗水貼着衣裳的胸脯，是那樣深深地悶了進去。

破籃筐在野地上兜了一個圈子，本想把那小紙包交給大水獺那兩個孩子帶回去給他們的媽，但是怎樣也找不到他們。於是他只好順着另外的一條小路往村子裏走去。

第八章

麥子收刈後，村子周圍的村場上堆滿了山一樣高的麥穞。好像遍野的黃金都堆積攏來。

有的人家把麥子打過後，又在地裏把土犁鬆了種上秋糧——玉蜀黍和高粱。

在這大好的天氣下，曝曬在碾場上的麥子放射出來閃耀的金輝。

在連接着一個池塘的晒麥場上，一羣鷄和一羣鴨子貪戀着在晒麥場上玩。公鷄不再咯咯咯地，把母鷄帶到草地上去找吃的，它們想趁個機會偷啄幾粒香甜的麥子；鴨子也不再把頭鑽進水裏，屁股尖朝着天去吃塘泥，却跑到晒麥場上來跟鷄們湊熱鬧，而且也想趁個機會吃幾粒麥子。

老瀨親自在一棵槐樹下看守着晒麥場。在老槐樹下擺有一個涼粉攤子，賣涼粉的是鷄蛋壳，他那村東頭的舖子，由他的麻臉女人看着，因為麥收後人們都在村場碾麥子，他想藉這個好機會應時賣賣涼粉賺一筆大錢。

鷄蛋壳老是愛用姆指和食指撐住鼻子醒鼻涕。把個鼻子尖撐得紅溜溜的。

鷄蛋壳又是呼嚕一聲把鼻涕醒在手指上，鼻涕像一條黃色的笨虫般的從他的指間掉落到地

上，在他腳邊的地面上已經佈滿了黃鼻涕，他醒過鼻涕後，就用油帕子擦擦手指，然後又把濕帕子蓋在涼粉上。

「老癩吃一碗吧？」雞蛋壳想兜攬一下生意。

「幾個子一碗？」老癩問。

「人家是六個子兒，賣把你一碗就算五個子兒吧！」

「兩個子兒，而且要滿碗！」

「俺又不是做搶劫買賣，那兒賠得起這樣大的本！」

老癩心想吃他的涼粉，倒不如喝一勺涼水來得解渴些，反正喝涼水不花半個子兒。於是他坐到這邊的樹根上來，彎下腰從一隻水桶裏盛起一勺涼水來喝個痛快。這桶涼水是雞蛋壳捉來澆涼粉洗碗筷用的，現在倒給老癩喝起來，他由不得瞪了一眼對方的光禿禿的腦袋，叫道：

「俺好容易捉來一桶水，是要用來澆涼粉的呀！」

老癩喝夠了水，才抬起光亮亮的腦袋來長長地喘過一口氣，較復地說：

「你會喝酒吧？」

雞蛋壳摸不着腦袋，不知道老癩說的是什麼意思。

「枉你長了一隻酒糟鼻子！」

老獺吃了雞蛋壳，正得意洋洋地搖轉半個頭去，忽然看見一隻大紅公鷄帶着一羣母鷄一聲不響地在偷吃着麥粒。他氣得從樹根上直跳起來，拿起木耙就往晒麥場飛跑過去：

「娘的，繼續你博的肚子風乾了吃！」

那隻大紅公鷄和母鷄們吱呀地一聲驚叫，就四散飛跑。

但是當老獺重新走回槐樹下來的時候，那羣鷄又慢慢地一步一步走攏晒麥場上來。

老獺一坐落露出土來的樹根上，覺得汗濕的屁股有點發癢，就扭動着屁股使勁地對着樹根磨了磨，然後低着嗓子對雞蛋壳說：

「嘿，你知道嗎？破籬筐跟水獺他媳婦有一手呢！」

老獺聽人家說破籬筐在劉麥子的頭一天，會滾到過水獺他媳婦的家裏去逗留了好半天，他總想一個單身小伙子跟一個年輕的媳婦泡在一起，還會幹出什麼好事來嗎。他心裏硬想破籬筐跟水獺他媳婦一定有了那麼一手。因此他按捺不住心裏的氣悶，就順順當當地捏造了這樣的一個謠言。

「是嗎？俺聽破籬筐那小子就不像是個好人！」雞蛋壳一想起在春天裏破籬筐白吃了他的綠豆丸子不認賬的那回事，就由不得恨恨地澆上一些油，好讓這火燃燒開去，「那小子是三斧子都劈不進他的臉的，別人家的婆娘，倒給他去窩煖！」

「嘿，瞞着吧，刀趁利，火趁熱，大水獺回家來，就有一陣子拼殺！」老獺把眼睛睜得又圓又大地說。

「俺可盼望大水獺早些回家來，乾脆一尖刀把破籬筐湖翻了拉倒，引讓他腰裏跨着扁担——橫行！」鷄蛋壳罵着又打着鼻子醒了一把鼻涕。

從遠遠的轆麥場上走過來一個戴頂爛草帽的人，那人的尖尖的下巴和尖尖的鼻子，在爛草帽的陰影下像生了鏽的一把鑿子和一根鑽子一樣。

「喂，夾尾巴狗，來，吃一碗涼粉呀！」鷄蛋壳連忙對那個戴爛草帽的人打招呼，他一邊把濕帕子掀開來，用水洗了洗涼粉堆，使面前的一堆又圓又大的涼粉閃射出來一陣冰光，好逗引顧客來吃。

夾尾巴狗走到老槐樹蔭涼下來，他取下爛草帽搵着風。小河一般的汗水從他那尖尖的下巴和尖尖的鼻子上流了下來。

「快轆完了吧？」老獺掙起光禿禿的腦袋來問。

「快吔，就差那一點點的了！」夾尾巴狗喘着氣，指着遠遠的轆麥場上薄薄堆着的一片麥

把汗拭乾吧！……鷄蛋壳悻悻好心地把那條蓋涼粉的帕子拿來給夾尾巴狗拭汗。

當夾尾巴狗把汗拭乾了交還帕子的時候，鷄蛋壳笑着問：

「先來一碗涼粉吧，吃下一碗會涼到心裏去的哪！」

「不，俺是跑到樹下來歇歇涼的！」夾尾巴狗找到一條樹根坐下，把手裏邊的爛草帽摺得更加起勁。

鷄蛋壳憤憤地把那剛給人拭過汗的手帕又重新把涼粉蓋住了。

夾尾巴狗，俺告訴你一件稀奇事！——老獺歪着嘴巴眯眯眼說，「嘿，破籬筐跟水獺他媳婦勾搭上啦！」

夾尾巴狗愕然地望着老獺，半信半疑地問：

「應，你這南瓜長態的光腦袋，給他倆墊過腰嗎？」

「俺好心好意告訴你，你却跟俺放起狗屁來！」老獺年紀雖然老了，但是比起夾尾巴狗，身體倒還壯健得多。他把木耙拿起來，兩脚跳過來罵，「說話得當心些，要不俺把你掀倒在地，上當麥子耙！」

「呃呢，幹啥這樣冒火呢，俺是說說好玩的呀！」只要對方用點狠勁，夾尾巴狗很容易就會軟下來的，「破籬筐那小子嗎，你佬告大水獺去，讓大水獺好生治一治他！」

但是夾尾巴狗知道老獺是一嘴兩舌頭的，他雖然也討厭平日裏破籬筐橫蠻，不過他更怕

老癩把他的話傳到破籬笆的耳朵裏，吃不消破籬笆像鱷兒大的拳頭，因此他連忙又把話打住了。爲了怕老癩夾纏個不清，他藉口說要趁早把他家的麥子碾完，就跋腿往那邊的碾麥場跑去

了。

「娘個屁！一輩子都是夾着尾巴跑的！」老癩在後面恨恨地罵。

一羣孩子跟在黃老五的屁股後邊，就像一隻老母猪帶着一羣小黑豬似的往老槐樹下走來。黃老五一走到槐樹下來，就坐在一條大樹根上。雞蛋壳瞧不起他這窮鬼，並不開腔來向他搗攪生意。黃老五在腳邊放下一束草，正在編織叫哥哥和蟋蟀一類的小玩兒。孩子們圍在他的腿邊楞頭楞腦地望着黃老五手裏快要編織成的一隻叫哥哥。

「哎，這叫哥哥送給俺好嗎？」一個孩子用渴求的眼光望着黃老五說。

「那個請得起來一碗涼粉，俺就把它送給誰。」黃老五故意爲難孩子們說。

孩子們沒有一個請得起黃老五吃一碗涼粉的，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誰也沒有一個子兒。

「黃老五，你年紀一大把了，怎麼總像一個老孩子似的？跟小娃們混得有點好笑！」老癩在旁邊繼續了辯詞。

黃老五斜睨了老癩一眼，沒有說什麼，還是低着頭專心專意地編織着他的叫哥哥。

「嘿，黃老五，」老獪挪近了一下身子，裝得很嚴重的神氣說，「被籬筐跟水潑他媳婦幹上啦！」

「鬪！」黃老五由不得把手裏的叫哥哥放下了問，「怎麼，他們打架嗎？」

黃老五剛剛把叫哥哥放在大腿上，就給一個孩子伸手搶了去，一翻身，那孩子就飛跑開去。他的小同伴們驚叫了一聲，都氣憤憤地追了上去，在不遠的一片麥場上變成一堆打鬧起來。

「打架？」老獪故意捏笑喚子叫，「嘿，他們打的可是風流架呀！」

「老獪，你又在囉嗦舌根啦！先請你到屋脊上去拉泡屎——亮亮眼。破籬筐是不大好惹的，當心他會敲破你的光腦壳！」聽到老獪在誹謗他的好朋友，黃老五心裏就打了一個老不高興的結，他嚴厲地警告對方。

「嘿嘿，原來你是他的小舅子，早知道哩，俺也就不當着你的臉說這個實話囉。」老獪的嘴巴熱辣得像把火。

忽然，晒麥場上的大紅公霸叭的一聲叫，原來它看見鴨子們在偷吃麥子，故意驚叫起來壞鴨子們的事。

鴨子們嚇得張開翅膀連飛帶跑地落進他塘裏去了，而且高亢地嗚嗚地叫，表示它們的氣憤。

「爛肚子的，一味偷吃俺的麥子！」老獺拿起木耙氣咻咻地趕到晒麥場上去。

忽然老獺在晒麥場上的熱太陽下呆呆地站住了，他的嘴巴張得挺大，直打噴嚏，眼睛朝天翻呀翻的，緊接着他那握着木耙的手打起哆嗦來，另一隻手舉了起來，好像驚異地指着天邊一朵又高又大的白色浮雲，他的兩條腿軟得有點支持不住身子了。

「呵，他在發羊癩瘋了吧！」鷄蛋壳喊。

「不，他是在氣那羣鷄鴨呢！」黃老五滿不在乎地說，心裏却在罵，「好報應，好報應」

正說着，忽然老獺撲通一聲仆倒在晒麥場上。等鷄蛋壳過去一看，老獺已經在地上滾了一圈子，鼻孔咻咻地呼着粗氣，嘴角上吐出白沫來了！

「哎的，不好啦，老獺發羊癩瘋了呵！」鷄蛋壳大聲地向着四邊叫。

在附近曬麥場上做活的莊家人，都放下他們的叉子和耙子，急急慌慌地跑攆了過來。

老獺在地上滾着，嘶聲地呻吟着，渾身哆嗦得像掉進冰窖裏一樣。他的腳滾激烈地抽搐着，他的手想抓件什麼，但什麼也抓不到。他的牙齒在地上濺出血來，他的禿頭和下巴已經擦傷了。

老獺從晒麥場上慢慢滾到油塘沿邊。黃老五連忙跳了上去，攔阻住不讓老獺掉到油塘裏。

「老癩總在這大熱天裏洗個澡呢！」黃老五笑着說，心裏邊却在罵：「想死嗎，就下水去！」

本來是緊張着的莊稼漢們，忽然給黃老五的話逗得哈哈大笑了起來。

大家都知道羊癩瘋是下不得水的，一下水就只有死！於是大家你一手我一脚地把老癩從池塘沿拖回到晒麥場上來。

「弄點「青」放到他嘴上呀！」有誰在提醒大家。

黃老五拔來了一束青草，放到老癩的吐着白沫的嘴巴上去。老癩很歡地一口就咬住了那束青草。

「哈哈，你真像一隻餓慌了老公羊哪！」黃老五還在開玩笑。

雞蛋壳早就跑回去守住他的涼粉攤，他怕給哪一個毛孩子把涼粉偷吃了。爲了表示他對這件事也很關心，便在老槐樹下提高嗓子喊：

「你們那一個跑到老癩他家去告駝一聲呀！」

莊稼戶把高粱和芝麻都播上種子了。

麥子豐收了，破籬笆和水獺他媳婦的名聲也豐收了。莊稼人男的女人老的小的，談論起麥

子的事，同時也談論破籬篳和水獺他媳婦兩人之間的事情：

「明哈，近十年來都沒有碰上像今年一樣的「春豐」呢！呢。破籬篳跟水獺他媳婦的「連理根」，不等大水漲回來是拔不掉的呀！」

村子東邊的曠野上，那剛剛收刈過麥子的田地裏，已經搭好了一座高大的戲台。因為今年「春豐」，村子裏邊的大家小戶，都捐了錢，湊成一筆不小的款子，請一台戲，連唱三天來酬謝天恩。

在一個傍晚，從長葛縣請來的一班越調戲班已經到村子裏來了。年輕的莊稼漢和孩子們都跑攏到一座龍王廟裏來看戲班裏的坤脚。那些坤脚們辮子上繫着紅繩子，走起路來屁股一扭一扭的，夠迷人的哪！

那些男戲子的前半個腦壳，都剃得烏青烏青的，遠遠望過去，好像是一羣青頭鴨子似的，使人看了覺得很好笑。

老漢和老太婆們雖然眼睛和耳朵都不大中用了，但是知道要唱戲慶賀豐年，眼睛和耳朵都好像清醒了許多，軟癱瘓的嘴巴樂得合不攏來；女人們從蜘蛛網和煤煙封固的大箱籠裏，拿出年輕的時候陪嫁的鑲有大花邊的衣裳來，晾在太陽底下消散一些毒氣；姑娘們爭着從買婆的賣籃裏拿出一塊塊軟繩子，一塊塊脂紙戲裝裝裝裝來，預備唱戲就訂扮扮扮扮漂亮亮亮到戲台前去。

看戲，不，她們的主要意思，還是要叫男兒們的眼睛都集中到她們的身上，使她們食錢，使她們餓渴；孩子們從天剛剛亮到天黑，都廝守着曠野的戲台，就是吃飯，也是要把飯碗端到戲台邊來的，他們盼望開戲，就好像老太婆盼望着母鷄生蛋一樣的熱心，他們之中有的孩子哭着迫着他們的媽，把剛剛替他們縫製好的新衣裳穿到身上，先到戲台邊來炫耀一番，而且撅着嘴巴，不讓旁的孩子接近身邊來。

這豐收後的村子好像瘋狂了起來，就是過新年也沒有來得這樣的緊張，這樣的熱鬧。尤其是王大户的家裏，大大小小都忙碌着殺豬宰羊斟酒炒菜地，請有錢人家的客，因為他家今年的收入起碼可以增加一半。是呀，你看天空藍得像一面無邊的大海，你看麥收後的原野袒露出健康的赤褐色的胸膛，你看賈魯河掀滾着波浪，在歡歡地流着，那河面上張着白翅似的帆船，像飛一般的高高興興地行駛着。……

隔天一清早，四鄉裏的小販都挑着他們的小食担子趕到這曠野的戲台邊來，各各佔了一個適當的位置。其中有的賣炒涼粉，有的賣「花花糖」，有的賣豆沙糕，有的賣綠豆湯丸子，有的賣花生和紙烟，把個曠野點綴得像一個大市集。雞蛋壳以當村買賣人的優越權利，在緊近戲台的地方搭了一個小涼棚，賣綠豆丸子又賣涼粉。而且把他的麻臉女人安置在涼棚下的一個偏角裏賣香烟和絲烟，香烟是可招攬那些年輕伙子吸的，絲烟却可以賣給年老的莊稼漢。他想年輕

伙子多半是愛菸包，買根香烟刁在嘴角上。在女人面前顯得自己多闊氣；而年老的莊稼漢大概心把他們家裏的粗葉烟吸膩了，換換口味吸一次絲烟也不算就敗了家，反正十年來才有這麼一次大豐收呀，花掉幾個錢又算啥呢！

在這些小販的中間，也夾雜着一個黃老五，他是花不起本錢賣吃的，好在他有一雙巧妙的手，用草葉子編織一些蟋蟀，叫哥哥，青蛙，小鯉魚，和用柳條，蘆管做成一些笛子之類的小玩兒，插在縛有麥穗的一根長棒子上，專做小孩子的買賣。他嘴巴裏很有節奏地吹着一支柳笛子，而且把麥穗的長棒子高高地舉在頭上，因此在戲台下遠近的孩子都能購得到他那各式各樣的小玩兒，要不從他們媽媽三裏邊爭出幾個子兒來買才怪呢！黃老五心想自己又沒有一畝地，豐收是人家的，收刈麥子的時候他給老嫗他家僱做幫工，麥收後又閒得手癢，反正閒着沒事幹，倒不如哄哄孩子的錢來過幾天好日子再說。

一上午，戲台上剛剛擺上戲箱子，還沒有把帳幕掛起來，村子裏的老太婆和媳婦們早就把長凳子搬到戲台跟前層層疊疊一列一列的排起來了。老太婆換了剛洗過的帶有泥漿味的衣裳，媳婦們穿着帶有木香和漆香的陪嫁時候的衣裳，尤其是媳婦們，更笑得像一羣生蛋母雞似的。

姑娘心裏雖然在歡樂中感覺到一種焦躁，但是不等到戲開鑼是不好意思跑到戲台前邊去的。

。她們家裏邊的人爲了安慰她們的心，先把長凳子搬到曠野上去了。他們在失掉了水銀的破鏡子前，又焦躁又細心地擦着粉和塗着口紅，而且把紅絨繩子一次又一次反覆地在辮子上纏好。於是東家跑到西家，南家跑到北家去兜圈子。跟同伴們在一起湊熱鬧；最好還是摘一朵剛剛開放的玫瑰花或紅薔薇插在後腦勺的辮子上，或插在髮髻上。你指點着我，我指點着你嘻嘻哈哈地打起趣來，他們用無羈無束的歡笑聲來等待着曠野上傳來的頭通鑼鼓。

一直到了午牌時分，一串鞭炮的脆響之後，戲才算開了鑼。

整個村子裏的人都被那震天價響的鑼聲吸引到曠野上去了，正像一窩蜂飛到野地裏去，村子就像一個空空的蜂窩了。

破籬筐陪着他爸在家裏邊給牛娃灌藥汁。牛娃近天來連草也不想吃，大概是因爲斷乳太早的緣故，忽然害了病，兩個鼻孔裏流出來兩股發臭的膿水。牠被拴在院子裏的一根拴牛石上，慌亂地踢着四隻蹄子掙扎着。母牛在牛欄裏伸長頸子哞哞地叫着，好像在安慰着牠的孩子不要害怕——害了病嗎就得醫治一下哪！

破籬筐使勁地把牛娃按倒在地上，他爸在用着一支鐵勺子從藥盆裏盛起大半勺的藥汁，剝開牛娃的嘴巴直灌了進去，一次又一次的。這藥汁滲有母牛的一些兒乳水，苦中帶有一點甜味，牛娃覺得吮嘯裏苦得難受，但舌尖上却又感覺得有點甜絲絲的。

給牛娃灌過藥汁後，破籬筐就給從曠野上傳來的戲籬聲惹得心癢癢的。於是他走進草房子裏去，換上了一身半新不舊的藍土布衣裳，把旱烟桿往頸領上一插就往院門那邊走去。

破籬筐心裏明明知道破籬筐是要到戲台邊去湊熱鬧的，却還問道：

「往那兒去？」

「俺不能悶死在家裏呀！往那兒去，還不是往野地裏看戲去！」破籬筐沒好氣地說。

破籬筐他爸一邊把直喘着氣的牛娃牽進牛欄裏去，一邊回過頭來警告：

「可別在戲台邊惹事呵！」

老頭子怕破籬筐在熱鬧的地方跟人家打架，他先點破一下，使他的兒子留留神。

而破籬筐好像沒有聽見這話似的，頭也不回地就走出院門去了。

破籬筐打着火鏟先吸着一斗旱烟，就一路朝曠野上走去。前邊的路上，一個用條泥漿染黃的布帶綁着麻袋的人。在這大晴天，那個人還綁着麻袋，破籬筐心想那小子是患了「中頭風」嗎！他急急地往前趕上去。

那人聽見後邊有匆忙的腳步聲，就連忙回過頭來一看。破籬筐認出那個人就是老癩。破籬筐前幾天就聽黃老五說老癩在曠地和老癩他媳婦的舌根。他正想加快幾步追上去給老癩一層難看的嘴臉。

老獺看見破籬篋在後邊氣兇兇地緊着跟上來。他就披開兩條腿急慌慌地往曠野的人叢裏跑過去了。

「嘿，當心羊癩瘋又要發作啦！」破籬篋在後邊罵了起來。

破籬篋走到曠野裏來一看，戲台上已經在演唱着「寶蓮燈」。

破籬篋那兒有心來着戲，他只知道一味在戲台前東竄西竄竄的，他想找老獺說幾句話，但是老獺好像躲進娘兒們的窟窿裏去了，連個影兒也看不見。

破籬篋在一個角落裏碰見了黃老五，因為黃老五手裏擎着他的那根麥稈上插有小玩兒的長棒子擋着人家的視線，就給看戲的人喝着戲的人喝着躲避到這個角落裏來了。

破籬篋和黃老五在一塊兒噴着烟，就像兩個隣家的烟窗在燒着火烟似的。他們在很簡單地談着話。

一個穿着得比較好看的孩子從大人的腿縫裏鑽出來，從黃老五的手裏買去了一支柳條笛子，也不管大人們的嫌惡，就在戲台邊咻咻呀地吹起來。

破籬篋和黃老五談了一會兒，脚步就慢慢地往雞蛋壳的涼棚下挪過來。

雞蛋壳一看見破籬篋走過來，就故意當着破籬篋的面往滾着綠豆丸子的鍋裏倒進去一大勺涼水。他並不盼望破籬篋來做他的主顧，只要破籬篋不來麻煩他，就阿爾陀佛啦！

誰知道破籬筐和黃老五就偏偏不走開，反而踏進涼棚來。

「先來兩碗涼粉！」破籬筐叫。

鷄蛋壳心想吃涼粉總不能添湯了吧！他一起前些日子破籬筐在他的店舖裏吃綠豆丸子的專，心裏還是恨恨的。但是現在破籬筐張嘴要涼粉吃，又不敢去頂住他，鷄蛋壳是知道自己的頭皮是頂不過破籬筐的硬拳頭的，因此只好服服貼貼地撇開其他的顧客不理，先用一隻帶窟窿的薄鐵篩子篩了兩碗涼粉給破籬筐和黃老五。

黃老五只吃了一碗涼粉就趕快散下碗筷，破籬筐却一連吃了五碗，現在又伸手要第六碗。

「喏，吃多了要肚子痛的呢！」黃老五連忙擺動着大巴掌。

「俺不怕！」破籬筐正吃得高興呢，一連地暈着嘴巴。

「再吃，再吃就花錢太多啦！」

「你賣了一上午的小玩兒，還愁沒有錢嗎？」破籬筐很不在乎地說。

黃老五真沒料想到破籬筐敲他這一手竹槓，他摸摸口袋，恐怕不夠還賬，連忙警告鷄蛋壳

說：

「你再篩，再篩就算你給他白吃的！」

「聽到「白吃」這兩個字，鷄蛋壳就好像被一塊大白頭槌着心窩還要難過。他把那隻碗順

手」去，就去進洗碗盥裝去了。」

吃過涼粉後，破羅筐就跟黃老五分了手，獨個兒往人叢裏擠進去了。

在戲台下的前前，擺着幾張朱漆的八仙桌。在八仙桌後邊坐着藍綢長袍套黑羅紗馬褂的王天順，靠在他緊旁邊，是坐着穿白綢衫子的花猪。她故意把帶着金鐲子和指環的手擱在桌子上，閃出一種炫耀的光彩，她那白晰的腮幫兒被朱漆八仙桌子的反光映照得微紅，她那塗着胭脂的頰骨和眼圈，紅得更加鮮豔，好像爲了撒嬌而哭泣過似的。她那水漾漾的眼睛好像剛從清水裏撈起來的兩顆光滑的烏卵石子，顯得那樣的大胆，那樣的光輝，那樣的喜悅，那樣的深情。

地頭神站在王天順的旁邊，拿烟倒茶的，一會兒揮手吹喝着慢慢擠近八仙桌邊來的莊稼漢，一會兒又彎下腰去諂媚地低聲問着花娘要吃什麼東西不要？在莊稼漢的面前，他顯得自己怪有身份的，在主人的面前却顯得自己多麼順從，多麼能幹。

皮猴却也坐在花猪的腳邊，他倒像是花猪的兒子似的，有的時候推推擠擠前來的莊稼漢們的大腿，有的時候又仰起尖尖的下巴來給花猪講幾句戲裏邊的故事和情節。

破羅筐在人叢裏擠來擠去，他覺得怪悶熱的，就索性把上衣脫了下來，搭在肩膀上，幌幌蕩蕩的。不久，他一幌蕩就蕩到了戲台的緊跟前，他橫橫地打從那幾張八仙桌子前走過。

地頭神想要狠狠地嗚嗚破籬筐一聲又不敢；但是在主人家的面前是不好顯得大軟弱的，他只好這樣喊了喊：

「破籬筐，快點跑過去罷，別擋了俺家的王老爺呀！……混帳，你敢亂擠一起！」喊着，地頭神就順勢在一個隔村的莊稼漢的背心上搗了一拳，把那個莊稼漢搗得跌進軟軟的人海裏去。

破籬筐只哼了一聲，還是橫橫地一步一步地走着。

皮猴一看見破籬筐走近八仙桌來，臉孔立即變成了紫色。他想起了這個走前來的小子跟他的表嫂竟有那麼一手髒事兒，眼睛就紅溜溜地快要冒出血來似的。他狠狠地瞪了兩眼破籬筐，但也沒有辦法，他心裏罵道：「哼，只要等到俺兄弟大水缸到家了，就要活活把你割了皮！」

花豬的眼睛忽然明亮起來，蕩漾出一種深情的光波。破籬筐像一陣風似的，掀起了她的美麗的眼睛的光波。她隨着破籬筐一步步的走前來，慢慢地移動着眼光。她的眼睛像海一般的深，像海一般的大胆，像海一般的熱情。她想用這眼睛的海去淹沒破籬筐的身子，去吞融破籬筐的心靈。……

她跟老嫗給的王天順過得膩煩透了，王天順的乾瘦得像老山羊的胸脯，使她噁心，王天順

的滿嘴巴吐出來的溼濁的臭氣，使她不敢開暢的呼吸。現在，慢慢地向她走前來的破籬筐這個小伙子，是村子裏邊的一隻發育得十分健旺的大牛犢。他那搭擱着汗衫子的肩膀，他那開始生出黑森森汗毛來的隆起的胸脯，他那粗健的頸子，簡直比得上一塊拴牛石。這些，都使她入迷，都使她感覺到一種飢渴，感覺到一種被慾火燒焦了心靈的痛苦。

但是只匆匆的片刻。破籬筐就從她的身邊走過去了，她的眼睛追隨着他的粗壯的後影。

破籬筐雖然沒有對她看一眼，但他是下意識地感覺到她是在注視着他週身的每一部份的。他昂着腦袋從她的跟前走過，一直等到他走到另一端的人羣，而再邁一脚就要擠進人羣裏去的時候，他忍不住突然回轉頭來，他的眼光恰恰落在她的眼光上，他發覺到她的眼光在渴求着什麼，他的嘴角顯露出一種不可見的自尊而又驕傲的笑，這笑僅僅是一抹淡淡的痕迹，旁的人看不出來，而她卻從深深的心底體會到這笑的。

她心裏這樣喊了起來：

「你這隻人熊哪，有胆量就把俺吞了吧！難道俺還比不上水獺他媳婦漂亮嗎！」

當破籬筐正要邁進一步擠進人羣裏去的時候，他忽然瞥見夾尾巴狗站在戲台旁邊。他由不得把頭往上抬，小桂花正跟着幾個小媳婦站在一條長板凳上，夾尾巴狗站在長板凳跟前護住小桂花。

小桂花梳起了一個飽大而發亮的髻子，髻子上插着一朵初開的野薔薇，臉頰上塗着淡淡的胭脂粉，上身穿着一件月白衫子。下身穿着一條柳條紋的褲子，腳上穿着一雙蝴蝶繡花鞋。她是光彩的新娘子，雖然出了嫁，但還保持着她當大姑娘時候的風姿。在那羣小媳婦之中，要算她最出色了。

破籬筐由不得在擁擠得緊緊密密的人羣跟前站住了。

夾尾巴狗陰陰地望着他，但是破籬筐並沒有發覺到。

破籬筐把汗衫子拭了拭臉孔上和胸脯上的汗水。一邊呆呆地斜睨着小桂花。小桂花驚訝地往下望了望他。但立即她的眼睛就放射出來一種胆怯而又怨恨的光芒，好像她用眼光默默地在譴責着他說：

「你這個死不娶臉的，哼，那天在河邊一轉身就又跟水獺他媳婦泡上了！」

破籬筐並不示弱，也用憤激的眼光回答她：

「你這枚爛杏子，還充什麼新鮮杏子上市！」

破籬筐的心裏雖然憤恨不過，但他是不願意就離開小桂花的。他爲一種隱隱的不滅的情愛，和一種像火花一樣燒心的憤恨所迷惑住了。他的眼睛沒有離開過小桂花的身子。

跟小桂花花在一起的小媳婦們，都用鄙薄的眼光急促地瞥了一兩下破籬筐，她們都生怕破

羅雲的睜光落到她們的身上。她們盡力地迴避他。但又忍不住用眼光對他瞥那麼一兩下。在她們的心目中，破繡筐簡直是一隻剛衝出半欄來的瘋牛。如果一偏不提防，就會給他用角掀倒的！

「噫，你看那個男人多叫人臨心！」花搭在衆人的後面，手拍了一下巴掌，她故意對那戲台上演男角的人這樣尖酸呀，眼睛斜斜地往破繡筐的身子投射過來。

破繡筐閃過半個頭來，恰恰接到花搭的嬌媚的尖酸的眼光。他心裏又氣憤又羞憤。他的頸子漲紅了，臉孔像一塊剛出爐的鐵，又紅又熱。

站在周圍的人們的眼光都惡意地落到破繡筐的身上。他用着堅實的手肘在人羣中排開了一條路，鼻孔咻咻地呼着氣走掉了。

第九章

村子裏和附近村子裏的一些中農以上的人們，剛剛從王府裏散出去。因為今年的年成格外好，麥子豐收，他們的倉庫裏眼飽了麥子，簡直像吃得太飽的懷孕母猪，肚皮拖在地上，樂得走不動路一樣。剛才，他們在王府裏商議了一上午，組織了一個聯莊會，以防止土匪來搶他們的麥子。最後大家一致舉出王天順爲聯莊會的會長。

王天順老頭也是到王府來參加商議的一員。大家都走了，只有他一個人還流連着富麗的王府。在商議的時候，他是很小心地傾聽着大家的意見，他覺得聯莊會這個東西早就應該組織的，甚至以後的世世代代，都應該把這個組織延續下去。他想他家現在雖然只有二頃地，但是誰敢說再過十年八年，他不也是跟王天順一樣的有幾十頃地，也建築起這樣一座大府第來呢！到了那個時候，自己就該蓄長鬍子當起老太爺來了，不，自己還得管埋着大家務的，要不自己家裏邊盡是錢帶星，修一鬆手歇歇氣，他們就會把家貲個精光呀！噫，說來說去，聯莊會這個東西是少不了一點的，省得辛苦了一輩子的，用汗水，血和老骨頭爭得來的一副大家業，憑白落到人家的

一個「搶」字！……………

當大家一齊推舉王天順爲聯莊會會長的那一剎間，他也跟着大家漲紅了頸子。揮着兩個拳勝說：

「中，中，咱們大家都誇王大爺的洪福！吉人天相，王大爺是一個天照星！」

現在他還不願意就離開王府，他在大廳上搔着自己的光禿禿的腦袋，仰起臉孔來端詳着大廳上的油漆發亮的大樑樑，端詳着每一扇鑲空花格的門窗，很自在地沉吟着，好像他正在熟記着王府裏的每一樣建築物，好讓自己將來也建造這樣的一座出色的大府第似的。

老顧東張張，兩望望，不知不覺就走進第二堂的石鋪院子。他穿過院心的金銀花架下，金銀花樹正，在盛開着黃白相間的金銀花。他歪歪地翹起光腦袋來望了望金銀花，心裏慨嘆道：「嘿，到底是家旺花也旺，真說是金玉滿堂哪，一點兒也不錯！」

正在老顧腦疼了腿，到處出神的時候，忽然有一個尖脆的聲音在叫：

「嘿，臉蛋腫脹的，難道想偷跑東西嗎！」

老顧一怔，當他看見坐在西邊的廂房的大花窗下的花豬的時候，他連忙走了上去，陪笑着說：

「王二奶奶，你嬌呀！偷？俺只能用眼睛偷罷了。不瞞，你們這院子照滿了陽光，不論是

根柱子「一塊石子，都像金造的一樣！」他用可笑的諂媚的眼睛盯住她。「奧昨的大戶人家，連大人都越長越漂亮呢！」他看出她的臉孔掠過一抹驕矜的微笑，就加重地說了一句，「是呀，二奶奶越長越漂亮，不嫌嫌種大姑娘們那一個不看着你就心裏發恨？呢？二奶奶，你真是俺村子裏的第一朵兒呀！就是那些軍機伙子們……」他突然把話殺住了。他心裏明白花猪是一個外賣肉膽的爛腦包，本來他聽說出就是那些年輕伙子們也給她透性的話，但是他怕會挨她的罵。

「呸！」花猪帶着一種不自禁的幸福的譏笑，把交盞在另一隻腿上的瘦尖頭的緞子繡花鞋，引起索輕輕地提動幾下。

老顏連忙轉了個身子說：

「聽呀，你家的瓦礫子都比人家的長得大些哪！」他指着「靈犀骨上的一隻張大了嘴巴的母。」

花猪嫌他「含糊」，她把眉頭皺了皺，故意用話刺他：

「你的羊癩瘋治好了嗎？」

「好極了！」他最高興人家提起他的羊癩瘋。他知道這個倒毒的病是一輩子也治不掉的。「當心它又要發作的！」她乾脆把話說得更尖利些。

「不會的，不會的！」他由不得渾身打了一個冷戰，但是他還是忍住心頭的難過安慰自己。他們之間沉默了下來。午後的陽光斜地照射到院子裏來，堂上東半邊的塵瓦，柱子和門窗煥發出來一層耀眼的金光，院心裏的金銀花架和東側小花園裏的幾棵碧桃樹，花上錦，投在地上，一層淡淡的陰影。花猪坐在這兩扇屏前的蔭涼下，一陣微微的南風吹動了她的輕薄的羅紗衫角。

她忽然用一種幽怨的聲調問老賴：

「你知道破籬笆跟水獺他媳婦當真幹下了那件事嗎？」

「這還用問嗎？付子寒那一個人不知道！」老賴這才喘過一口氣來說。

「他倆的事是你傳出來的呀！」她用眼睛凝視着他，表示不很相信。

「難道俺吃黃饅饌說白話嗎！」他摸了一把沁出汗珠兒的禿腦壳，開始抗議起來。

「說白話不說白話，俺怎麼知道？那麼，你怎麼能把池倆的事風傳得像黃鼠狼偷鷄吃那一樣的真實呢？」

「俺怎麼不知道！」

「說呀，你這老鬼怎麼知道的？你爬到她床底下去偷聽了嗎？」

「呸！俺年紀一大把啦，你這年輕人別糟蹋俺吧！」

她壓抑着痛苦，快樂而短促地笑了兩聲，立即又緊追上去：

「要不，你怎麼知道得那樣清楚？」

「那天，只要從野地裏刈麥子回來歇晌午的人，都知道破籬筐是空着身子往北邊的寨牆下走去的。水獺他媳婦，那個騷女人，却裝病在家裏等着他！……」

她聽到這裏，臉孔不由得紅了起來，她想起前些時候自己也是裝病跟皮猴……她不好意思再想下去。她用盡力量按住了心跳，屏息着氣聽老獺把話說完。

老獺把話頓了一頓，接着說：

「後來一個放牛娃子打從水獺他媳婦的窗前經過，還聽見那屋子裏迸發出來一陣嘩唧嘩唧呢！」

「那放牛的是誰家的娃子？」隨着這一聲吼叫，霍地從旁邊一支圓柱後邊跳出來一個漢子。

花豬和老獺同時嚇得一跳，當他們看清楚那跳出來的漢子，原來是皮猴的時候，他們才鬆口氣。

「又不是叫你在轎車上趕騾子的，猛不防鬼叫這一聲！」花豬翻着眼白厲聲地罵。皮猴把紅溜溜的眼睛瞪得挺圓，還是那麼大聲地叫：

『那放牛的是誰家的娃子？』

『皮猴，你野不過老娘的鞭子！再大聲叫，把俺老爺在書房裏驚動出來，老娘就要你跪在腳邊叫饒！』花豬咬着牙齒惡狠狠地罵。

『我怎麼知道呢？』老獺急急地辯解着，一那個娃子告訴了另一個娃，另一個娃子又告訴了另一個娃子，告訴來告訴去才告訴到俺的耳朵裏來的呀！』他吞了一口唾沫，刷亮了嗓子，對皮猴說，『你對俺發啥狠呀？你的表嫂偷了野漢子，有本領啐就直接了當去跟破籬筐算賬！』皮猴明知道自己惹不過破籬筐，但是在他的女主人的跟前却不願意示弱，他揮起一隻拳頭，惡狠狠地叫：

『瞧着吧，俺要把那小子活活搗死的！』

『去搗死他呀，誰也沒有拉住你！』老獺譏諷地笑了笑。

『你這老傢伙以為俺會放過那小子嗎！』

『就去呀，俺跟你去幫場！』

『走，一塊兒走！』皮猴踏上來兩步。

花豬突然從交椅上站起來，用手指尖觸着皮猴罵：

『看你這個猴樣子，先射泡尿照照你自己吧，去給破籬筐打死了，還要害老娘買副棺材掩

埋你呢！」

「走呀，怎麼又楞住啦？」老獺故意要皮猴在花豬的面前丟臉。

皮猴給老獺激得渾身發抖起來，他跳前來一把捉住老獺的手肘，也不：花豬在後邊叫喊，就氣咻咻地把老獺拖着往外走。

老獺被支猴拖得跟踉跄跄地出了王府的大門，穿過門前那片草叢，住一片雜木林的小路上走去。

老獺真沒想到皮猴竟敢去跟破羅筐拚一手，現在他被皮猴拖到紅木林的小路上來，一走完這條小路就是破羅筐的家。他這才焦急起來：

「呃，你當真要跟那小子過不去嗎？」

「幫場就得幫到底！」皮猴拚命地拖着老獺往前跑。

「呃呃，你不能等大水獺回來，兩個對一個的跟他算總賬嗎？」老獺被拖得連氣都快喘不過來了。

「走，一個對一個才算好漢！」

眼看著就快要到破羅筐的家了，老獺突然地把身子往後扯，停住了腳不願走：

「又不是王八拖西瓜，一滾一爬的！俺不願意幫你的場，肚子叫俺回家吃晌午飯去啦！」

皮猴不管死活的還是拚命把他往前拖。

「哎呀，俺不去，俺不去！」老獼怕同戶猴拔破籬笆狠揍一頓，他趁勢攀住了小牒旁邊的一棵碗口大的烏桕樹。

皮猴再使勁拖也拖不動老獼。

皮猴也怕去碰破籬笆的拳頭，他早就知道老獼會臨時抽腿跑掉了，他恨這老不死的傢伙當他女主人的面丟他的臉。

現在老獼不敢跟他去，正是一個發洩氣恨的好機會，他狠狠地在老獼的禿腦壳上擰了兩巴掌，攪得老獼直叫喊。

「娘的，你這個老壽種！」皮猴又踩了老獼一脚。

皮猴一鬆手，老獼就像一溜烟般的跑掉了。

皮猴覺得又好笑又生氣。他向着破籬笆的屋脊上很威武地揮了揮拳頭，車轉身，就往原路上跑回去了。

當天夜裏，在花猪的臥房裏點着一盞紅紗燈。

小桃子收拾過了烟槍烟燈，把玻璃紙糊的窗子輕輕地放下，而且關嚴了窗子，然後蹣手蹣

脚地跑出房門去了。

王天順脫掉了上身汗衫，捧着一支鵝毛扇子爬上檀香木的大床上去。

花猪在臨睡覺之前，還要梳理一下頭髮，她細心地在一下一下地專心梳着頭髮，頭髮像六月天的邊鳥雲般的披垂了下來，披在穿白紗羅衫的傾斜而潤滑的雙肩上。她對着一面鏡子，她驚訝着在鏡子裏的人雖然踏上中年，還是那樣的嬌弱而美麗；清秀的臉孔被紅紗燈映照得均勻的微紅，鼻尖上沁出像小珍珠似的汗粒，兩隻眼睛蕩漾着一種含淚的熱情的光輝。她一邊梳着頭髮，一邊細細地端詳着自己的面影，一種似幸福似驕傲又似憂鬱的心情，使她吐出來一種幾乎聽不到的微微的嘆息。

紅紗燈鏽紅了窗上的玻璃紙，也照著大床上光着上半截身子搖着鵝毛扇子的王天順，鵝毛扇子比他的胸脯還要大。他剛才抽足了大烟，精神好像很煥發。夏夜是這樣的熱，他怎麼能夠睡得着呢？

每當有什麼喜事的時候，王天順總是叫下人把臥房裏的紅紗燈點上的。今天是他榮任聯莊會會長的一天，這當然也是一件喜事。現在他在床上，藉着紅紗燈的紅光，靜靜地望著他的女人在梳妝台上梳頭，心裏在蕩漾着一種禁不住的慾念。

王天順轉過半個身子來，遠遠地用鵝毛扇子往梳妝台這邊擲來一陣陣的風。

花豬側過半個臉孔來，望了望床上的她的丈夫。王天順的肋骨像繩箍般的繃緊地顯露了出來，她望着望着就不由得嫌惡地皺了皺眉頭。

王天順看着他的女人在彎起兩隻手臂盤髮子，那隱藏在紗羅衫子下的兩隻乳子像春天的小草坵般的豐隆起來，他禁不住乾啞着嗓子說：

「快點兒吧，俺像六月天的魚般的快要乾死啦！」

她沒有理睬他，還是慢慢地盤着髻，而且在髻上擦着油。

「可憐俺快到半百的人啦，」他看見她不理睬他，故意顯出一副可憐相，「咳，你跟俺也過了十個年頭的日子，總得給俺生法鑿下一個承香火的人呀！」

「要一個承你香火的人還不容易嗎！」她並沒有回過頭來。

「呃？」他停下鵝毛扇子發呆。

「誰知道你是這樣的沒本領！」她把髻子盤好了，挪轉屁股，臉孔對着床上，「只要你戴一半邊綠帽子，要十個八個承香火的人都有啦！」

「瞎話！」他氣憤地叫，「像俺這樣一個體面的人，還能在人家跟前當龜爬嗎！」

「那麼，這是你的命呀，命中不帶「子是」，還能埋怨誰呢？」她用手摸了摸發亮的髻髮，嘴角上含着一抹諷刺的微笑。

「命命要是讓俺再穿這頓小房，包管「子星」一連的跑上門來！」

她使勁打聽了釘在她手背上的一隻蚊子：

「你這尖嘴也的老板子！區，死不認賬的，你把眼睛睜得一點，在老板的手裏可飛不起來的！」

「俺並沒有說疼你的手裏緊跑。」她輕輕地咳嗽了兩聲，「可是怎麼辦呀？總不能讓俺當個孤老頭子呀！」

「剛才的話沒有聽清楚嗎？」她防備的往下一躲，「乾脆對你說一聲吧：讓俺做野漢子去。」

「瘋子嗎？聽你在跟誰說話！」他氣得渾身冷抖，汗珠都快凝結起來。

她慢慢她走到窗邊，開了窗子，望着院子裏微白的月色的金銀花架，深長地吐了幾口氣說：

「還是穩穩了野漢子，不是便宜你這老狗嗎？人家出力，你可以抱孩子！」

他在床上氣得一聲也響不出來。

好一會兒，她才又把窗子關上，走回梳妝台前坐下，對着鏡子靜靜地照着自己那俏麗的影

子……

很久很久，他才在牀上翻了一下身子。哼了一口長氣說：

「算了吧，天不早啦，你也該上床來歇歇囉！」

「俺不困！」她仍然照着鏡子，連頭也懶得回一下。

「呵，好熱！該下場雨囉！」他搖着鴉毛扇子。

「該刮一陣大風呢！」她冷冷地說。

「上來，上來！」他從牀沿上伸出來一隻瘦乾胳膊。

「你睡你的，俺不願意睡！」她提起鴉籠在紅紗燈上擦油。

「咳，幹嚮這樣冒火呢？算俺說錯了話中不中？」

「你那兒有說錯話的時候呢！」

「錯啦：錯呀！你就貼俺一次吧！」

「噯，十年來俺還不夠體貼你的嗎？俺年輕輕陪着一個老漢睡覺，你自己替俺想一想！

己骨髓空啦，還埋怨俺不養孩子！」

「咳，人到了老境，想要個孩子的心當然很切，俺補藥也吃了不下百斤，醫地裏求神也

求了百十遍，孩子不來就是不來，有啥辦法呀！」

「那麼，你怨死怨活的幹麼！」

「俺不敢埋怨你，只埋怨俺自己哪！」

「可不是只好怨你自己頭上帶了個「孤老星」！」

「唉，孤老，孤老，給你叫起來心裏真是給尖刀挖着般的難受！睡覺吧，說不定這一夜」

過，俺就不再是孤老了呢！」

「呸！」

經過他再三的夾纏和苦求，她才勉強坐到床沿上去，但是還不算就上床睡覺。

「真也算虧了你，你總算對俺不錯呵！」他握着她女人的光滑的手臂，感到今夜裏第一步的滿足。一握到她的光滑的手臂，他的心又像雲兒在天上般飄動起來。

「呸，還是說說正經話吧。」她拿開他的手，「你想把聯莊會攪成啥樣子？」

「這嗎，先得問問大家主意再說。」他不願意在這個時候談起什麼聯莊會。

「瞧你這個死樣相！」她把眉頭一皺，「人家推你做會長，自己就得先來個主意呀！」

「睡覺吧，明兒再談它好嗎？」他懶洋洋地說。

「就知道睡覺，睡覺！要是今夜土匪圍了這村子，瞧你還睡覺不睡覺！」說着，她從床沿上站了起來。

他連忙把她拖住，仍然強着她在床沿上坐下來：

「談吧，談吧！呢——」

「你對聯莊會的主意怎樣？別再跟老娘裝蒜啦！」她重新拂開了他的手，怪正經地望着他。

他先打了一個呵欠才說：

「你說呢，俺的女軍師！」

「你真是一隻破吊桶，提了半天還是沒有一滴水！你一點主意都沒有，倒不如叫俺當會長呢！」她從牙縫裏發出笑聲。

「怕啥？吊桶破了有你來補嘛！」他又搖起鵝毛扇子來，「唉，快要把人熱死啦！」

「俺跟你說的正經話，你却一味打岔！」她恨恨地叫。

「哎，夜半更深的，別把下人攪醒呀！俺沒主意，你有主意不就得了嗎！」他這才安靜下來。

她想了想，說：

「今年的豐收不是好耍的，俺瞧土匪真沒准兒就會來打劫一場！」

「怕啥？俺家男丁有十來個，也有十來支「亮眼子」（註）！」

「人家是牛毛，你家是腿毛，人家的大幫「亮眼子」一來，你家的「眼子」就會「亮」不

成！」

「那你說怎麼辦？」

「聯莊，聯莊，有了事各村子連起來一同對付才中！再說咱們的村子富，幫自己多佔點便宜也應該。多派些外村的男丁夜裏在周圍放哨，咱們村子的男丁守在自己的村子裏邊，遠處一有動靜，咱們就先守牢自己的村子再說。……」她有道有理地說着。

他忍不住打斷了她的話：

「那外村的人不罵俺嗎？」

「罵？當個會長就得有這份權，這份便宜！最要緊的還是咱們的家，前前後後都得有人看守，把村子裏最結實的伙子都抽調來！……」

後院裏的大公雞第一聲啼了起來，紅紗燈也慢慢地靜下來。

兩天後，聯莊會的武力組織成立了。

整天順聽從他女人的話，把本村子的年輕的莊稼漢組織了起來，而且從這些年輕的莊稼漢之中，挑選出最強壯的幾個來輪流地看守他家的大門和倉房。反正這些年輕的莊稼漢差不多都

是王天驥的佃戶人家。只要他說出一句話來，他們是不敢不聽命的。

在東西南北四面的寨牆上，都日夜動工建造了一些小碉堡，由一些莊稼漢輪流地在碉堡上守夜。麥子收割後，高粱、芝麻、玉蜀黍都已經播了種，在這農閑的日子裏，讓他們守夜也不妨害他們的消閑的。每到夜裏，那些碉堡上燃起燈光，守夜的莊稼漢有的在拉胡琴唱戲，有的在賭牌九，有的在川花生或豆腐乾下酒猜枚，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樂趣。一年到頭，他們除了耕作田地之外，是不務副業的，因為每年的收成都比較富足，除了還糧還稅，還夠吃夠穿的，所以每年麥子收割後的農閑時候，他們都儘情地尋找快樂，現在他們不過把作樂的地方從家裏邊挪到碉堡上罷了。

在夜裏，只有那些家裏邊有媳婦的年輕莊稼漢最難熬的了。他們在半夜裏總是偷偷摸摸地爬下寨牆，往自己的家裏跑。

而最苦的就莫算是被指派到王天驥的家門和倉房附近來守夜的。那幾個最健壯的年輕伙子。除非到了有月亮的夜裏，他們圍擁在一起摸摸牌九之外，在其餘的黑夜裏，他們就只好偶然而坐在大門前的石獅子腳下，嚼着吸吸旱烟，低聲地聊聊天。

這天，破籬篋從四更天守夜到天亮，他背靠着王天門前的一隻石獅子上，胸前抱着一支尖利的紅纓槍。銀槍頭上的紅纓在晨風中微微地搖曳着。早晨的村子仍然在寂靜中，只有遠遠

的井邊傳來一陣幽幽的轆轤聲。他覺得渾身困乏，把腦袋垂下來，額門差不多快觸到紅纓槍的鐵尖上。

晝有金燦燦的門神的大門開了，但是破籬筐並沒有聽到開門聲。

從大門裏走出來花猪，她夜裏梳理過的頭髮又顯得蓬鬆鬆的，額子上的扣子沒有扣好，露出她那小片嫩白的胸脯來。她一眼看見破籬筐背靠在石獅上打瞌睡，就故意捏尖鬮子叫起來：

「喂，當心紅纓槍走了火！」

破籬筐一驚，額門一下子戳在紅纓槍的鐵尖上，一陣痛楚，就把他的瞌睡趕得乾乾淨淨。他覺得額門上痛得有點作怪，他用手一摸，紅沁沁的血！

他憤恨地望了望花猪，嘿，她撞了禍，還在笑呢！

到這個時候，花猪才看清楚破籬筐的額門上流了血。她低低地驚叫了一聲，立即車轉身子投進大門裏去了，只一會兒她又跑了出來，手裏拿着一個粉盒。

「過來！」她叫。

破籬筐還是鼓起眼睛望着她，一動也不動。

「嘿，你眞像俺家的石獅子呵，瞪着眼睛不會動！」她一邊說着，一邊就像一陣輕風般的捲到他的跟前來。

她打開粉盒，用粉撲子打算給破羅筐撲上一些粉止住額門上的血。

破羅筐額門上的血已經流落到眉尖上了，但是他把頭躲了躲，不願意給花豬撲粉。

「怕啥！大清早又沒有人看見！」她強着把手伸過來。

破羅筐握着她的手肘，當他觸到她的光骨的手肘的時候，渾身都哆嗦起來。他的鼻孔不受抑制地翕動着，貪婪地嗅着吸着她身上含有汗味的肉香。

她也深深地爲他的帶鹹酸的健康的身體所觸動了心，她幸福地微笑着，那怕這幸福是短促的，但是她也感覺到這第一次沉醉於結實的小伙子之前的欣喜。她大胆地對着他微笑着，這笑是多麼的俏美呵，她的額上散亂而微捲的流蘇像殘留着夜的痕迹，她的臉孔嫩白得像早晨天空上的魚肚雲片，她的眼睛煥發着柔光，像是清晨的微藍的天空。……

她把盒子裏的粉一下一下輕輕地撲在他的戳破了的額門上，血是止住了，但是她並不就停下手來，好像她故意要把這幸福拉長，那怕拉長到一秒鐘之後，在她心裏也感覺得好受。

「怎樣，好受些了吧？」她深情地凝視着他的臉孔，眼睛漾動着幸福的淚水。

破羅筐輕輕地點了點頭，他感覺到從前對她所有的嫌惡，都像冰雪般的消溶了。

她從衫襟的扣子上解下來一條繡花手絹，替破羅筐擦乾淨眉尖上的血。繡花手絹發散出來

一陣陣清淡的麝香。

「嘿，你老像貓兒般的瞧着俺幹啥？」她狡猾而又嬌媚地笑着說。

破籬篋的臉孔禁不住燒紅了起來，他把粗黑的睫毛慢慢地蓋住了眼睛。

「瞧吧，瞧吧！」她伸長頸子貼着他的一隻耳朵低聲地哼着。她趁勢木呆地用下巴重重地壓了一下他的結實得像一塊石頭似的肩膀。

正在這個時候，忽然從草場那邊的照牆後面傳過來兩聲短促而響亮的咳嗽。

花豬楞了一下，剛想從破籬篋的身邊走開，但是照牆後面已經出來一個女人，花豬睜大了眼睛一看，原來是水獺他媳婦。

破籬篋憤懣地望着水獺他媳婦，水獺他媳婦似笑非笑地穿過草場，向大門這邊走過來，一邊叫嚷：

「二姑奶奶，你早！」

花豬的臉孔緋紅起來，並不答應水獺他媳婦，却皺着眉頭用駭於的態度對破籬篋說：

「以後守夜當心些，別又打瞌睡把腦壳在槍頭上碰出血來。俺的粉可是從開封雀城裏買來的呢！」

水獺他媳婦雖然嘴角上只掛着一抹冷笑，但是心裏却罵道：「哼，壞鬼！你的豬尾巴已經遮不住屁股眼囉，還在老娘的面前撒謊呢！」

水獺他媳婦早就躲在那照牆後面偷看了一早上，花豬跟破籬笆的一舉一動她全看得清清楚楚。她心裏想道：真霉氣，人家還造謠說俺跟破籬笆有兩下子呢。瞧他剛才跟花豬這臭女人的那股六神出竅的樣兒，真會叫人把腸子都吐了出來！

自從破籬笆在麥收的那一天，替大水獺送了些錢到家裏之後，到現在已經一兩個月了，大水獺不單沒有再回家裏來，就是一點訊息也沒有。這一兩個月來，她天天在家門口紡紗織布，丈夫的回來，尤其在最近半個月來，她每天傍晚，都要撇下她的孩子們獨自走到買魯河邊，沿着那彎彎曲曲的河岸走了一長段路，然後又呆呆地佇立着望着那些在夕陽下的河面上滑行的船隻，但是這樣一天一天地過去了，還是看不見她丈夫的船隻航駛回來。她不再敢想要大水獺帶錢回來，她只盼望他能夠平安地回轉家門來。

就在前十天的一個夜裏，她的那個生病的嬰孩在高熱中咽了氣。就是當嬰孩臨死的時候，還用小手死勁地捏着她的乳頭。丈夫沒有回來，女兒又撇下她永遠地走了，她在悲痛中慟哭起來，但是掉不下一滴眼淚，因為她的眼淚早就爲她的貧苦和憂傷流乾了。

從幾天前起，水獺他媳婦就到王府來賣乳了。事情還是經過她再三的懇求，王天順才答應每半個月給她兩塊錢，讓她每天清早擠下一杯乳來給王天順吃。她就用這半個月兩塊錢的報酬來養活她的幾個孩子。當她擠乳賣的第二天，王天順就裝出一副慈悲心腸，先給了她一塊

個。

王天順有了人乳吃，就不再吃破籬筐他家的牛乳了。他覺得牛乳吃多了容易長瘡毒，人乳來得乾淨些，更滋補些。

現在，水獺他媳婦穿着一件補了不少補釘衫子，胸脯上的那一片，給多餘的乳汁塗硬了。雷她打從破籬筐身邊走過的時候，發散出來一大股的又酸又甜的乳香。

「二奶奶，請叫裏邊的人拿個杯子出來吧！」水獺他媳婦說。

花豬望了望破籬筐，又望了望水獺他媳婦，他心裏好像潑上了一大碗酸辣湯，酸溜溜又火辣辣的。她從咬緊的牙齒縫裏冷冷地對水獺他媳婦說：

「嘿，俺瞧你的血就不大清，血不清你的乳就更加不乾淨！」

「二奶奶，你說的是誰？」水獺他媳婦驚異地問。

「俺說的是誰，誰心裏明白！哼，血，血都髒了！」花豬的眼光像針一般地來回刺着水獺他媳婦和破籬筐的臉孔。

水獺他媳婦是意會到花豬的話裏藏刀的，她放失了嗓子反迫過去：

「連你的血也是？……」

花豬的臉孔突然漲紅了，她料想不到對方會脫口說出這句話來。她心裏暗暗地叫了一陣苦。

，知道剛才她跟破籬篋的事一定被對方瞧見了！於是她鎮定了一下，比較平和一點的說：

「話得說得清楚些，含含糊糊的話少說些！」

「是呀，誰都不能一張開嘴巴就說含糊話啊！」水獺他媳婦最後警告花豬。

「好利害，利害得像一把刀！」花豬心裏暗暗地罵，「聽着吧，大水獺一回來，就有你好受的——大鐵鎚一叮你，你這刀想利害也不成啦！」

花豬匆匆地走進大門去了。不一會兒，丫頭小桃子就跑了出來，懶聲懶氣地叫水獺他媳婦進裏邊去擠乳。

早晨的第一線陽光投射到王府大門頂的金燦燦的牌匾上了。破籬篋這才伸了一個懶腰，打個長長的呵欠，然後把紅纓槍當拐杖支着身子，一步一步地走回家去了。

第十章

雖然到了夏末的季候，但是在這由於幾千萬年黃河沖積層的，含有多量的沙壤的地帶上，天氣還是熱得令人頭昏。好在昆莖子的高粱叢已經生滿了肥大的綠葉，在這破太陽燃燒了一天的海島的傍晚中，招來了一陣陣清涼的風，而且高粱葉子們，在瑟瑟地低聲嘻笑。

黃老五獨自兒滑動着手在一片高梁地裏走，他剝開被汗水溼得結了漿的破衫子，讓風吹下毒的胸脯張張涼風。他一邊走着，一邊覺得很爽快。有的時候，他故意用腦袋去碰碰高粱葉子，並且搖起頭來從葉隙間會接地望着高粱尖上的穗子，穗子已經成熟得連穗兒都紅得冒火一樣，而且沉甸甸地垂了下來。

黃老五一邊走着，一邊熟記着那一片地裏的高梁穗子來得肥大，而且他還熟記着從那小溝的方向推進高粱地裏來得腳腳。

不久，黃老五就離到老灘的高梁地邊上來了。在這大片高梁地的中心，有着一個高出高粱稍頭的小小的守望蓬寮，老顏日夜都在那蓬寮上面看守着。現在，黃老五看見老顏在那蓬寮

上面頭枕着一支生了銹的紅纓槍輪着，大概他被傍晚的風吹得睡過去了。

黃老五心想老顧的這一大片高粱地是夠肥的，老天爺瞎了眼時，偏偏給有錢的人家很多好處。像自己這樣沒有寸把田地的人，就只好憑着兩隻手來偷了，誰又叫老天爺給窮人長上了兩隻手呢！……

黃老五走着正想得神，忽然聽見近邊有嚶嚶噪噪的一陣響聲，他連忙往四下裏張望，瞥見有一樣豬不像豬狗不像狗的東西，在一片高粱叢下蹲着。他嚇了一跳，再仔細的望過去，原來那蹲着的是一個老女人。

「小桂花她娘，瞎，俺還當做是野狗在挖死人骨頭吃呢！」黃老五叫了起來。

小桂花她娘回過半個頭來，慌慌張張地低聲說：

「俺在撒尿呢，不前不後就碰上你這隻老鴉，大聲的叫你娘的！」

「呸，彘氣！」黃老五吐了一口痰。

正當黃老五想拔開腿來重新走他的路，忽然看見小桂花她娘用大半截衫子蓋着的屁股上鼓隆隆的一堆，他覺得有點蹊蹺，裝着鬼臉問：

「小桂花她娘，你在養孩子嗎！」

「老狗，你怎麼這樣不要鼻子呀！」小桂花她娘憤恨地說。

「哼，鼻子上插什麼葱——裝象！你在撒尿，俺聽你是在拉高粱屎吧！」黃老五越叫越起勁。

小桂花她娘知道自己的勾當給黃老五捅破了，就索性站起來。一滿籃子的高粱穗子在她的腳邊顯露出來！

「黃老五，你少來爲難俺吧！」

「你倒像一隻老狐狸呢，嘻嘻。」黃老五把籃子壓低了笑。

「難道你想打算到老顧面前告我不成！」小桂花她娘把手往腰上一叉，兩隻裹過的小腳左右叉開，陰沈沈地望着黃老五說。

「告不告你在俺，不過你的手太重些了吧，一儉就是一滿籃！」黃老五用旱烟桿指着小桂花她娘的籃子。

「這能怨俺嗎？明天一早小桂花就要到底崗去看她姨的病呀，病人總想吃點新鮮東西的，俺把這籃子高粱給她帶去。吃虧的是老顧，干你啥事呀！」小桂花她娘歪着腦袋，很不服氣地說。

「你把小桂花嫁給夾尾巴狗，就不能到他的地裏去摘高粱嗎？」

「咳，別提吧，夾尾巴狗是一個保家丁，就是拿他一粒麥子也不容易哪！再說，他家的高

然也沒老癩的肥大呀！」

「這還不是你這老母狗瞎了眼，偏偏把一支花往糞堆上插！」

小桂花她娘沒有說什麼，只深深地嘆了口氣。

黃老五怕老癩在篷寮上醒來，對小桂花她娘不利，於是她慢慢地往另一條小路上走去了。天色已經慢慢地灰暗下來，他走出高粱地，望望遠遠的地邊冒起了一層淡青的暮烟。他走近賈魯河，順着河岸往村子裏走回去。

賈魯河面在這初秋之中，已經漸漸地泛漲起來，波濤在河面上翻滾着，越遠越模糊，河水在遠處像烟般的流着。幾隻水鴨子在河邊的蘆葦叢裏，聽見有腳步聲走近來，就呼的一聲飛了起來，往河的下流飛去。

黃老五吸着了旱烟，慢慢地往河上游的村子裏走去。在不遠的地方他看見一個女人的影子，他知道這又是水獺他媳婦在守着她的丈夫回來。他不願意跟她打照面，繞了小半個圈子走過去。一直到看得見點燃起的燈光從樹隙間透射出來的時候，他才摸近村子。

他在破了洞的鞋頭上敲淨了烟灰，又重新吸起一斗旱烟來。他走進村子，就一直往王府那邊走去。

不久，黃老五就來到王府的大門前。有一個人影子在門右邊的一棵柳樹下幌動，他慢慢地

走過去叫：

「破籬筐！」

但是那人沒有回答。

「真的，發死嗎？破籬筐！」黃老五一邊罵着，就迫了上去。

突然那人用紅纓槍柄輕輕地敲了他一下頭，惡意地笑了起來：

「哈，哈哈，老屎壳郎撞玻璃窗來囉！」

「是夾尾巴狗嗎？呸，你才是屎壳郎呢！你這屎壳郎走了順風運，一吹就被吹到花叢裏，

才採到了小桂花！」黃老五覺得這罵得不大狠，接着又往夾尾巴狗的心窩裏一刺，「你這隻臭

王八還得意呢，你家的小桂花現在正在偷「野蜂」子呀！」

夾尾巴狗氣咻咻地跳前來，揮着紅纓槍要刺黃老五。

黃老五嚇得車轉身就跑，剛剛跑到牆根拐角的地方，就跟一個人結結實實地碰了個滿懷。

「噫，好大胆豹威娃子，天剛黑下來你就「幹活」嗎！」這人緊緊地一把抓住黃老五的顛

領。

黃老五慌忙抬起頭來一看，在星光底下，他認出這人是破籬筐，他使勁地掙脫了顛領，揮起手裏邊的旱烟桿，憤憤地叫：

「你這隻地耗子，俺找你老半天，就不知道你躲到那個窟窿裏了！」

破籬筐這一夜本來是看守在王府側院倉房的圍牆外的，因為聽見這邊鬧騰嚷嚷的，才跑了過來。現在夾尾巴狗聽見了黃老五和破籬筐說話的聲音，就不敢再退過來了。

破籬筐把黃老五領到王府側院倉房的圍牆邊去，他們揀了一個大麥糶堆坐下來。

黃老五吸起烟來。破籬筐嗅到黃老五的烟味，不由得先吞了一口唾沫，然後也拿出烟桿來吸烟。藉着短烟桿上的微紅的火光，他們可以互相看得見臉孔。

黃老五一連吸了好幾口烟，算是逆了運氣，然後才翻起眼睛來斜睨着破籬筐說：

「你不想吃青？」

「『聽？』破籬筐一時摸不着腦袋。」

「春天裏菜子花黃，你也黃，現在秋天啦，該是桂花園的時候呀！」黃老五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你說的是小桂花嗎？別再扯她那隻破缸吧！」破籬筐憂鬱地嘆了口氣，他手裏的烟桿熄滅了。

黃老五機警地往牆根拐彎的地方望了望，說：

「說話小聲些！」

隔了好一會兒，黃老五才又說：

「呃，明天一早小桂花就要到底衙去呢！俺可憐你這隻公牛吃不到青，想生個法子給你弄口青吃哪！」

緊接着黃老五又輕聲地對破羅筐說了好一頓話，好像在教小孩子似的。末了穩站了起來

說。

「不早地，俺還得到地裏邊去幹「夜活」呢！」

破羅筐明白黃老五是要去幹啥的，隨便地問了一聲：

「那」家的？」

「窮人家的不要，俺專吃老賴家的！」

破羅筐忍不住笑了笑。

黃老五臨走的時候，還朝他頷來說：

「記住，明天起早些，照着俺的話辦吧！」

初秋的情景，天空格外的晶藍。大野裏流動着清新的氣息。黃梁熟了，遠遠望去，像正在燃燒着的大火，蔓延到天邊。

在村子東北邊三里地外的王岔路口，有一輛破舊的轎車靜靜地停放在一棵空頂身子的老槐樹下。轎車轎櫃中間的騾子在低低地噴着鼻息。有幾隻狗圍繞着轎車在爭逐着玩，他們時不時地低沉而短促地叫幾聲，騾子豎尖兩隻大耳朵，而且轉轉地想一隻條鬍鬚下起癢，蹄掌攢攢來，警戒着那幾隻在他身邊嬉逐的狗。

黃老五提着褲子從一片芝麻地裏跑出來，他痛痛快快地拉出了一大泡滲雜有高梁皮的硬球球的屎。現在他一跑出芝麻地來，立即把插在頸領上的鞭子抽出來，兇兇地抽着鞭子，急急地趕狗：

「娘個尿，大清早就纏死纏活的！」

那幾隻狗竄進一片密密的高梁地裏去了。

於是黃老五把鞭子往轎車上一插，一屁股坐在槐樹蔭下，拿出旱烟桿來吸烟。

忽然從村子那邊的路上遠遠地走來兩個人，前邊的一個女人包着一幅印花布頭巾，後邊的一個男人提着一個沉重的包裹。一會兒那幅印花布頭巾隱沒到一片高粱地裏，一會兒又飄出來。

那兩個人越走越近，黃老五熄了烟，睜緊眼睛望過去，他看出那前邊的女人是小桂花，跟在她後面的是熱尾巴狗。

「喂——大清早不甜酥酥地抱着在床上多睡一會兒，你夫婦倆到野地裏來幹啥呀？」黃老五從樹根上爬了起來，刷亮嗓子打招呼。

夾尾巴狗和小桂花沒有回答，一會兒就跑近老槐樹下來了。夾尾巴狗和小桂花都一齊用驚訝的眼睛望着黃老五。

「大清早你倆上墳去嗎？」黃老五迎上來故意這樣問。

「滾你的老混蛋吧！」夾尾巴狗氣得跳了一下腳。

「說些吉利話呀。俺要到底崗去賺俺媽的樹呢！」小桂花很高興地偏了偏腦袋。

夾尾巴狗把手裏邊的包裹遞給小桂花。看樣子，夾尾巴狗送小桂花到這三岔路口就要分手的。

「夾尾巴狗，你女人丈親家，幹啥不趕隻驢子帶她去呀？」黃老五帶點譴責的意味笑着說。

「底崗又不是在天邊，離這兒也不過十來里地！」夾尾巴狗討厭黃老五來挑撥他夫妻間的感情，就狠狠地瞪了黃老五一眼，「俺家的驢要驢，俺也不像你一樣關着兩手觀鴉呀，家裏邊的活計多得像螞蟻在地上亂爬，那兒能抽點工夫來陪她！」

「那驢就讓小桂花坐俺的轎車到底崗去吧，反正都是熟人，價錢算便宜些。」黃老五開始

試探。

夾尾巴狗和小桂花都遲疑了起來。

「還能說不放心俺嗎？快進土的人啦，担保你媳婦一踏乾乾淨淨的！黃老五更迫進一步的說。」

「你這個窮老漢，那兒來的轎車呢？」夾尾巴狗眯着眼睛，抱着一肚子的疑惑。

「你問這嗎？」黃老五的心裏一轉，撒了一個謊，「這轎車還是北邊村子趕轎車過活的胡老漢的。這兩天他病囉，反正這轎車放在家裏閑着不是閑着嗎？他答應給我做買賣，賺來錢對半分呢。」

有沒有胡老漢這個人，夾尾巴狗是摸不清的；但是在村子裏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一輛轎車，因此就相信了黃老五的話。

夾尾巴狗本來是不願花錢讓他媳婦坐轎車的，但是他看出他媳婦一心想要坐，也就不好怎樣打整。於是他說：

「到底箇來回……」

不等夾尾巴狗把話說完，黃老五趕緊一插：

「人家要三塊錢，看在自己人的面子上，俺只要你兩塊錢吧！」

「嘿，兩塊錢！你不如拿把刀子刮路呢！」夾尾巴狗叫了起來。

「一塊五吧！」小桂花在當中折衷。

「不中，不中！一塊錢，願意來，不願意就去毬！」夾尾巴狗還是在叫。

「呃小桂花，」黃老五知道小桂花比較好說話，就把臉孔朝着她說，「請替俺想一想，這騾子每天吃餵子也得吃塊把錢呢，俺來回趕車，也不過賺幾口嚼爛吸嚥了！」

到來了，還是講定以一塊六毛錢的價目，讓黃老五用轎車來回送小桂花。

小桂花整理了一下印花布頭巾，就抱着包裹爬到轎車裏去了。

黃老五勒緊了騾肚帶，跳到車轅上坐着，把鞭子拿在手上，在騾耳朵上虛打了一聲鞭爆。立即騾子就拔開四隻蹄子，轎車輪子就在路上吱吱呀呀地滾動起來了。

轎車已經離開老槐樹幾丈遠，黃老五在車轅上回過頭來，揮了一下鞭子對夾尾巴狗轉道：

「放心吧，一塊玉哪還是一塊玉！」

騾子邁開四條腿，賣勁地拉拽着轎車往前奔馳。

黃老五忍不住微笑着，他把頭回過了過來，對着轎車裏的小桂花說：

「你包裹裏是什麼玩兒？」

「總不會是金銀財寶，想要搶嗎？」小桂花笑着說。

「搶？俺犯得着搶你的高梁種子嗎？」黃老五狡猾地笑了笑。

「你怎麼知道這包裹裏邊是高梁種子？」小桂花驚異地望着他。她的美麗的臉龐在轎車的震動中搖幌着。

「還不是你娘從老獺地裏偷來的嗎？」

「別瞎扯，你趕趕驢子吧！」

不一會兒，轎車就到離上車的地方把遠的一片林子旁邊。黃老五先連串地打響一陣子鞭爆，然後把驢子叫停了，從轎車轅上跳了下來說：

「等一等，俺去撒完一泡尿回來。」

黃老五走開去好一陣子還不見回來，小桂花焦急得伸出頭來往野地上望。正在這個時候，有一個把大草帽遮到鼻子尖的人從林子裏竄出來，一直往轎車這邊走來。小桂花嚇得張大了嘴巴，但是四野裏連一個人影子也沒有。

「黃老五，黃老五！」她大聲地叫起來。

但是寂寞的大野連一點回音都沒有。

那個人一翻身跳上車轅，拿起鞭子就是狠狠地往驢子脊背上一抽，驢子激烈地跳躍起來，昂着頭打了一個噴嚏就拖轎車往前飛奔了。

小桂花在轎車裏無助地顛簸起來，她恐怖得睜大了眼睛，大叫一聲。坐在車轅上的漢子，突然停下了鞭子，把大草帽摘掉，回過頭來。

「呵。籬筐！」小桂花驚叫起來。

是的，這個趕轎車的漢子就是破籬筐。他把大草帽掛在背上，用得意的眼光望着車裏邊的小桂花，望着她那從歪歪的印花布頭巾下飄曳下來的髮髻，望着她那嚇青了又開始紅潤起來的嘴唇，望着她那驚慌中透露出來一絲喜悅的閃爍的眼睛。他一半正經一半開玩笑地說：

「怕啥？難道俺趕車就迷了路嗎？」

「還是讓俺下車去用腿走吧。……」小桂花整理了一下頭巾，但是因為兩隻手顫抖得利害，並沒有把頭巾整理好。

破籬筐放浪地大笑起來，說：

「俺這是輔闔王車，由不得你隨便！」

「要是你不讓俺下車，俺就要喊救命啦！」她想嚇唬他。

「喊吧！天不知地不應，你只好白喊一陣！」破籬筐又頑皮地望着她笑。

小桂花燒紅着臉孔，把眼皮毛垂了下來，不敢去望他。她心裏邊又恐懼又喜歡。在這種情形之下，她不知道要怎樣才好。

破籬筐和小桂花都沉默下來。好像兩個都是靜靜地低聽着車輪在地上輾動的單調而又令人困惑的響聲。

太陽已經爬出地面上來一得高，桿子高了。它那秋大早晨裏特有含醉的金光，很溫情地披滿着前面的路，披滿着轎車的破頂篷。大野是寂靜的，只有在遠遠的地邊幌動着一個兩個雜稼人和牛羊的影子。一隻多嘴的喜鵲站在路邊的一棵烏桕樹上對着轎車叫囂。

破籬筐一直在苦痛的沉思中，他忘記了揮鞭子，讓騾子慢慢地拖着轎車往前走。他望了望掛在高粱梢頭的太陽，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背朝着小桂花低聲地說：

「已經是別人的馬槽了啊！……」

好一會兒，破籬筐又顫動着聲音悲哀地說：

「咳，小桂花，你是一個沒有良心的女人啊！」

小桂花正含羞地偷望着破籬筐的寬大結實的肩膀，忽然聽見破籬筐罵她沒有良心，就低低地「哼！」了一聲。

破籬筐回過頭來，眼睛閃動着淚光，憤憤地：

「怎麼，你哼？你按按胸脯問一問自己吧，你真的有良心嗎？」

「你罵俺沒有良心，就是沒有良心！」小桂花把胸脯一挺，「你有良心嗎？哼，俺偏要哼」

！你真是好貓管三家哪！」

「管——三——家？」破籬筐拉長聲音說。

「你還裝蒜呢！水獺他媳婦一家，花豬一家，還有……」小桂花連忙把嘴巴一閉。

「還有，還有夾尾巴狗他媳婦一家！」是不是？破籬筐把寬大的胸脯拍攏過來。

小桂花咬着下嘴唇，把頭低了下去，但是從她那垂下來緊貼髮帶的髮髻中間，可以看見她那成半透明的耳朵，耳朵根上垂着兩顆兩顆玉琢製的閃光的珠子，含羞而輕輕地在搖曳着。

破籬筐看着小桂花的美麗的髮髻，看着她的嫩紅的耳朵，看着她的閃光的珠子，心裏又迷惑住了。

好一會兒，破籬筐才低聲地說：

「小桂花呵，你就相信人家的話嗎？俺敢發誓，俺對水獺他媳婦說實話，對花豬說實話，什麼！要是較寔說俺的話，那麼就是一直對你抱着心思呵！」

破籬筐說後，由不得想起了自己對小桂花的不怕泯滅的癡情。她的心一酸，兩滴淚珠滾滾掉了下來。

「籬筐，你跟水獺他媳婦的事，村子裏的人那個不知道的！你跟花豬的事，還是水獺他媳婦用酸溜溜的嘴巴告訴我的呢！」小桂花用手指玩弄着自己的髮髻。

『那麼，你就相信啦！』破籬篋在扭絞着手裏邊的鞭子，好像是扭絞着他痛苦的心一樣。小桂花把頭慢慢地抬了起來，忽然看見破籬篋在流眼淚，不覺深深地嘆息着。

『籬篋，這是命裏註定的事情呀！』小桂花又嘆了一口氣，溫柔地說，『俺娘用年輕守寡的眼淚把俺養大的，又用她那年老的手把俺牽給了夾尾巴狗，咳，俺有啥話說的呢！現在，事情雖說定了局，但是俺的心呵，還是……』

『怎麼，你的……』破籬篋的淚眼煥發出一種期待幸福的光輝。

『俺的心對你死哇！……』她用眼梢捉弄着他。

『你的心的真的死了嗎！』他的眼睛突然一暗。

『你自己猜一猜吧！』她嫵媚地微笑着。

『俺想你的心不會這麼快就死了的。』他的眼睛又閃出光來。

『俺的心，還是……』她想說出來，但是後半截的話兒總是梗在喉嚨裏。

他連忙接了上去：

『還是愛俺？』

她微微地點了點頭，趁勢又把頭低了下去。

『呵，俺的小桂花！』他禁不住盡情地把眼淚流了下來，人生真正的幸福第一次溫暖了他。

的心。

他笨拙地揮了揮鞭子，但並不把鞭子落到騾子的脊背上去。騾子好像也知道在年輕趕車人內心的歡樂中，自己是不會挨打的，牠偷懶慢慢地舉動着蹄子。轎車輪子發出夢囈一般的聲音。他並不拭乾他的眼淚，而他也抹不掉他嘴角上的微笑。

但是在他光明而發暖的心的背面，還藏躲着一抹陰冷的黑影。他原來心頭的憂傷，並不能夠消滅。

『小杜花，你跟夾尾巴狗的日子過得很好吧！』他在車轅上並不回過頭去，皺着眉頭說。

『爲啥不好？油鹽醬醋樣樣全有！』她大聲地笑了起來。

這笑聲有點刺傷了他的心，他按捺住心頭的憤恨，譏諷地說：

『當然囉，嫁了那麼一個好丈夫，爲啥不樂！』

『是呀，俺還怕不夠樂的呢！』她笑得更加的響亮，『俺天天像拘孩子般的喂他乳哪！』

『不要臉！』他在空中激烈地打了一聲鞭爆。

響子知道事情突然變壞，連忙拔開腿來跑。

她不再笑了，恨恨地說：

『你管騎着嗎？犯得着你來吃醋！』

「俺那敢吃你的醋。你的醋酸得使人掩鼻子！」

「誰掩鼻子都不打緊，只要俺的夾尾巴狗高興就中！」她把「俺的」兩個字說得特別重。

「他是個狗鼻子！」他刻薄地叫。

「只有你破籬筐是人的鼻子！」她故意在「籬筐」上面加了個「破」字，「嗅過水獺他媳婦，又鑽到花豬那騷臭的大腿窩裏去嗅個夠！」

「哎哎啲，俺的水獺他媳婦呵，俺的花豬呵，你倆都是俺的心肝兒呀！」他像在唱歌腔的大聲叫首。

「你這才耍臉呢，呸！」她從轎車裏飛出一口痰來。

他突然回過頭來，火紅着大眼睛叫：

「不要臉又怎麼樣！」

她被他的突然的粗暴嚇呆了，但立即她就掩着臉孔，委曲地哭了起來。

「哭？俺又不是你的丈夫，要哭跑到你的夾尾巴狗的懷裏去哭個痛快呀！」他的唾瀉星子

亂噴。

於是她就哭得更傷心了。

他眼看着她圓潤的肩膀在抽動着，她的不大不小的乳房在衫子下富於彈性地跳動着。她的哭聲越來越哀惋，越來越傷心，越來越使人心軟。

給她一哭，他的怒氣就消得乾乾淨淨。他忍不住伸手到轎車裏去，取下她抱在懷裏的手，他的手剛剛碰到她的手上，她就把手一扭，往轎車的深處縮進去，而且哭得更加的傷心。

他慌了起來，放下鞭子，索性順着車轆往車門口爬過去，捉住了她抽動的手，溫和地說：

「呃呃，別哭啦，都是俺不好！」

她用力掙脫了他的手，嗚咽着說：

「不要動俺！」

「呃呃，小桂花，你打俺的臭嘴巴吧！」他使勁捉起了她的一隻手，就往自己的臉頰上打。

她，不覺在哭聲中短促地笑了起來。

「得啦，得啦，你自己動手打俺的嘴巴吧！」他也笑了起來。

她伸出另一隻手來，輕輕地在他的臉頰上打了一下。然後拭乾眼淚，媚媚地笑了。

「小桂花，咱倆都鬧孩子氣，幹啥打起鬨扯來呢！」他用粗大的巴掌替她拭去遺留在臉頰上的淚水。

「是你在跟俺打岔扭呀！」她的聲音又清脆起來。

他深情地望着她，她那剛剛哭後的臉孔，帶點疲倦，就顯得更加的令人心愛了。一種被癡情久久壓抑着的火，開始在他的心頭上燃燒起來。於是他大胆地再往轎車裏爬進去一點。

「噢，你要幹啥！」她驚叫起來。

他的眼睛被熱情燃燒得通紅，像一隻兇猛的野獸般的瞪視着她。

「喂，死鬼，這這麼中！」她用兩隻手抵住他結實的胸脯。

但是立即她的手就軟弱了下來，他的寬大的肩膀已經壓到她的胸脯上來了！

「簾！……車簾！……」她呻吟着。

立即轎車的簾子就唰的一聲放下來了。

驟子拖着轎車慢慢地在一叢茂密的大高粱地裏移動着，車輪在沉醉地呻吟着，隨着車輪慢慢地轉動，天空和大野也在輕微地旋轉着。

第十一章

高粱已經收割過了，田野上只剩下了紅色的高粱稈。在這秋深的季節裏，每天到了一早一晚都有點寒冷，而村子裏的老莊稼漢和老太婆們已經穿起破棉襖來了。

黃昏，兩隻不願意回到窩裏去的羊娃子，仍然在野地裏的一座古墳上一蹿一跳地抵着角玩，牠們的角兒剛剛剛出毛叢來，大概剛生出角兒來的地方有些發癢吧。牠們越抵越起勁，而且憤怒地哐哐叫幾聲。

在羊抵角地方的旁邊，黃老五盤着兩條腿坐在這座古墳頂上，藉着黃昏時的微光在編織着一個高粱稈的鍋蓋。自從高粱收割過後，他再也不能從地裏攢什麼東西了。他爲飢餓而消瘦下來，下巴上的山羊鬍子好像顯得更加的尖長了，在秋天微寒的晚風中飄動着。現在他們只好利用地裏邊的高粱稈子給人家編織一些鍋蓋，換得兩塊高粱饅或兩個小米窩窩頭，來維持生活。

霜打枯了，正像黃老五的鬍子一樣。只有古墳背後的一叢蘆葦

腳在吐放着銀灰色的花，顯示着大野上還有一點生意。在旁邊抵着角的兩隻羊娃子，其中有一隻腿力比較差的，被抵倒在墳腳處，但是牠不服氣，憤憤地叫兩聲，一蹿兩跳又衝上來，重新擰着頭跟牠的同伴使勁抵起來。

兩三個打鬧了一整天的孩子，從墳後的蘆葦叢裏跳出來，圍着黃老五的腿邊坐下，靜靜地望着黃老五編織鍋蓋。

其中一個頭上沾有蘆葦花的孩子抬起頭來對黃老五說：

「喂，講個好聽的故事中不中？」

黃老五低下頭來一看，原來這說話的孩子是水獺他媳婦的大孩子。他心想：你們這些野鬼子，吃飽了只知道到處亂竄，俺老人家還要趕緊編好這個鍋蓋去換吃的呢！他沒有哼聲，手裏邊還是兀自趕編他的鍋蓋。

「黃老五，講一個故事吧！」那小流氓又在催促了。

「你爸回家了嗎？」黃老五惡意地笑了笑。

「俺不知道！」孩子裝了一個鬼臉。

「噢，你爸還不知道是死是活，你這小子倒會來找開心！」黃老五說話的時候，尖鬍子一跳一跳的。

「講個故事吧，」另一個孩子摸了摸他的癩痢頭說。「講過故事後，俺到家裏偷兩塊烙餅送給你！」

「曾真的嗎？」黃老五抬起頭來，眼睛閃着光。

「龜孫才說假話！」孩子用力拍了二下他的發癢的癩痢頭。

黃老五放下手裏邊的鍋蓋，吸起烟來，然後望了望天色，天色已經暗得模模糊糊的了，掛在雲裏的月亮，開始在吐放出它的銀輝。於是他講起一個「天門開」的故事來：

「每年到了這個秋天，天清得像一池子水，地靜得像一片楊林子。不一定在那一天夜半的時候，月亮像一個明晃晃的大燈，照得天空沒有一點灰塵，照得地上沒有一點動靜，就在這個時候，你們瞧！」黃老五把旱煙桿往天上一指，「天門就開了開來！」

孩子們都一齊抬起頭來往天上望。

「傻孩子！」黃老五笑了笑，他的尖鬍子在淡淡的光下輕輕地顫動着。「現在又不到半夜裏，望個鳥！」他重新吸起一桿烟，停了停，「到了那個深夜裏，天門開啦！天門是藍玉砌成的，天門牆是白金鑄成的。當天門開開來的時候，就有兩個仙娥提着大紅燈籠嬌滴滴地走出天門來，隨後就聽得見珠子和金環的叮噠聲，一隊穿着很光彩的衣裳的仙女，飛了出來，在天門邊舞呀舞的，她們舞得那樣的漂亮，那樣的好看。嘿，聰明的公鷄忘記了啼叫，賈魯河的水

也忘記了流，連古柳也睜了花嘴，但是你們還在傳夢呢！……

孩子們張大了嘴巴，呆住了，還是水獺他媳婦的大聲大叫喚醒他們。

「你看見過嗎？」

「怎麼沒有看見過！後來轟隆隆的一聲響，天門嘩嘩上下！」

「那麼，那些仙女呢？」癩痢頭孩子問。

「那些仙女嗎，早都飛進天門裏去啦，難道還能留下一個來嫁給你這個癩痢頭嗎！」

「怎麼那轟隆一聲，俺沒有聽見呢？」水獺他媳婦的大孩子問。

「你嗎，你早鑽到你媽的腿窩裏睡熟啦！」

「這次的開天門在那一夜呵？」擡下播癩痢頭。

「俺又不是天上的人，怎麼能知道？你們夜裏不要貪睡，坐在院子裏等着瞧好啦！」

幾個孩子滿意地笑了起來。

癩痢頭孩子蹲了起來，走過去牽住他的手。

「回家喝湯去囉！」

孩子們都動身要走了。

「喂，別忘了送我兩塊燻肉呵，揀大的送來！」黃蒼玉對癩痢頭孩子叫。

「哈哈，烙饃嗎，俺俺不來！」癩痢頭孩子已經牽着他的兩隻羊娃子走開去了。

黃老五憤憤地把旱烟桿一揮；

「龜孫，龜孫！」

「尔才畫一個老龜孫！」水獺他媳婦的大孩子在幫着回罵。

立即，孩子們嘻嘻哈哈地在月光下跑遠了。

秋夜已經寒涼起來。

黃老五從古墳頭上站起來，拿着他的沒有繡織完的鍋蓋，在月光底下往村子裏走去。

深夜中，上弦月發出混沌的黃光，快落進西邊的大野裏去了。烟一般的夜霧漸漸的濃厚起來。

破籬篋扛着一支紅纓槍，在王府倉房的圍牆外徘徊着。從左後邊不遠的一片小小的叢林裏透射出來一點黯淡的燈光，就從那燈光的地方，傳來一陣陣斷斷續續的紡車的呀呀聲，好像個新孀的少婦，在靜靜的深夜中哭訴着她的幽怨似的。

那有燈光的地方，就是夾尾巴狗的家，破籬篋心想小桂袍是在那樣辛勤地紡着紗。也許她是不願意上床去伸夾尾巴狗睡覺，故意用紡紗來消磨這寂寞的秋夜。

破籬篁一邊徘徊着，一邊不停地往那燈光瞥視。他心裏感覺到一種捉摸不着的憂愁和煩惱。他的心正像落月一樣，混沌而無光，他的眼睛像夜霧一樣的迷惘，他的頭骨好像被秋夜的寒涼所侵襲得微微地哆嗦起來。

接着他一步換一步地往小叢林那邊走去。燈光越來越亮，紡車的伊呀聲也越來越分明。他穿過小叢林，來到一片園廬邊，但是園廬高了些，望不見暮色的情景。於是他搬起一塊大石頭放到樹牆下，站上去伸着頸子往院子裏張望；在院子東邊的一個欄房裏，一個年輕女人的頭影正映照到紙牆上，而且隨着紡車聲微微地幌動着。

正在這個時候，一隻剛斷乳的小狗從院子角落的草窩裏跳了出來，向着這邊咆哮起來。

破籬篁正想把腦袋縮回牆外來，忽然聽見東廂房的門呀的一聲打開了，走出來一個女人。

小狗看見女人走出門來，就好像歇了職責不再咆哮了。卻搖着小尾巴跑過去夾纏着她的女主人的腿。

在落月的餘光中，破籬篁看見那女人就是小桂花。小桂花走到院子裏的狗欄邊去望了望，又走到牛欄邊去望了望。她順手在牆裏添了幾把草料。

破籬篁輕輕地咳嗽了一聲。

小桂花嚇得連忙抬起頭來往這邊望，小狗又尖聲地咆哮起來。

「誰？」小桂花壓緊嗓子驚問。

「我！」破籬筐把頸子伸得更長。

小桂花踢了一下小狗，不叫牠咆哮。她連忙躡着脚步走了過來，低低地顫着嗓子說：

「籬筐嗎？俺還以為是狐狸來偷雞吃呢！」

說着，她恐懼地回過頭去往東廂房望了一下。那隻小狗因為挨了牠女主人一脚，已經憤憤地跑回草窩裏睡覺去了。

「偷雞吃？」他低聲地笑着，「苦心，別連你也給偷跑了！」

「走吧！」她說。

「幹啥走？陪陪你不好嗎！」說着，他擊住圍牆輕巧地一跳，就跳上了圍牆。

「噢！」她低聲地驚叫起來，又第二次回過頭去望了望東廂房，警告他說，「給夾尾巴的知進了，可不是玩的！」她把「夾尾巴狗」說成「夾尾巴的」。

「俺要勒死他！」他憤怒地低聲叫。

「籬筐，俺求求你……」她想低聲地哭起來。

「你不願意俺進去嗎？」

她在昏黃的月光下點了點頭，一陣夜風把她散亂的頭髮吹得輕輕地飄動起來。

「那麼，你接近來！」

她溫馴地挨近騎邊來。

「舉起一隻手來！」

「爲啥？」她又驚恐又疑慮。

「讓俺摸摸你的手。」

她又溫馴地舉起右手來。

他立即把她的右手接住；

「啊，你的手多涼呀！出來吧！」

他想用力把她拉出圍牆外面來。

她低低地驚叫了一聲，連忙把手掙脫了。

他微微地感到一點失望，但立即就威脅着說；

「要是你不出來，俺就要跳進去啦！」

「羅望，今夜不中！求求你饒了俺吧！……」

她懇求得越哀婉，他就越動心。當他正打算不顧一切的要跳進院子裏去的時候，忽然聽見從王府的倉房那邊傳過來一陣高亢的狗叫聲，緊接着就是那狗的撲擊聲，有什麼東西被咬着了

的嗥叫聲。立即鄰近的狗們都一連串地叫了起來，就是連這個院子裏的小狗也尖聲地叫了。

小桂在轎下蒙難，急慌慌地跑到東廂房裏去了。

破羅筐從圍牆上跳了下來，拿起紅纓槍，惡狠狠地直往他守盪的地方衝去。

就在小叢林裏，他迎面衝倒了一個人，他跳過去，一腳踢在那個人，正舉起紅纓槍要往那個人的身上戳下去，突然那人顛倒地叫了起來：

「是破羅筐嗎？」

「呵！黃老五，是你！」他連忙放下紅纓槍，把黃老五從地上扶起來。

狗還是在高聲地叫着，在王府周圍守夜的莊稼漢們都跑到倉房這邊來，鬧鬧嚷嚷的一片，而且聽得見有一陣沉重的腳步聲往小叢林這邊奔來。

破羅筐連忙跳下了黃老五，衝出小叢林去，他迎面碰到兩個手拿紅纓槍的莊稼漢，叫道：

「這箇鳥！」

「是賊娃子嗎？」那兩個莊稼漢齊聲問。

「一隻狐狸，早跑他娘的了！」破羅筐說着，就跟着那兩個莊稼漢往王府那邊走回去。

天還沒亮，破羅筐就從床上揉着惺忪的睡眼爬了起來。他從黑暗的角落裏裝上了兩滿口

袋裏收下來的高粱米，匆匆地走出門來。

破籬筐他爸翻打五更就起了床，在灰暗的小磨房裏磨麵粉。他聽見他的兒子在開大車門，就帶着滿身的麵粉打從磨房裏走出來，而且像一隻貓般的輕輕地走過來。

破籬筐以爲他爸看見了他偷藏東西走，連忙把兩手護住了鼓隆隆的口袋。

「天還沒亮，往那兒去？」老頭子問。

破籬筐從微白的天光下看出他爸的眼睛在發閃着疑惑的光芒，真像兩隻貓眼睛一樣。

破籬筐想要撒個謊，但是捏造不成一個撒謊的理由，就只好沉默。

「破籬筐，你要學乖些才好！」老頭子迫上來半步。

「誰不乖？」破籬筐說。

「你，人家都說你跟水獺他媳婦，一個有丈夫的女人……」

「哈哈……」破籬筐狂笑起來。

「再跟她胡混，當心俺敲斷你的脊背骨！」老頭子被他兒子的笑聲激怒了。

「哈哈，回磨房裏去磨麵去把！」破籬筐伸手去開門。

老頭子隨手在門邊抓過一根木叉，吼叫起來：

「你敢出去！」

『爲啥不敢？』破籬筐跳起來叫，『俺不單跟水轆他媳婦，還跟小桂花呢！』

『好，你這個賤骨頭！』老頭子氣得暴跳起來，舉起木叉就往他兒子身上打。

木叉立即被破籬筐接住了。破籬筐手腕被打着了一下，紅腫起來。

破籬筐怒不可遏地叫：

『你老昏啦，不會睜睜眼睛再瞧一瞧，俺跟花豬也不錯呀！』

老頭子像受了震驚般的，木叉不覺從他的手上掉了下來，呆住了。

破籬筐趁勢把木叉搶過來，用力把胳膊一揮，就把木叉從草房頂丟出院牆外面去。

老頭子這才清醒過來，一邊像一隻受傷的老驢子般的顛躑着往磨房裏去，一邊恨恨地咒罵

道：

『聽着吧，你總有一天要給王天順活剝皮！』

破籬筐連頭也不回一下，就開開院門走出來了。

他繞着路打從村子東頭走，當他走到那棵大皂角樹下的古井邊的時候，恰巧碰見小桂花在井邊提水。他坐在井邊的小龍王廟的拜台上，正想跟小桂花說幾句話，忽然從小龍王廟後邊拐出來一個害眼的老女人，她也提個空桶來提水。破籬筐心裏老大的不痛快，連望也不望老女人

一眼。

「娘，俺來！」小桂花連忙放下自己提滿水的桶子，伸手來接她娘的空水桶。

小桂花的這一聲叫喚，才提醒了破籬筐。他抬起頭來，望了望小桂花她娘，但並不偷偷地溜開去。雖然小桂花在用眼梢一半懇求一半警告他快快離開去，他只當做沒有會。

女兒嫁了人還不就是潑出去的水！」小桂花她娘咬著牙關說，「俺不要你來幫忙，趕快陪你丈夫去吧！」

聽着，小桂花她娘站到井沿上去，自己車動轆轤提水。

破籬筐心裏覺得好笑：老母豬自己拆了窩，還怨誰呢！他禁不住酸地低聲笑了起來。

小桂花她娘聽見有人在笑，突然回過頭來，揉亮了她的糊滿了黃液的眼睛，看出坐在她的人是個籬筐，就大聲地對她女兒叫起來：

「還不趕快給我滾回去！那麼早跑到井邊來想要『打野食』嗎！」

小桂花她媽這話顯然是兩頭尖，一頭戳進小桂花的心窩，另一頭却戳進破籬筐的心窩。小桂花被她媽罵得臉紅了起來，只好提起自己的水桶跑掉了。

「小桂花她娘，嗆叫『打野食』？」破籬筐陰陰沉沉地望着剛提起一桶水來的小桂花她娘

說：

「你還不知道嗎？」小桂花她娘雙手捧起水來洗了洗發燥的火眼，又用桶子拭乾了，然後

才眯着眼睛說，「像守活寡的水獺他媳婦不就是在打野食！」

「阿，那麼你年輕守活寡的時候也打過野食嗎？」破籬筐毒辣地笑了起來。

「呸！沒娘教的，瞎玩兒！」小桂花她媽提起水桶點着兩隻粽子腳走開去了。

「死後該在你墳頭上起一座大貞節牌坊囉，哈哈！」破籬筐笑得更起勁。

小桂花她娘已經走遠了，破籬筐這才站起身子來伸了個懶腰。

深秋的太陽剛剛從東邊的地裏爬了出來，像一個柿泥烙餅一樣，又紅又鮮。破籬筐順着一條草徑走着，枯草上的白霜有的被太陽曬乾淨了，只有在一排快要掉光了葉子的白楊樹的腳下，霜花還是很濃厚。破籬筐走着，兩隻破鞋都給霜粉沾滿了。

不久後破籬筐就跑到黃老五的門前，這門不知道是從那裏的破土地廟裏扛來的神案敬造成的，剝落的黑漆底下掛滿了蛙虫鋪成的黃粉沫。黃老五的家是由腐蝕的高粱稈和麥稈蓋成的，真像一個小雞窩，歪歪倒倒，亂蓬蓬的，連一個窗兒也沒有。

破籬筐敲了老半天門，裏邊靜沒有動靜；於是他暴躁得用腳去踢，把個小窗踢得直響。

「誰呀？」這才從裏邊傳出聲來，「誰被這瘋婆子嚇的問話。」

「嘿，嚇死了嗎？把門開開哇！」破籬筐不耐煩地叫。

隔了好一會兒，裏邊還是沒有動靜，破籬筐又提起腿來，但只輕輕地一蹶，門就開了。破籬筐走進門來，看見黃老五偷偷地開過門正跛着一條腿往小炕上爬呢。

「黃老五，你這個賊骨頭！」破籬筐坐在黃老五的炕沿上笑着說，「給狗咬傷了嗎？」

「俺自認倒霉就是啦，還說它幹啥！」黃老五皺緊眉頭說。

「想不到你這老傢伙跳得過牆來呢！」

「哎，少說謊氣話吧！」黃老五呻吟起來。

破籬筐把破被子掀開，看見黃老五的右腿上裹着一條布，血在那布上凝成一片紫黑色，由不得驚慌起來：

「老傢伙，你爬進倉裏去偷啥呀？受了這活罪！」

黃老五不說什麼，只指了指丟在牆角落裏的幾個紅薯。

「嘿，你爬進紅薯窖裏去了嗎？真你的賊本領！」破籬筐忍不住笑了起來。

「聽着吧，等俺的腿好過來的時候，總要弄死那狗東西的！」黃老五咬着牙根憤憤地說。

「當心牠再給你兩口！」

「騷氣！走吧，找條的小桂花去吧！」

「嘻嘻，可不是，她在等候着俺去呢，怎麼一來就忘啦！」

破篋把兩口袋的剩米留給黃老五，就走出門來。

第十二章

那些肥嫩得像嬰兒般的大白菜，已經埋進窖裏去；高粱的稈子，大豆的籬子，都已經割回來供冬天和來年春天的柴燒；霜打後的發甜的紅薯，成車成車地倒進地窖裏去。現在平漠而荒涼的田野，已經重新犁過，而且用耢子鬆過了土，播下了麥種，等待來年的春收。

紅色和灰色的雁鵝，已經一陣陣地往南方飛去。每天傍晚，路過的雁鵝們有很多歇在買賣河的沙灘上，隔天清早，它們又起飛往南方去了。沙灘上遺留下來密密的雁鵝屎和三叉形的爪痕。

莊稼戶都認為這些雁鵝是天上的仙鳥，不敢去傷害它們。當雁鵝成羣成陣地呱呱叫着往南方飛去的時候，一會兒飛成個「一」字，一會兒又飛成個「人」字，莊稼戶都以爲它們的祖先本來也是一個人，幾百萬年前就得道成了仙，化成第一隻雁鵝，飛上天去；而現在這許許多多雁鵝都是他的子孫。春天的時候，它們往北方飛去朝北斗星君；而到了深秋以後，它們又往南方飛去朝南斗星君。北斗星君是掌管人間的死事；而南斗星君是掌管人間的生事。這些雁鵝飛

到北方，又飛回南方，它們一邊飛着一邊俯察人間的善惡，去報給北斗和南斗。因此莊稼戶都用畏懼和敬愛的眼光去望天上的雁羣。

這天，天剛剛發亮，破羅筐就從買賣場邊回到村子裏來。他背上掛着一支土槍，手裏提着一隻肥大的紅雁鷄，笑嘻嘻地正往黃老五家的路上走着。

迎面走來了一個人，走得很近他才看出那人是老獺。老獺正提着一輛「土牛」，走這幾張老羊皮到底崗去硝，打算冬天做幾件皮襖給家裏的大大小小製寒。

「破羅筐，你提的是啥玩意？」老獺停下土牛，睜大眼睛望着破羅筐的手。

破羅筐本來是想把打來的這隻雁鷄偷偷地提到黃老五的家裏去大嚼一頓，却偏偏碰上了這個貪嘴的老獺，心裏暗暗地罵了起來：「真他娘的見了鬼！」

破羅筐索性把手裏的紅雁鷄高高地提了起來，瞪着老獺，老獺被黃老五得黃紅的臉蛋，性急得氣地說：

「喂，你瞎搗它像不像你！」

「呸，是雁鷄嗎！」老獺伸長舌頭驚叫起來。

破羅筐把背上的土槍摘了下來，咬緊牙根說：

（註）河南省的農民把獵鴨的推車叫做「土牛」。

「你要是到處去亂叫，」他揮了一下土槍，「當心俺這個獨眼龍的兄弟不會饒過你，像這雙雁鵝般的掘開你的禿腦袋！」

提在破籬筐手裏的紅雁鵝，正軟巴巴地垂着它的腦袋，傷口還沒有凝結，血從那上面像紅珠子般的滴了下來，染紅了破籬筐腳邊的土地。

老獺呆呆地望着滴落在地上的血，給破籬筐說得有點心寒，但是他却換了口氣說：

「是提去給水獺他媳婦的嗎？」

「是提去給你兒媳婦吃的，你兒媳婦正做「三朝」你還不知道嗎？吓，她偷了漢養下個野孩子哪！」破籬筐惡意地眯着眼睛笑。

老獺知道再獸下去，自己就會吃虧的，他只好不高興地「哦」了一聲，推起「土牛」走掉了。破籬筐拔開腿繼續往小路上走着，不久，他就到了黃老五的家門前。

黃老五被王大白的狗咬傷了的腿已經好過來了，他正低着頭坐在門坎上捏着一個紅薯糰子，而且在紅薯糰子上吐着唾沫，使糰子滾得更黏些。

「嘿，黃老五，你這屎壳郎在擰屎丸子嗎！」

黃老五一聽見破籬筐的叫聲，就連忙抬起頭來，問道：

「你手裏是啥東西？」

「一隻雁鵝，好肥！」破籬筐把雁鵝往黃老五的跟前一拋，犯土槍從背上摘下來，掛在門前的一棵菓樹上。

黃老五很小心地放下了紅薯籬子，雙手捧起地上的雁鵝，雁鵝的羽毛在早晨的陽光下閃射着美麗的紅輝。他用手撫摸了好一陣子，腫着嘴巴說。

「哈，有五斤來重呢！」

破籬筐向黃老五要過旱烟桿，一邊蹲在黃老五的對面，一邊大口地吸起烟來，好像他好幾天來都沒有過足烟癮似的。

「你說是燉了吃好呢，還是像叫化子雞般的煨了吃？」破籬筐像一隻貓般的望着他的老朋友說。

「這怎麼中吃呢？吃了這種鳥，你不怕做短命鬼嗎！」黃老五捋了一下鬍子，像在教訓孩子似的。

破籬筐霍地跳了過來，從黃老五的手裏搶過雁鵝就想跑。

「忙啥呀，就煨了吃吧！」黃老五叫了起來。

「吃了要死的呀！」破籬筐做着鬼臉。

「俺老啦，飽吃一頓死了也值得嘛。」黃老五先咽了一口唾沫，笑着說。

於是他倆就一齊動手來，黃老五拿出一把生了鏽的菜刀開始剝開雁鵝的肚子，把腸呀囊呀掏了出來；而破籬筐却在門前地上挖了一個窟窿，把泥巴泡了水，糊到雁鵝的上去。當雁鵝被泥巴糊了以後，黃老五就用高粱稈子在那個土窟窿裏燒起火來。

破籬筐把雁鵝放進火裏去煨。

忽然黃老五肥起了什麼事情，拿起紅薯糰子就站起來跑。

「喂，往那裏去？」破籬筐奇怪地睜大眼睛。

「別問，獸間你就知道。」黃老五頭也不回地跑掉了。

破籬筐看見門坎上放有一包東西，他順手拿過來拆開一看，原來是一包沒有用完的砒霜。他心想黃老五這次帶了放有砒霜的紅薯糰子，一定是要去毒死王大戶的那條大公狗的。

「道老王八，要是事情幹得不順手，少不得要吃王大戶的棒子的！」破籬筐低聲地罵了起來。

糰子在火裏邊的雁鵝已經冒出一陣陣的香氣。破籬筐忽然想起了應該喝一喝酒才過癮，他跑到黃老五的小草房裏去找酒壺，找不到酒壺就拿了一個盪走出來。他摸摸口袋，連一個子兒也沒有，他記起雞蛋殼的舖子裏，最近又添賣了酒，他決定去賒他半斤白乾。於是他就往那堆丟上幾根高粱稈子，就邁開大步子往村東頭跑去。

第一場雪把地面上一切植物的葉子都打死了。冬天的陽光雖然把積雪曬溶成水，但是現在天又陰了下來，溶雪的冰就被結成薄冰。

大地被冰塊封固起來。樹林子露出稀疏的枝梢，老鴉們在苦苦地拍着翅腳叫寒，除這些外，天地間被一種沉寂的氣氛籠罩着。而那，鐵輪子的大車被囓着白氣的牛兒拖着，輾在結冰的路上發出鏗鏘聲，更顯出村野是浸進無邊的寂寞中。

有幾個野孩子在一口池塘邊，嬉笑着用石子投擲進冰結的池塘裏去，石子擦過冰面，發出溜溜溜——的響響，石子碰到池塘對岸，就啄的一聲停止子。

狗們夾着尾巴，順着人家的屋檐下到處尋找比較暖和的地方藏身；猪和羊深深地躲進草窩裏去，饓着腦袋連望一望灰黯的天空也不顧，不管公鷄怎樣在稀疎禿落的林子底下咯咯地呼喚着，但是母鷄們並不能被它誘出鷄場林兩隊。

黃老五穿着一件臃腫的破棉襖拿着一把又長又大的條帚，在打着村子南頭的一片小小的場子。條帚幾乎比他的身子還要高天些，使得他直喘氣。他的山羊鬍子的尖端結了小小的冰珠。

掃着掃着，他又直起身子來喘氣。他捧着巴掌呵了呵氣，憤勁地摩擦雙手，然後把一頂戴

了有十幾年，那老羊皮風帽往下拉了拉。

他抬起頭望了望新晴的天空，自言自語地說：

「說，天又陰得像口鍋，只要一吹東風，又是一場大雪呢！」

小桂花從一盞燈光下，葉子的生籬那邊扛着一架紡車走了過來。她上身穿着一件半新不舊的紅綢褲子，下身穿着一雙藍布棉褲，腳上穿着一雙高麗的老棉鞋，褲腳上還裹着兩條黃綢帶子，當她擺花纜穿過又大的屁股走路的時候，那腳上的兩條黃綢帶子就像草間的蝴蝶的一飛一舞。

「黃老五，這裏邊你打掃過了嗎？」小桂花把紡車從肩上放下來。

「就是你來得早，家裏邊就不往了嗎？」黃老五岔着話，只一味地微笑望着小桂花的肚子。

小桂花的肚子在紅綢褲子下已經微微地隆了起來。她發覺黃老五的眼光正落到她的肚子上，就紅着臉把頭低了下去。

「嘿，小桂花，快做娘了吧？」黃老五笑得抖顫着鬍子。

「呸，嚇唬了！」小桂花不禁拉了拉褲襠，打算把肚子弄平一些，但是褲子越拉肚子就越

顯。

「該不是破籬筐的吧？」黃老五笑出聲來。

「籬筐？見你娘的鬼！」小桂花把嘴一撇，假裝着生氣。

「嘻嘻，你還瞞得過俺嗎？破籬筐把那次跟你在轎車上的勾當早就告訴了俺啦！」黃老五歪着嘴巴做了個有趣的鬼臉。

小桂花把頭埋得更低，她用眼梢往上惶惑地瞟了瞟，低聲地說：

「黃老五，少說些吧，別把舌根嚼爛啦！」

黃老五像一隻得勝的老公鷄般的翹起頭來，高傲地說：

「破籬筐的根子總比夾尾巴狗的強得多呀！」

「黃老五，俺叫你不說不中嗎？」小桂花紫漲着臉孔抬起頭來，警告着說，「再說，俺就要到王大戶那兒去告你！」

「告俺？」黃老五疑惑地搖了一下他的掛有冰珠的鬍子。

「告你毒死了他家的狗！」

「別胡扯！」

「你以為俺不知道嗎？那天清早俺在院牆上曬玉米（註）種子，就眼看着你把他家的狗引

（註）即玉蜀黍。河南習農民也稱其爲「棒子」。

到俺家院牆外邊的那片林子裏的。你想賴也賴不過俺的！一句話，要是俺去告一聲，王大戶的棒子就會活活把你打死！

事情到現在才輪小桂花揭曉，黃老五就由不得軟了半截，但是他怕小桂花真的告到王大戶那兒去，自己就會吃不消那頓痛打。於是咬着缺牙巴沉重地說：

「好！你去告吧！但憑你地勸不過俺要借隻大籬兜着村子敲起來，把你跟破籬筐的髒事統統告訴人家！」

小桂花心裏這老猴子雖然作怪，但是却沒有逃出小娘的金剛圈。這幾句要告他到王大戶的話，總算把他鎮壓住了。她得意地笑着說：

「這不就得了嗎，誰也別想多嘴哇！」

黃老五這才放下心來說：

「把你的粉車留下吧，你的夾尾巴狗在家還等着吃你的乳呢！」

「把它擱到客裏的犄角上，俺生來怕冷哪！」

「陪着漢子就不冷了呀！」黃老五從破棉襖裏拿出烟桿來吸烟。

「記着把它擱到暖和的犄角裏！」

「看你的模樣真像娘在吩咐孩子似的！」黃老五把一口烟直噴到小桂花的臉孔上。「今晚

來嗎？」

「來！」

小桂花走了，當她翻翻繞過那片荏雜的時候，她忽然回頭顛頭叫：

「黃老五！」

「唔？」黃老五把烟桿從嘴角上拿下來。

「俺的乖孩子！」小桂花叫了這一聲，就飛一般的跑掉了。

「壞丫頭！」黃老五低聲地罵了一聲，傻笑着望小桂花在生籬那邊跑遠了。

黃老五一直把搗子打掃乾淨後，才彎下腰把小桂花留下來的紡車扛起來，走進場子中心一個地窖裏去。每年到了冬天，就是這個地窖有生命的時候。在冬天的每個晚上，村子裏的媳婦和姑娘們都鑽進這地窖裏來紡紗。這樣，她們一方面可以避寒，再一方面可以談談家常，隨着紡車的唧呀聲，她們東面南北地縱談起來，各人都盡情地使自己的心活躍起來。

地窖裏黑壓壓的一片，黃老五剛走下地窖來，什麼也看不見，只覺得眼前一片昏花。經過了一陣子，藉着從洞口投射下來的天光才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得見長方形的地窖的角落。地窖裏發散着帶點酸味的土香。他把紡車安放在一個角落裏，然後才順着土階爬上地面來。

當天晚上，黃老五第一個跑到場子上來。在中午時分又下了一場大雪，現在雪又停下來了。

他一邊埋怨着一邊匆匆忙忙地帶開一條路，然後坐在地窖洞口的二個草籃子上，面前架着一個油漆小燈籠，小燈籠裏點着一盞油燈，它的微弱的亮光在指引着村子裏的媳婦和姑娘們往地窖這邊走來。而且燈光照着地窖土階，使她們不會在土階上跌跤。

黃者五在這樣的冬天裏，就以守着地窖爲職業。傍晚的時候他就點起小燈籠，帶着媳婦和姑娘們到地窖裏去紡紗，一直到深夜裏還歡在洞口，供她們使喚添添燈油或到她們家裏去拿點什麼東西。

現在，地窖裏已漸漸滿了紡車和女人們，紡車呀呀呀地叫個不停，媳婦和姑娘們發出尖脆的笑聲。

幾盞油燈掛在窖壁的樹根上，這些樹根是從地面且的大樹爬到土層下來的。油燈在吐着輕淡的黑煙，女人們和紡車的影子投射到窖壁上，幌動個不停。

小橋子已經成了皮猴他媳婦，她不再幌動着那根小辮子，後腦勺上却盤起了一個小小的髻子。她是由她的女主人作主把她嫁給皮猴的，一當成媳婦，她就不再給花豬當丫頭了。白天她只給王府清洗衣箱，做個女用人，晚上的時間就可以由她自己樂意幹什麼就幹什麼。皮猴的工資她是管不着的，因此在這樣的冬天夜裏，她也弄了一架紡車到地窖裏來紡紗賣錢，讓自己存點「煮家錢」。好在現在與的是花花鈔票，她就將棉紗賣得的鈔票縫到棉褲裏去，不讓她的

丈夫覺察到。

小桃子正跟小桂花接眷坐在一塊兒。小桂花覺得小桃子盤在後腦勺上的髻子小得那麼好笑。忽然小桂花左手裏拉着的一根棉紗斷了，她低着頭用右手的手指放進嘴巴裏用口水濕了濕，把斷了的棉紗接起來，一邊斜睨着小桃子說：

「小桃子，小小年紀就當媳婦，好受嗎？」

「問問你自己吧！」小桃子扭轉頭去，不好意思跟小桂花聊這一套。

小桂花趁勢在小桃子的小髻上摸了一把，笑着說：

「哈哈，好漂亮的髻子呀！」

小桃子突然紅着臉車轉身子來，反摸了一把小桂花微微隆起的肚子：

「西瓜秧子種上啦！」

小桂花只楞了一下，就又搖動她的紡車。小桃子指到她的痛處，她正爲自己肚子裏的東西發愁呢！一直到現在，她沒有辦法分別得出肚子裏的孩子是夾尾巴狗的呢，還是籬筐的。當孩子生養出來的時候，如果長得像夾尾巴狗倒沒有什麼可說的，要是長得像籬筐怎麼辦呢？她心想這肚子裏的孩子，多半要像籬筐的。近些時來，肚子時常在發痛，她相信這孩子的脾氣有點像籬筐，愛在肚子裏東搗西搗。當孩子帶着一副籬筐相從肚子裏爬出來的時候，自己的丈夫會

暴跳起攆打她；自己的娘會哭着來譴責她；老頭會逼村子去叫着喊着；全村子的老老小小，都曾用眼睛來斜看她，歪着嘴巴來笑話她！……一想到這裏，她不禁停下紡車來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一聽見小桂花的嘆息，小桃子就緊緊地不放過這個攻擊的機會，譏諷着說

「怎麼，唉聲嘆氣的，定心丸子沒有吃夠嗎？」

小桂花心想小桃子這賤丫頭好利害，在花豬面前什麼也沒有學到，祇學到了一張尖嘴子。突然對面的幾個女人同時大聲地笑起來，笑得那樣的狂放。小桂花心裏一虛，由不得惶惑地抬起頭來，紅着臉孔望着那幾個女人。

「叫她來，叫她來！」一個女人在叫，

「你真會搗法子開心！」另一個女人笑得喘不過氣來說。

「沒有她咱們簡直樂不成！」第三個女人拍着腿叫。

立即第一個女人往洞口上叫道：

「黃老五，去叫林賣婆，趕快來！」

不久，就可以聽得見洞口上有一陣捏着嗓子的老女人的笑聲，緊接着燈籠一亮，大概是黃老五爲了使土階明亮些，在動手剔亮燈籠裏的油捻子。一會兒，土階響動了起來。地窖裏的眼

光輝三舞集到土階上。

「嘻嘻，也叫俺來做土耗子嗎？」老女人捏着生鬍子不停的笑。

「俺把燈籠剔着哩，快走兩步下去吧！」黃老五在洞口上催促。

「你勝不得俺這個老婆子禱花媽，禱死啦你可以當孝子，分一段裹腳布去縫條被子哇！」老女人還是慢慢地「步」步地往土階下邊移動着。

「林寶翠，別在上面喘喘哩，趕快下來吧！」坐在小桂花對面的那幾個女人齊聲叫道。

「急啥呀，俺又不是馮子，你們禱禱了嗎？」老女人把嗓子放低了，「當心，你別摔倒了壓在俺身上！」

木槓林寶翠後邊還跟來什麼人吧。

不一會兒，從洞口投射下來的燈光中，有一隻包裹着的小小的繡鞋從土階上露了出來，再踏下一隻腳來就看見一隻纏有白色毛邊的舊綢鞋了；光澤的黑緞褲子；再就是從腰裏飄出襖裙來的二根有繭子的黃絲褲帶；再就是一件左右肘子上破了兩個窟窿的兩層綢襖子，那穿過十來個多天而變成灰色的棉絮從那兩個窟窿裏漏了出來；再就是一塊花布帕子包裹着一些什麼東西；托在戴有玉鐲子的手裏；再再就是兩隻塗滿了頭髮油的肩膀；又再就是兩副滿是皺紋的臉孔；在耳樑上掛着一隻雙命的銀耳環，頭髮雖然成了一片麻斑，但是却塗上藥油梳得光亮。當她走

到穿底來的時候，就搖擺着左耳標上的鍍金銀耳環，尖着嗓子笑起來：

「嘻嘻嘻，土毯子快滿了一窩！」

跟着林買賣轉頭走下臺裏來的是水囉他媳婦，她的臉孔虛腫，驟然看上去，好像她發了胖；但是在油燈光底下，她的臉孔是發出青裏透黃的顏色，像是一張油紙般的半透明。她挺着一隻裝着棉絮繡子的籃子，很沉悶地望了望大家，然後坐到燈光比較黯淡的一架紡車邊去。

「林買賣，你倒聽得懂呢！你倦唱本歌冊吧？」坐在旁邊的一個媳婦搬了一隻空凳子給林買賣。

「急壞呀！」林買賣一屁股坐在那隻凳子上，輕手輕腳地把她的那個包裹在膝蓋上解了開來。

她真是一個出色的買賣，到了這種地方還忘不了她的買賣。解開包裹，裏邊原來是一個綉了黑漆的長方形盒子，把蓋子掀開來，裏邊裝的有幾本歌冊和絲綫，針，鈕扣，綢花，銀戒指和玻璃耳珠子之類的東西。她以唱歌冊一樣甜柔柔的嗓子，一邊吃着所賣東西的名稱，一邊把隨口吃着的东西一件件地用手指尖捏了起來又放了下去：

「絲線呵——是夫妻恩愛的一般長；針兒呵——是細心細眼地密密繞着漂亮的衣裳；鈕扣呵——是哥哥姊姊的連心結；這朵好看的綢花呀——像芍藥，又像牡丹，是金玉堆滿堂？這顆

銀戒指呀——發着白花花的，是萬種恩愛深深藏；這兩串耳珠子呀——聲聲地響叮嚀，配一個美貌的好才郎！……」

「哈哈哈哈哈……」女人們聽着聽着，都縱情地大笑起來。

「哎，好一張賣婆嘴！」捧着肚子笑得前仰後合的老癩的兒媳婦，快樂得抹了一把眼淚叫起來，「像你戴的是一隻『金』耳環，配的該是一個最美貌的才郎呀？」

在女人們的掩息不了的笑聲中，林賣婆翹起了一隻大姆指說：

「嘿，要不是俺的男人早死，現在你們都要迷死在他的大腿下呢！」

老癩他兒媳婦先嚥了一口，然後說：

「林賣婆，別嚼舌根，正經起來唱本歌冊吧！」

「嘿，說得好便宜，叫唱就唱嗎？」林賣婆把木盒雙手高高地端了起來，「今晚不賣塊把錢，俺連話也沒勁兒說囉！」

一說明要大家花錢買她的東西，就都沉默下來。

看着大家都沉默下來低頭去紡紗，林賣婆氣憤地把盒子重新包了起來，把屁股一掀，打算要走，一邊還很響亮地拍了一下屁股說：

「得，俺也不賣，你們也別想找痛快！」

「林賣婆，別慌着走呀，俺買你的一朵綢花吧！」小桂花在角落裏叫了起來。

林賣婆高興得顛起粽子般大小的脚跟，向小桂花面前走了過來。又解開包裹，掀開盒子，拿出一朵綢製的犬牡丹綢花，插在小桂花的鬢髮上，隨口唱着：

「牡丹花來牡丹花，恭賀小娘子明年養個胖娃娃！」

笑咪咪的一聲笑了起來。

小桂花輕輕地哼了一聲，連忙把綢花從鬢髮上取了下來，交給林賣婆一手錢。

「怎麼，你也買顆銀戒指嗎？」林賣婆轉過半個身子，對着小桃子說。

「不，俺賣一根針兒吧。」小桃子是不願意多破費錢的，她心想小桂花是一個騷貨，才買了一朵綢花。

「針兒針，繡件花花衫子穿上美人身！」林賣婆唱着遞給小桃子一根針。

不久，林賣婆却意想之外賣了兩塊多錢的東西，她滿意地嘔嘔嘴巴，回到她原先的位子上坐下。

黃老五提着一隻油壺走下地窖來，在沿着窖壁的每一盞燈裏添滿油，而且他還在燈火上吸着了一斗煙。

「喂，老煙鬼，在林賣婆跟前的燈裏多添一根捻子，就趕快滾出去吧，別在這裏吞雲吐霧

的嚇死人啦！」一個女人彎着腰咳嗽着罵了起來。

「呃，俺的鬍子比你的頭髮還多呢，像在教訓孫子，哼，真有你的！」黃老五添上一根菸子，就走出地窖去了。

林賣婆坐到剛添上捻子的燈前，拿出一本歌冊來，對大家說：

「給你們唱本『三伯訪友』吧！」

「中！」大家快樂地叫起來。

全個地窖的紡車都停止了唧呀的叫聲。

林賣婆先乾咳幾聲，清了清喉嚨，然後就搖擺着邁左耳上的那隻鍍金銀耳環，耳環在閃着白光。別看她已經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老太婆，但是嗓子却比十七八歲大姑娘的還要尖脆些呢：

「……………」

莫台讀書五更雞，

上床去睡不脫衣。

山伯叫聲祝兄弟，

你真是個懶東西！

夜夜不脫衣裳睡，

身上虱子笑嘻嘻。

你不脫衣倒安意，

把俺睡倒冷凄凄！

.....

林寶婆在大家面前越來越賣勁，嗓子越來越尖脆。當他唱到梁山伯到祝家去訪英台之後，回來病倒的那一段情景，女人們都偷偷地在嘆息。

「.....

睜眼叫聲祝兄弟，

閉眼叫聲祝美娘，

三載與我同床睡，

緣何歸家另嫁郎！

.....

這唱本是唱到祝英台坐花橋到馬大戶家去的半路上，拜山伯的墳，一頭碰死在墓碑上爲

止。

小桂花偷偷地在用着袖子拭乾眼淚，她心想自己雖然不是祝英台，但是命運是跟祝英台一

樣苦的。自己明明是愛雞筐，到後來還是違了良心嫁給夾尾巴狗。可是現在肚子慢慢大起來了，這肚子裏的小東西是雞筐的呢還是夾尾巴狗的呢？自己後半生的日子是摸不清的，她希望能夠在養孩子的時候死去，不，應該看一看生出來的孩子像誰，然後才甘心合攏眼睛死去。……

大家沉默了一陣子，忽然有人在叫：

「林賣婆，唱本「寶蓮燈」吧！」

「不，唱本「珍珠塔」好些！」另一個女人接着叫。

林賣婆沒有去理會她們，只斜着瞟了水獺他媳婦一眼說：

「俺來講一個故事吧。」

大家吵吵囂囂地，林賣婆把手一揮，吵囂聲立即停止了下來。於是她半閉着眼睛，像在想着她的往事，說：

「講一個俺自己的故事吧。」

大家把紡車又停了下來。對於林賣婆年輕時的往事，在這後一代的媳婦和姑娘們看來，簡直是一個猜測不透的謎。因此大家都靜靜地在傾聽着：

當她年輕的時候，沿賈魯河的居民，都一齊翹起大姆指說她長得最漂亮，她的臉孔像一枚

初熟的蘋果，油光發黑的大辮子一直垂到屁股上，她的雙腳比誰都裹得更加小巧，小巧得幾乎可以放進男人們的嘴巴裏去。當她走起路來，小金蓮一扭一扭地，大辮子在圓圓的屁股上一搖一擺，別說是年輕伙子，就是老頭子也給迷住了。孩子們喜歡叫她做姊姊，媳婦們含着又嫉忌又羨慕的眼光爭着叫她做小姑。只要她一走出門坎，孩子們就像蜜蜂般的追着她，用擦滿鼻涕的手牽着她；媳婦們就像喜鵲般的遠遠地在向着她打招呼；年輕伙子們站在路旁掩着鼻屎向她傻笑；老頭子們仗着他們是老輩，走前來向她瞎聊一陣，老眼睛是那樣泛漾着幸福的淚水。

在她剛剛踏上十六歲的那一年，沿賈魯河百多里外的大戶人家都到她家裏來求親，小伙子們有的乘漆亮的轎車，有的騎馬。每天一早到晚在她的家門口，停着和拴着的轎車和馬匹總是不斷的有。但是她躲在房子裏不敢出來，好像生怕一出來就會被小伙子們撕裂了吃掉。到後來，她却偏偏嫁給了一個害癆病的秀才，因為她的爹娘死心眼看上他可以在功名路上顯一手，如果當了大官，那怕家裏還不發大財嗎！要是他金榜上掛了第一名，那麼女兒就是狀元娘娘嘍，連母猪母雞都該戴起金耳環來了！

但是她的命像莢子一樣薄，過了秀才的家門不到三個月，丈夫就吐血歸了陰！她這年輕輕的媳婦，像花一樣的年紀就守了寡，而且一守就是三四十個年頭，花萎黃了，葉兒落了，白霜撒上了頭髮。現在唯一可作紀念的東西，就是她身上穿着的這一套褪了色的破爛南陽綢襪子和

繖織褲子了，這是從她出嫁到現在都穿的。她的家早就衰落了，沒有兄弟，爹娘早死了，留下她一個老寡婦，做個賣婆過日子。人家都說好花開得早，落得也早，瓜兒熟得快，蒂兒落得也快。……………

現在心早已死了，在她三十歲以前的那一段悲慘的日子裏，她難熬過孤單寂寞的長夜，她往往陷於失眠的苦痛中。起先，她躺在床上一串珠子，但是她還是不能睡着；於是她想起了一個法子，把一百個「繙錢」往房子裏一撒，爬下床在黑地摸索「繙錢」，她決心非把那一百個「繙錢」統統拾起來不可，如果九十九個都拾到了，不把第一百個「繙錢」拾起來是不上床的，有的時候一直到五更天也未必都能夠拾夠，但是有的時候碰巧手運好，在半夜裏就拾夠了，於是才爬上床去，爬是爬上床去了，不過還是空合着眼睡不着。……………

地窖裏寂靜了好久，有些媳婦和姑娘們開始搖動起紡車來，她們打算用紡車的呀呀聲來平靜一下心頭的惶惑。

但是林賣婆却不給她們有平靜的機會，她又哇啦哇啦地叫了起來：

「呃，水獺他媳婦，你的小叔都娶了小桃子啦，你家的大水獺什麼時候才回來呀？」

水獺他媳婦慢慢地抬起頭來，他的憔悴的臉孔在燈光底下顯得那樣的蒼白。她往日的豐滿和快樂，都已經在愁苦中消蝕完了。她用眼睛呆呆地望着林賣婆。從她的兩隻昏暗的眼睛上，

再也看不出那熱情的火光。

『守寡的日子不是好過的，俺只要一想起年輕的那一段日子，心兒就結了冰！』林賣婆叮着水獺他媳婦說。

水獺他媳婦痛苦地扭絞着雙手，皺緊眉頭說：

『林賣婆，銅是銅，金是金，把銅來充作金怎麼中！』

『噢，水獺他媳婦，俺是銅，你是金，對不對？俺這塊銅生了鏽，你那塊金多值錢哪，但是爲啥又用「破羅筐」去裝呢！』林賣婆記着笑了起來，笑得那樣的尖酸。

大家嘴巴上雖然不說什麼，但是心裏都暗暗地樂得來看這一齣戲；只有小桂花一聽到林賣婆對着大家的面，故意戳着水獺他媳婦跟羅筐的關係，心裏像刺上了一把刀，又灌進了一瓶醋，痛得難過，酸得也難過。

『賣婆，你別敲掉牙齒含血噴人！』水獺他媳婦突然從紡車跟前站了起來，『哼，你想檢軟的捏嗎？可是俺不是紅柿子！』

近來，水獺他媳婦的脾氣大得很。大家看見水獺他媳婦生了氣，恐怕鬧下去，水獺他媳婦會扛起紡車來亂打人。于是有一道尖得刺耳的嗓子對着地窖的洞口上叫：

『黃老五，夜已不早了吧？』

大概黃老五在洞口上打瞌睡睡了呢，下面一連叫了好幾聲，黃老五才用塞着濃痰的嗓子

回答：

「織機星已經掛到西邊啦！」

于是大家哄哄地叫嚷起來，抽下自己紡車的紗線，挽着籃子擁上洞口，各自回家去了。

第十三章

深冬的大雪蓋住了大野，在夜色中，雪花停止了飛降的天空，掛着一層月亮，在月色之下，雪原閃爍出刺眼的寒光。

一個穿着破羊皮襖的跛腿漢子，從賈魯河裏的一隻夜行船的船頭上跳下來，走過那軋軋作響的冰塊，一跛一跛地爬上岸來。

一爬上岸，迎面的一陣夾帶着雪粉的風吹過來，他打了一個寒噤，立即把破羊皮襖的領子攥了攥，就朝着那光亮着枝梢的樹林的村子走去。

大野裏一片寂靜，連一聲狗叫也聽不到。他被雪原的刺眼的寒光迫得睜緊了眼睛，縮頭縮腦地跛着一條腿拉直線往村子的方向走，因為雪後的大野是找不出一條路來的。

他抱着一種重返故鄉的，像孩子一般喜悅，而又像老人一般癡糊的哀愁的心情，很難難地跛着腿往前走。他的思緒很亂，大半年的日子了，他不曉得家裏的一點情形，他想着也許家裏邊已經死了人，也許飢餓把家人迫走到他鄉去了，也許疾病正把家人纏倒在床上呻吟。……

嘩的一聲，他忽然陷進一個雪坑裏去，他的跛腿不好使勁，經過好一陣子的掙扎，才爬出雪坑來。他把滿身的雪粉拍掉了，喘過幾口氣，才又一跛一跛地朝前走。

約莫走了有一個來鐘頭的光景，他才走進村子。村子裏家家戶戶的小窗戶沒有一點燈光，只有屋頂上的積雪在月光下閃出白黴黴的銀光。他靜靜地傾聽着自己腳下踩雪的沙沙聲。一陣微風吹過，樹樺上的積雪刷地飄下來，剛巧掉進他的頸領裏去。

當他走近村子南頭場子的時候，忽然看見場子上架着一隻燈籠，在燈籠旁邊坐着一個老人，燈籠光照出老人那一束山羊鬍子，老人的頭一點一點地正在打瞌睡呢。他認出那老人是黃老五。他正想經過一片疎林走掉的時候，突然黃老五叫了起來：

「織機星已經掛到西邊啦！」

緊接着從場子中心的地層下邊就傳上來噹噹的響聲。他忽然想起場中心原來開有一個地窖，每年到了冬天，村子裏的媳婦和姑娘們夜裏就都跑進那裏邊去紡紗。他知道現在夜深了，該是她們回家去睡覺的時候了，于是他匆匆地穿過一片疎林，找那比較蔭蔽的地方往村子北邊走。因為他不願意給村子裏的人看見他是跛着一條腿回家來的。

當他快要走到村子北邊的寨牆根，而正繞過一片結冰的池塘的時候，他看見他家的那扇門在月光下敞開着，但是立即就又關上了。

他放輕脚步走近家門前，把耳朵貼在小窗上，聽見屋子裏有一陣喘息的聲音，那喘息聲越來越急促。他呆呆地站着一動也不動，只覺得自己的耳朵嗡嗡地響，腦袋突然膨脹起來，越膨脹越大，他的眼前一片昏黑，喉嚨像裝上了炸藥，乾得快要爆炸開來。

他忘記了他的一條跛腿，一轉身就像一陣旋風般的捲到門邊去，整個身子壓上去一推，因為用力過猛，門嘭的一聲被推倒了，他被門坎一絆，撲地一聲跌倒在門裏。

屋子裏一陣子驚叫，有一個女人從炕上跳下來，拿着一根搥衣棒子迫攏過來。

「驢吸！」他的額角上在地上碰傷了，由不得呻吟起來。

這個女人就是水獺他媳婦，當他聽見這一聲呻吟，她連忙把搥衣棒一丟，彎下身子來，

「水獺！」

大水獺被他的女人攙起來，把他攙到炕沿上坐下。

沉默了一會兒，大水獺問道：

「家裏還有人嗎？」

「有。」她又悲痛又喜歡又疑惑地望着她男人的黑影

「在那裏？」他的聲音有點嚴厲。

「那不是！」她往炕角落裏一指。

大水獺這才注意到在炕角落裏有幾個孩子，把上半截身子掙出破棉被坐起來，閃着驚異的眼睛望着他。

水獺他媳婦忽然理解到她男人對他兇狹的原因，她嘆了一口氣，走過去把油燈點着了。

她一邊把倒下來的門扶了起來，門並沒有壞，只壞了門臼。她把門板靠好在門上，而且用一隻凳子堵緊。

『水獺，你查一查吧！』她坐到燈前去，皺了皺眉頭，忽然眼圈一紅，鼻子一酸，靜靜地在流着淚。

大水獺把眼光往屋子裏一掃，在每一個角落裏都是破碎而凌亂的東西，那給嬰孩用的搖籃，已經高高地掛在牆上；除這之外，他看不出有什麼異樣的東西來。

『呃！』大水獺一向是把他的女人叫成「呃」的，好像「呃」就是她的名字。『你睡得好好的，爲什麼把門開開又關上？』

水獺他媳婦覺得很傷心，自己的男人大半個年頭沒有一點訊息，在這大半個年頭中，自己光憑兩隻手紡點紗，和賣乳給王大戶，掙點錢來維持一家大小幾口子的生活。自己的辛酸且不必說了，但是他一從外面回來，第一就對她不信任，懷疑她有什麼不真的行爲。兩條眼淚不停地流落她的蒼白的雙頰，她一句話也不說，只兀自抽動着她的兩隻肩膀。

「哼，俺還活着呢，你就哭死嗎！」接着大水獺從炕上跳下來，大聲叫，「俺問你沒聽見嗎？喂，三更半夜你爲啥開門？」

大水獺他媳婦喉嚨啞着，說不出話來，也不願意說什麼。

這回大水獺氣得跛着腿跳過來，想要糾住他女人的頭髮痛搯一頓。

剛跟大水獺他媳婦突然站起身來，她不再哭了，雙手抱住她男人的腰部，並且垂下頭去看他男人的雙腿發了的腿。

「哎，水獺，你怎麼了？」水獺他媳婦哭着嗓子說。

大水獺突然軟了下來，他的憤心像一陣烟般的被吹散了。他被他的女人擁抱着，就被她的熱情所溶化了！

大水獺仍然被攙回到炕沿上坐下。她也不管孩子們在炕角落裏圍着她，她大胆地用雙臂緊緊地抱住他的頸頸，他的眼睛像兩球火般的灼熱了他的臉孔。

大水獺用啞啞的嗓子告訴他的女人說，在那次麥收的時候，他託破籬筐送回家來一點錢之後的第二天上午，因爲爬到桅桿上去張帆，一失腳就從桅桿上掉下來，右腿就在船舷上掉斷了。於是他被送到尉氏縣的一個鄉下裏去養傷。……

大水獺他媳婦也哭着嗓子告訴她的男人說，自從他那次走後不久，吃藥的沒效子就病死了！

這大半年來全憑她賣乳和紡紗來養家；並且說他是不應該不相信她的，她的肉體仍繼續保持着純潔，她的良心沒有一點對不起他的地方。……

「爲什麼今夜你把門開開？」大水獺還是咬定這句話。

「爲什麼，那還不是從窹裏紡紗回來開的嗎！」

大水獺這才會悟到，帶點譴責自己似的嘆了口氣。

這天夜裏，水獺他媳婦在被窩裏一時摸摸她男人的多毛的胸脯，一時又摸摸她男人的軟斷了的右腿，哭泣着，哀訴着，一直到天亮。

下半夜刮過一陣大北風後，天晴朗了起來。太陽從薄薄的雲層裏鑽出來，把它的光熱撒下大地，屋頂上，樹樑上，砦樓上，寒牆上和大野上的積雪，都開始溶化了。麥苗從蒸騰着熱氣的殘雪之中，冒出了暗綠色的葉子。在麥苗和殘雪青白相間之中，還深冬的大野，顯露出一種鮮明的顏色。

白頸老鴉開始成羣地飛到田野上來，用爪子爬鬆泥土，尋找那被大雪掩凍死了的虫兒吃。餓慌了的麻雀們，也從寒牆上的土窟窿裏飛出來，到處喳喳着找東西吃。

破籬笆趕着一輛牛車打從野地上朝着村子這邊走來。他是天一亮就把兩大麻袋的高粱運到

旁的村場（社）上去賣掉的。現在牛車上裝着一些買腳凍的東西，一把新鋤頭，一大包鹽，兩隻豬蹄和一瓶酒。

牛車在窄窄的單道上前後左右地擺動着，母牛的胸襟和車輪都帶泥漿的雪水濺到他的褲筒上，他的雙棉鞋都被雪水泡濕了，走起路來，唧噥唧噥地響。

當他把牛車趕過村子的時候，忽然發見在左手邊的一片墳地上，有兩個人坐在一座大墳頭上晒太陽。再走近一些，他才看清楚坐在那墳頭上的兩個人之中的一个是皮猴。

大概那兩個人已經看出是破羅趕着牛車往這條路上走來，他們一齊站了起來，走下墳

頭。

破羅直到這個時候才看出那另外的一個人是敲着一條腰的，他越趨越真切，那敲着一條腰的，就是大水獺。

破羅儘心裏一跳，連忙把身子挨近牛車，而且用眼睛望了望插在牛車上的二根又長又粗的鞭子。

破羅瞪着眼睛直地盯着從墳頭上走下來的皮猴和大水獺，大水獺雖然變得瘦變白了許多，但是從他粗糙臉上，是可以看得出兩條殺光來的；而皮猴却歪着嘴巴笑得那樣的陰冷。

（註）河南有農民把「市集」叫做「場」。

破籬筐心裏全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他歪着頸子，嘴巴鼻子和眼睛皺成一塊，心想：

「憑你們怎麼來吧，老子正找不到槓拳頭的人呢！」

「嘿，破籬筐，你還認得俺嗎？」大水獺帶頭跛着一條腿追攆過來，他的已經變得萎黃了的絡腮鬍子在急劇地抖動着，而且他歪着半邊嘴角爛爛地吐着幾根鬍子。

「俺怎麼不認得你是水裏邊的？」破籬筐突然把插在車上的鞭子取了下來，對着牛威嚇地揮着鞭子叫，「還不快點滾。俺要抽斷你的脊椎骨！」

大水獺明明知道對方是在威嚇他，但是他却還是用發射着兇光的兩隻眼睛盯着對方的臉孔說：

「這些日子來過得還很痛快嗎？」

「怎麼不痛快，有吃有穿，還有女人好玩的！」破籬筐一邊說着，一邊注意着大水獺和皮猴的每一個動作。

皮猴向大水獺使了一個眼色，又故意望了一眼牛車裏的東西，這在破籬筐看得明明白白。

牛車還在迂緩地往前走，大水獺和皮猴死死地跟在牛車旁邊。

突然，大水獺一跳就跳到牛車跟前來，伸出右手來搶牛車上的鋤頭，破籬筐眼快手快，一轉子狠命地往大水獺的手上打了過去，大水獺的手痛得一縮，倒把車上那包臉搶了過去，因為

用力過猛，那鹽包被抓飛上天空，把鹽撒滿一地。

皮猴從旁邊冷不提防飛過來一腿，却給破籬筐躲過了，一鞭朝皮猴的臉孔打過去，把皮猴的鼻血都打了出來。

正在這個時候，大水獺橫衝了過來，他的右腿雖然破了，但是肩膀的力量還是很大的，這一衝就把破籬筐衝開去兩三步。大水獺看見時機不可失掉，趁破籬筐沒有站穩腳步，又猛力往前一衝，被籬筐一踉蹌，幾乎把腦袋碰到一道田壩上去，但他立即就掙着身子站住了。

大水獺吐着牛一般粗大的喘息，又作了最後一次的衝擊，破籬筐看見大水獺的來勢越來越猛，對準大水獺的臉孔就是一鞭，但是這一鞭被大水獺接住了，鞭子鏘的一聲被折斷了。

皮猴被打出鼻血來昏了一陣子，現在他就又鼓起滴滴血的胸脯跳上來了，他一拳往破籬筐的背心上打來，破籬筐車轉半個身子來對付皮猴，就在這一轉身之間，大水獺又撲上來了，兩手抱着了破籬筐的領子，打算把破籬筐按倒，但是破籬筐的腿勁很大，自己連大水獺一齊落到雲水裏去，而且結縮實實地把大水獺壓在身子底下。皮猴早忘記了車上的鋤頭，他被那一鞭打看鼻子之後，已經有點發昏，現在他看見大水獺被破籬筐壓倒在地上，就連忙跳過來想要救脫大水獺，但是剛剛挨近他們的身邊，就給破籬筐飛起腿來踢着了小肚子，皮猴「哎喲」的叫了一聲，雙手捧着肚子就蹲了下去。

破篋筐裡緊拳頭，結結實實地往大水獺的胸脯上直搗。大水獺忍住痛，一聲也不叫，只短怔面紅重地喘着氣。

皮猴眼着大水獺會吃大虧，而自己却又發疼了肚子，再也不敢冒險去救大水獺，於是也昏兀着站了起來。叫道：

「俺回村子裏叫人去！」

但是皮猴並沒有往村子裏跑，却斜刺裏往附近的一片疎林那邊去。

破籬笆這才從大水獺的身上爬起來，拾起了那半截鞭子，趕牛車回村子去了。

大水獺的破羊皮襖被雪水泡濕了。好容易他才掙扎着爬了起來，坐籬田壠上喘氣。皮猴遠遠地跑了回來，垂着頭坐在水獺的身邊嘆氣，他一邊抹乾鼻血，一邊咬着牙齒狠恨地說：

「哼，這仇不報，不算男子漢！」

「跌會兒讓俺回家去狠狠搗那賤女人一頓！」大水獺吐落一口血在地下，在那血水裏邊，有一個發白的小東西，他睜大住眼睛一看，咳，那條一顯兩牙！